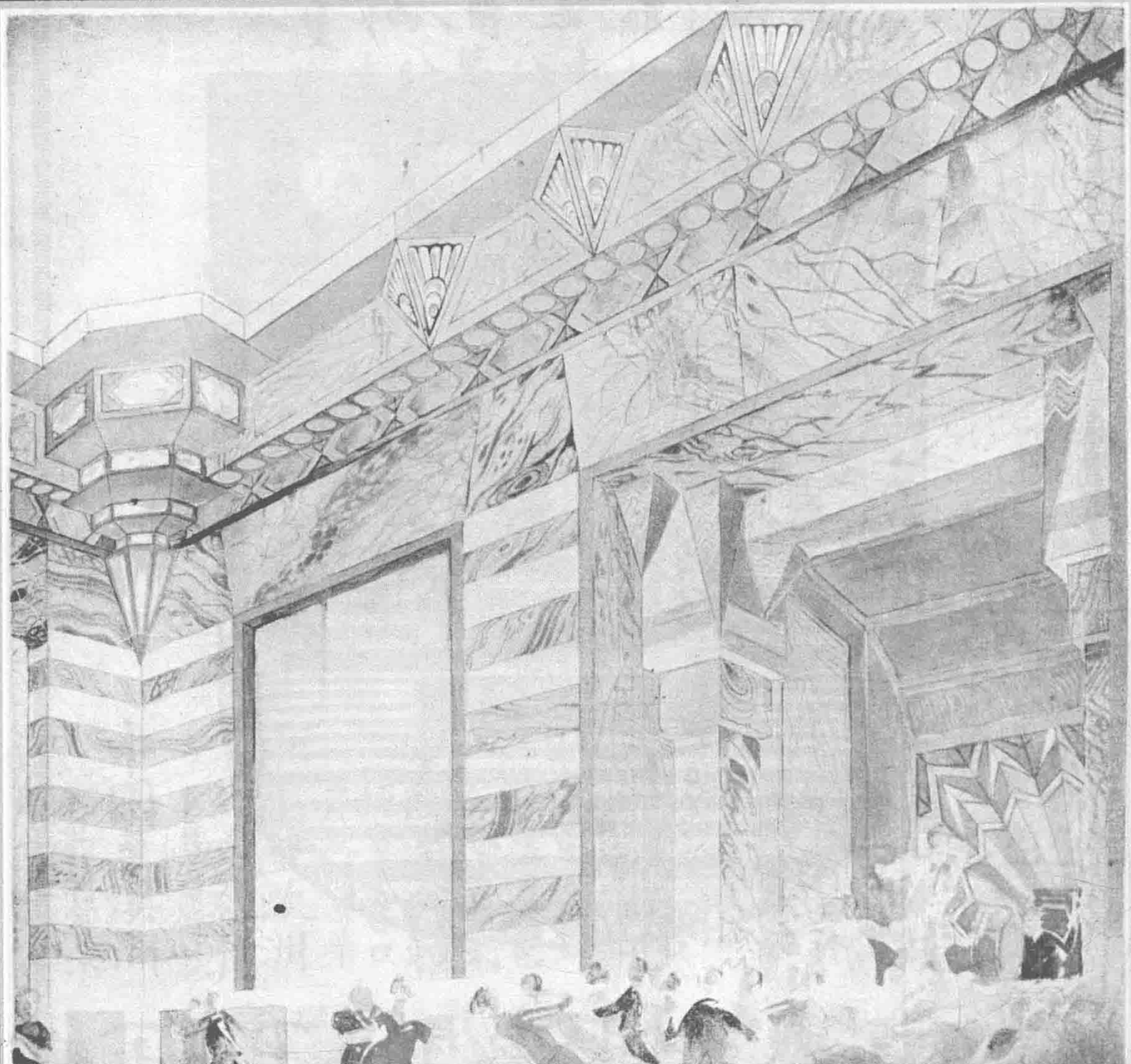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每册三角

第三卷 第四號

上海四川路中國旅行社印行



THE MARBLE BALL ROOM OF PARIS

巴黎大理石跳舞廳

建築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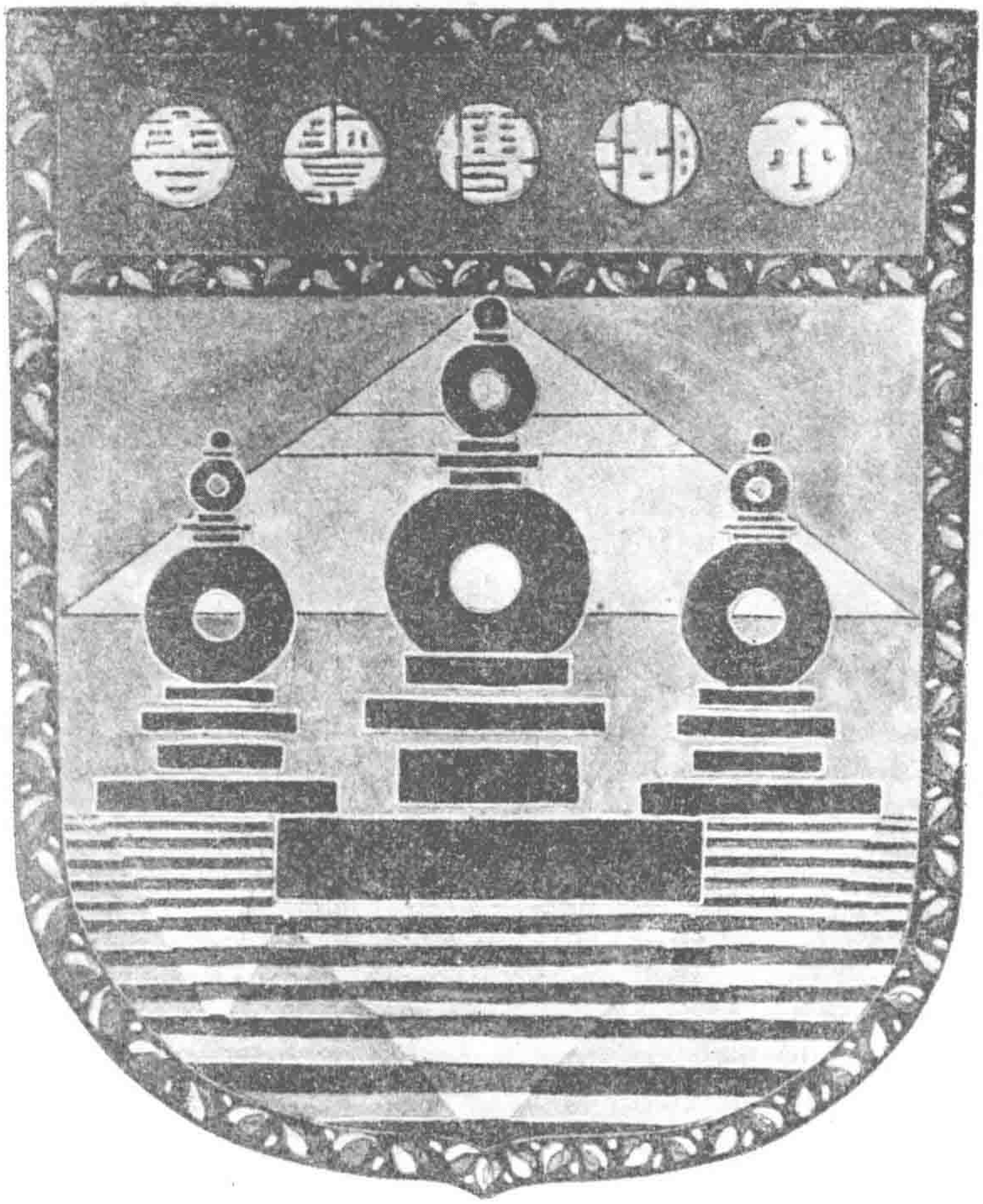
The Special Number for Liou Kipaul Esq.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Monthly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3 No. 4 April 1929 30 cts. a copy.

西湖博覽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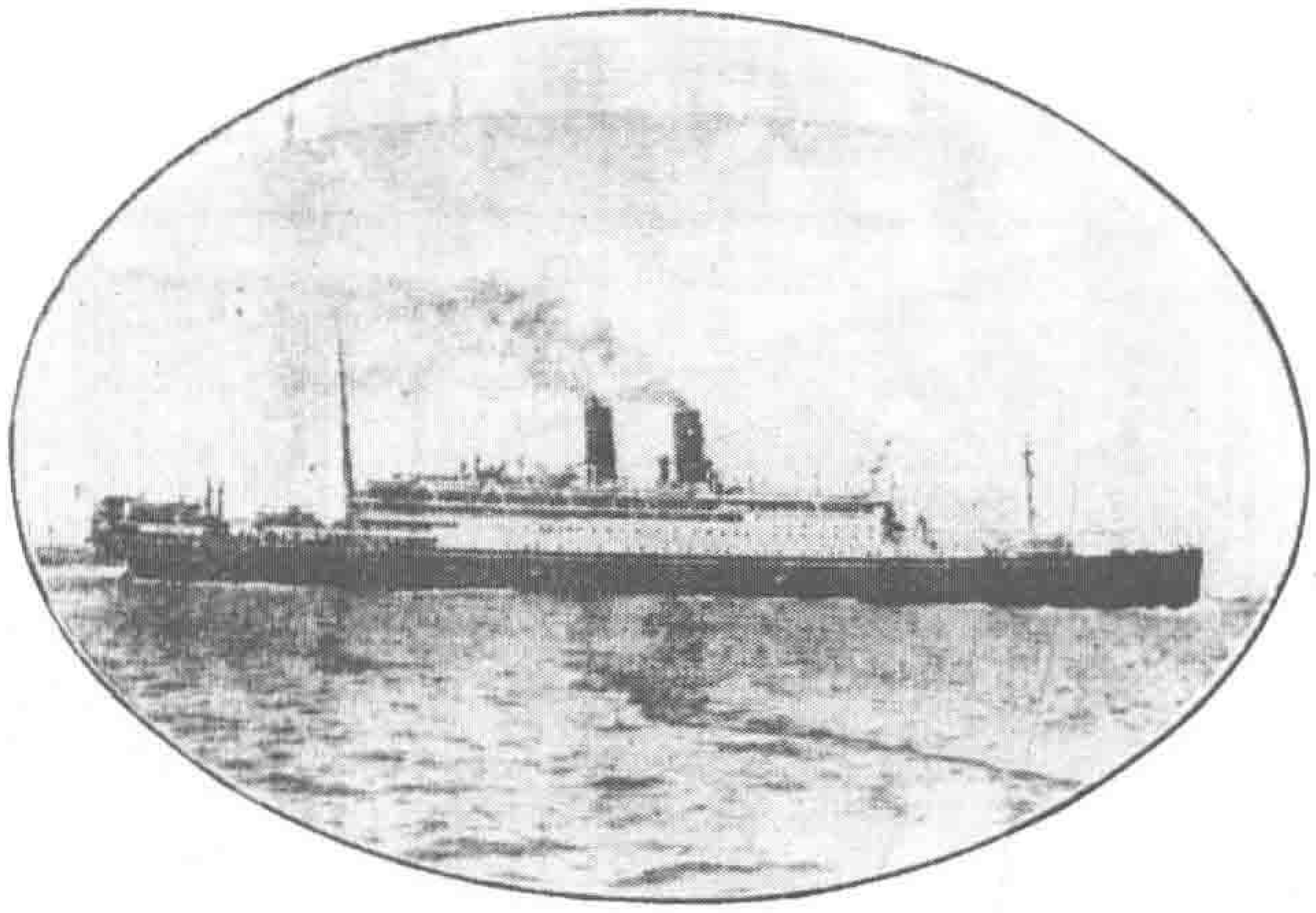


六月六日開幕

中國旅行社臨時分社
上海銀行臨時分行
同時開幕

日本郵船公司

創於一千八百五十五年
現有輪船一百八十隻
總噸數八十八萬八千噸



大洋丸之雄姿

主要航路

中國至日本（上海開）經長崎至神戶聯絡快船 每四天一次

中國至金山（香港上海開）經日本各口岸及檀香山 每二星期一次

中國至南美（香港開）經日美墨巴至秘魯智利 每月一次

中國至舍路（上海開）經日本各口岸及溫哥華 每三星期一次

中國至歐洲（上海開）經南洋印度及馬賽倫敦 每二星期一次

中國至澳洲（香港開）經菲利賓木曜島至雪梨 每月一次

頭等特價

上海丸、長崎丸……上海至長崎／神戶 國幣四十五／七十八元（來回九折）

高麗丸、西伯利亞丸……香港／上海至金山二百九十／七十美金

各船一律……上海至舍路二百四十美金

上海支店 外灘三十一號

香港支店 干諾道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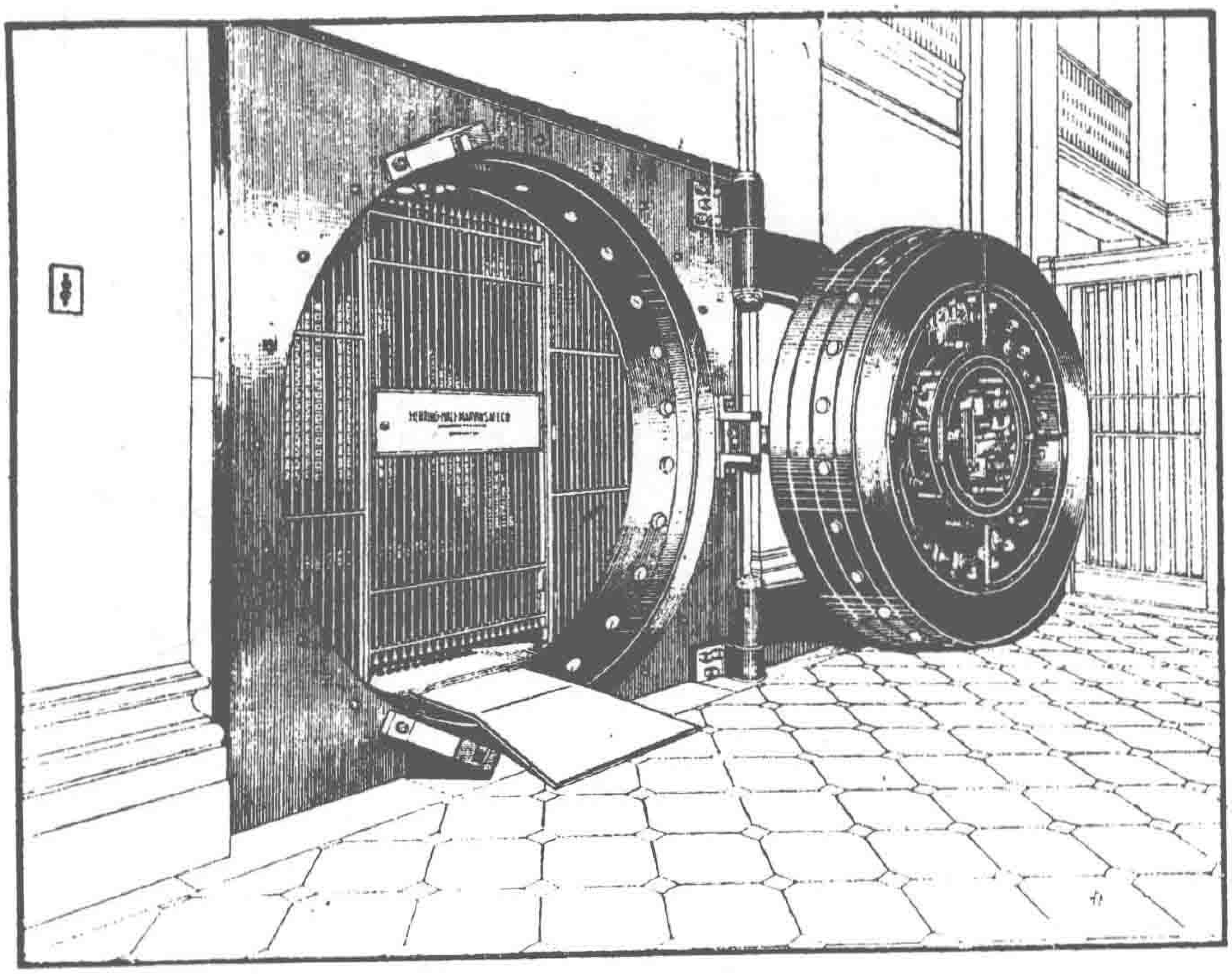
代理處 中國旅行社 上海 各埠

赫令好馬文

銀箱

及

銀行庫門工程



此圖係本行所經理之特別銀行庫門之一種此門上裝有計時暗鑰其門之厚薄六寸半至四十二寸

欲知價目及詳細說明書請向本行索取可也

老晉隆洋行有限公司

上海博物院路廿二號

分行　天津　廣東　奉天　漢口　香港　哈爾濱

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中國銀行廣告

資本　總額六千萬元已收一千九百七十六萬零二百元

公積金　六百一十七萬七千三百二十三元五角七分

營業　專辦存款放款貼現國內外匯兌買賣生金銀等業並經特許代理金庫發行鈔票經理公債及鹽稅關稅

總分支行　『總行』北平　『分支行及辦事處收稅處』（江蘇）上海　南京　下關　蘇州　鎮江　揚州　清江浦　板浦　無錫　徐州　南通　唐家閘　常熟　（浙江）杭州　寗波　餘姚　沈家門　紹興　嘉興　盛澤　溫州　湖州　蘭谿　海門　（安徽）蕪湖　安慶　蚌埠　（河北）北平　天津　保定　邢台　唐山　大名　石家莊　秦皇島　（綏遠）歸綏　（察哈爾）張家口　（山西）太原　大同　太谷　（山東）濟南　青島　煙台　（湖北）漢口　宜昌　沙市　（湖南）長沙　（河南）開封　鄭州　（陝西）西安　（甘肅）蘭州　（四川）重慶　成都　萬縣　自流井　潼川　五通橋　（江西）九江　（貴州）貴陽　（廣東）香港　廣州　汕頭　瓊州　（福建）廈門　福州　泉州　涵江　（東三省）長春　吉林　黑龍江　哈爾濱　道裏　呼蘭　安達　梅拉爾　黑河　綏化　奉天　營口　大連　安東　開原・洮南　公主嶺　通化　臨江

上海分行　地址外灘二十二號　電話中央三六八八至三七二一　電報掛號六八五五

交通銀行廣告

本行創設於前清光緒三十四年股本總額銀幣壹千萬元總行設於上海分支行辦事處遍設全國各地辦理存欵放欵貼現各種滙兌海外各國均有特約代理銀行現經國民政府特許爲發展全國實業之銀行除所有代理國庫發行兌換券及其他各項業務均仍照舊辦理外並經理國家地方或公共實業機關發行債票及代理交通事業公欵之出入等事務

董事長盧學溥　常務董事　顧立仁　李承翼

董事兼總經理胡祖同　　　錢永銘

董事　徐陳冕　唐壽民　王承組　陳輝德　李　銘

　　　周作民　談荔孫　楊德森　陳福頤　張嘉璈

常駐監察人　許修直　監察人　干寶軒　葉崇勳

　　　　　　　　　　　　　　梁定蓟　賈士毅

國華銀行

本行資本額定　國幣貳百萬元（業已收足）壹百〇叁萬伍千元（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公積金　叁萬叁千元（各種存欵）總數四百另六萬元

營業　各種存欵放欵滙兌押滙貼現以及一切銀行業務

儲蓄　活期儲蓄定期儲蓄整存零付零存整取教育基金禮劵儲金預定整數特種儲蓄存劵

婦女儲蓄　婦女儉德儲金各項基金儲蓄子女婚嫁儲金

通滙地點　國內各埠國外滙兌亦可代辦

總行　上海寧波路二十號　電報掛號四九九九　電話六一六一八七　九

分行　蘇州觀西大街　電報掛號四九九九　電話六一一二

辦事處　香港文咸東街　電報掛號〇九四八

總經理　唐壽民

副經理　饒韜叔　瞿季剛

上海農商銀行廣告

本銀行資本總額國幣一千萬元先收五百萬元歷年公積金二十萬零五千八百餘元專營商業銀行各種存放欵項抵押貼現押滙滙兌等業務如蒙　賜顧無不克已總分行地點列後

總管理處　北平打磨廠

北平分行　北平打磨廠

天津分行　天津法租界中街

漢口分行　漢口一碼頭

上海分行　上海天津路

電話　中央六七六三六七六二

新華商業儲蓄行

（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資本金　洋五百萬元

公積金　洋九十萬元

辦理各種存欵放欵

國理滙欵押滙貼現

買賣有價證劵兼營

儲蓄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　北平　分行　上海　天津

上海分行　江西路五十一號

電話　中央　六〇七四六七

Kodak



不問晴雨。室內戶外。用柯達鏡箱。人人可攝得精美快鏡照片。



好消息！
請注意！

天陰多雲。光線不足。攝影每恐不能清晰。至在室內或雨中攝影。亦爲不敢輕易嘗試。今用新式柯達鏡箱。則諸難皆除。無時不可攝得佳片。

柯達鏡箱之能如此完美。一因製造更精巧。一因對光設備又改良。光線强弱。天氣晴陰。可以隨時攝影。毫無疑慮之餘地。不獨此也。柯達軟片（裝黃匣中）光度最寬。感光可靠。決無光不足或光太多之弊。陰雨用之尤妙。諸君切記。攝影機會。最爲難得。有柯達在手。可隨時隨地從心所欲也。

美商 柯達公司
上海圓明園路廿四號
分行 天津中道一百十一號 香港德輔道中六十七號

18-1)



樂伊牌各種上等雪茄煙

呂宋依班拿名廠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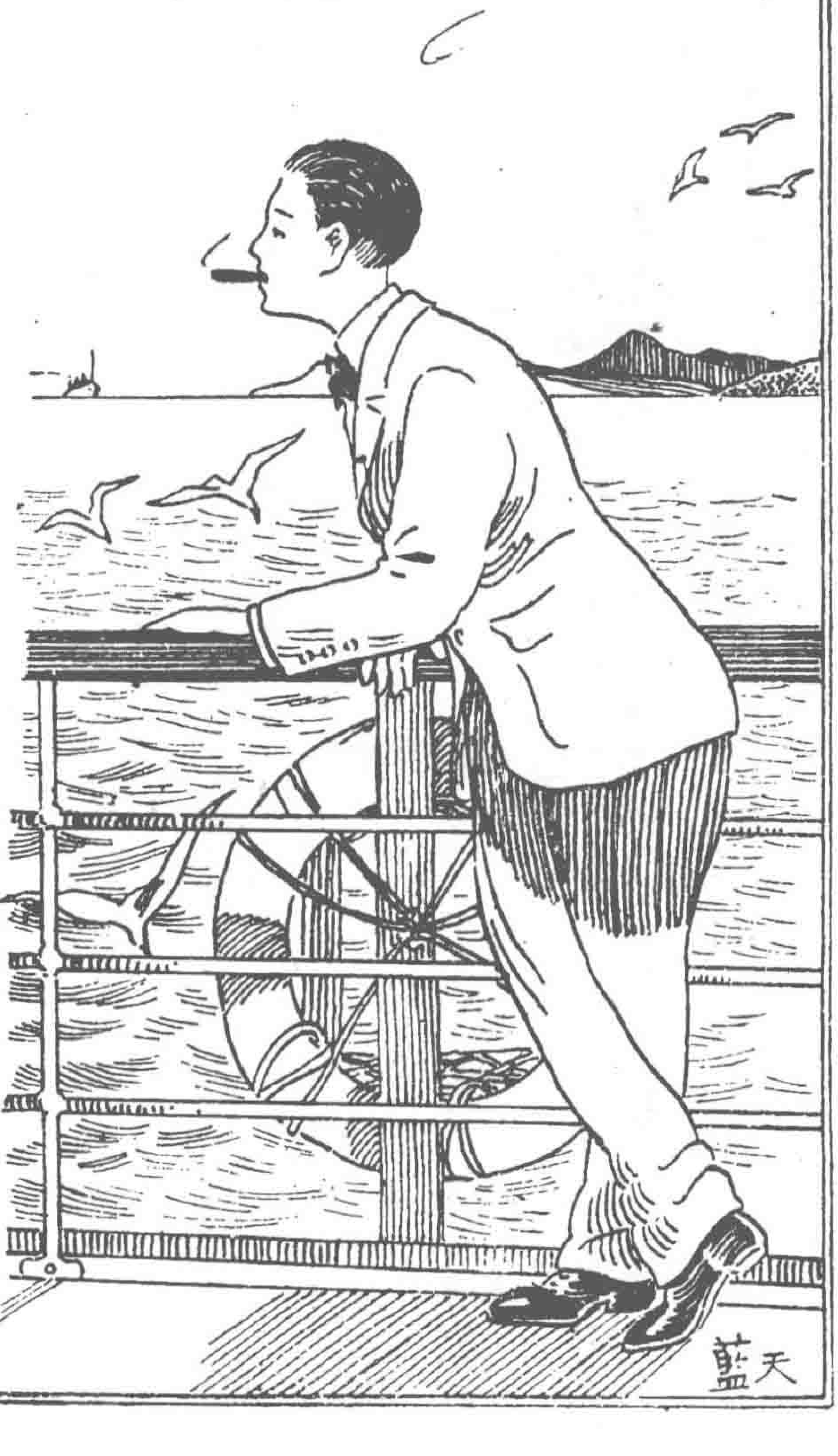
旅行中吸
樂伊牌
雪茄煙
倍增興趣

樂牌伊
眞正
呂宋
雪茄煙

一百支樂伊浪特利　每盒洋四元五角
五十支樂伊特號浪特利　每盒洋二元八角
一百支樂伊平頭　每盒洋三元八角
五十支樂伊總統　每盒洋四元二角

陳列各貨　歡迎參觀　如荷選購　竭誠歡迎
賜顧諸君務請認明盒上呂宋印花並英文依班拿字樣庶不致誤
先施永安暨各烟行各大烟店均有出售

法大馬路六十三號　益華公司總經理謹啓　電話一五六六八



封面小識

巴黎大理石跳舞廳

趙君豪

余時涉足舞場中。以為舞場之設備。有必需條件者五。一曰音樂。二曰地板。三曰鐙光。四曰色素。五曰舞廳之結構。凡此五者。苟忽其一。則必不能令人陶醉。令人留戀矣。吾人置身舞場。於幽碧鐙光之下。醉人音樂之中。扶持舞伴。疾徐往返。盤旋於光滑地板之上。舞廳四壁。有優美之色素。有彫鏤精工之石像。耳聞目見。無不優美。黃昏午夜。酒冽花香。心情奮張。流連忘返。凡此情況。嗜舞者或與余同此感想也。

戈君公振近方自歐洲倦游歸來。嘗為余言巴黎之舞場。其言曰。巴黎有舞場。其音樂之佳妙。鐙光之陶醉。色素之宜人。固無論矣。而其地面之結構。可謂優美絕倫。地面蓋以玻璃為之。樂聲既作。場中鐙光。幾盡熄滅。惟玻璃地面下設有無數小鐙。微光上射。若隱若現。舞蹈其上。彌多佳趣。余生平未至巴黎。今聞戈君之言。嘗神馳於此舞場之中。

劉君既漂為本誌封面繪巴黎大理石舞廳。吾人試一觀其結構。則地板鐙光色素數者之美妙。已活躍紙上。讀者試瞑目一思。吾人苟於此舞廳中。作一夕狂歡。當得無限快慰。深願以劉君之設計。於海上建一舞廳也。

本期目次

建築導言
美術建築與工程
南北歐之建築作風
遊蒂佳羅宮
記羅馬哇的光之遊
西湖藝術化
別言
西歐漫游錄[四]
清宮遊記
巴黎花絮
巴黎之中國飯店
夏塗掇拾
香港印象記
國民革命軍紀念堂正面圖
中央黨部迴廊圖
國民政府進口透視圖
國民政府南面透視圖
大公司之外觀
海程
舞女生涯[四]
情海潮音錄[四]
滬鄭往返誌
船則船價

劉既漂
劉既漂
劉既漂
劉既漂
劉既漂
孫福熙
褚民誼
吳少成
崔其煒
浣南
張少微
梁得所
劉既漂
劉既漂
劉既漂
劉既漂
劉既漂
陳心純
程小青
周瘦鵑
張夢民

編者絮語

一日午後。編者方為劉既漂君整理建築專號稿件。忽有二客來訪莊鑄九君。時莊君以事他去。二客因與編者稍談。通問之下。知一為孫福熙君。一即劉既漂君。兩君素為編者心折。今不期而遇。至用忻慰。劉君為一活潑有為之青年。其胸襟之曠達。學識之優長。可於其作品中見之。其後一月。編者有事湖上。又獲見劉君。時西湖博覽會各項建築進行甚力。劉君從事設計。夙夜辛勤。未以為苦。吾知其必將大有造於斯會也。讀者讀劉君之文。於東西洋建築之作風。當稍稍知其趨勢矣。

本期各稿。捨劉君之建築文字外。有梁得所之香港印象記。梁君為良友主筆。於文壇素馳令譽。兼以粵產。故於香港之印象。頗有獨到之處。吾知讀者必不以等閒游記視之。

陳心純君譯歐文名著海程一文。譯筆暢達。尤不失原著者真意。海行良苦。此文殊令人心悸。

下期各稿。有可為讀者告者。為蔣維喬之白嶽紀遊。盛夢琴譯述之法國戰場旅行記。高梧軒之焦山紀遊。諸作皆甚雋妙。讀者幸拭目俟之。

一八年四月



十四天開行一次

大來航線・經檀香山至舊金山

美郵航線・經維多利亞至西雅圖

世界航線。經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大來輪船公司

大來公司總統號内容華麗設備完美内外各室空氣流通并用電扇調和溫度一律平牀并無高舖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并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儲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舷甲板異常闊大并無煤煙污塵因大來總統號用油為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著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并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蒙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盡興乎來

遠東分公司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户　小呂宋　新加坡

建築導言

劉既漂

這次因為在西湖住着無聊。借着博覽會的機會。仍舊幹那無事忙的工作。却也湊巧居然乘着這個機會認識莊鑄九先生。一見如故。莊先生要我在旅行雜誌第三期出個建築專號。實在不敢當。近來覺得建築學識的水平線。愈加延長到無窮的區域去了。自己雖然希望在這種藝術的末座上創作一點新的作風出來。可是昨天作的東西今天又不滿意了。孫氏兄弟辦的貢獻雜誌去年也給我出了一本建築專號。當時以為有點把握。現在回想。其實一點也沒有。這次莊先生又來光榮我。這所學非所用的一種學術。莊先生的好意。我委實表現不出一種感謝他們態度來。也許我從今以後應該更加努力于創作。和實現我玄想中未來的新藝術去報答他和知友們的盛意。



建築師劉既漂氏

這次為着中國美術建築界出口氣。願意犧牲半年的時間給西湖博覽會義務計劃。將來結果如何。姑且不問。目前覺得能把現在的思想和藝術的遺憾稍為表現一點。就是我心靈上一個最大的安慰。社會上知道到建築真象的人很少。稍為有點智識的。總以為工程便是建築。這是教育不普遍的原因。不過中國人不肯自信的特色到現在還保存得很周到。譬如這次首都建設。請了許多價高的外國顧問在國家生產方面的建設。我是門外漢。不敢插嘴。不過在建築與工程方面。為着中國文化前途起見。似乎我也應該貢獻點意見。我們相信無論那一個國家。它的文化在物質上表現最明顯的。莫過于建築。隨便旅行那個地方。最初看到的是建築。而且一看便可推測他的文化的程度。譬如紐約的房屋高入雲霄。象徵拜金主義最妙的表現。埃及建築之宏壯。象徵長生不死的妄想。法蘭西建築之柔美。象徵信仰自由與文化德

國建築之尖銳象徵好鬥。英國建築之莊嚴象徵殘酷和自利。中國建築之玲瓏象徵文雅。各種象徵完全係各種民族個性的表現。現在中國反三顧洋茅廬。聘請美人計劃一切。我以爲這是中國文化上的大恥辱。美國人的文化。居于歐洲之後。現在歐洲人的文化。我們尙且不願沾光。何況拜金式的美國文化。我們何苦自作多情呢。現在中國的建築人才。也慢慢地多起來了。我們自己做的東西。雖然不値拜金思想者的重視。但至少也許可以表現點我們中華民國的民族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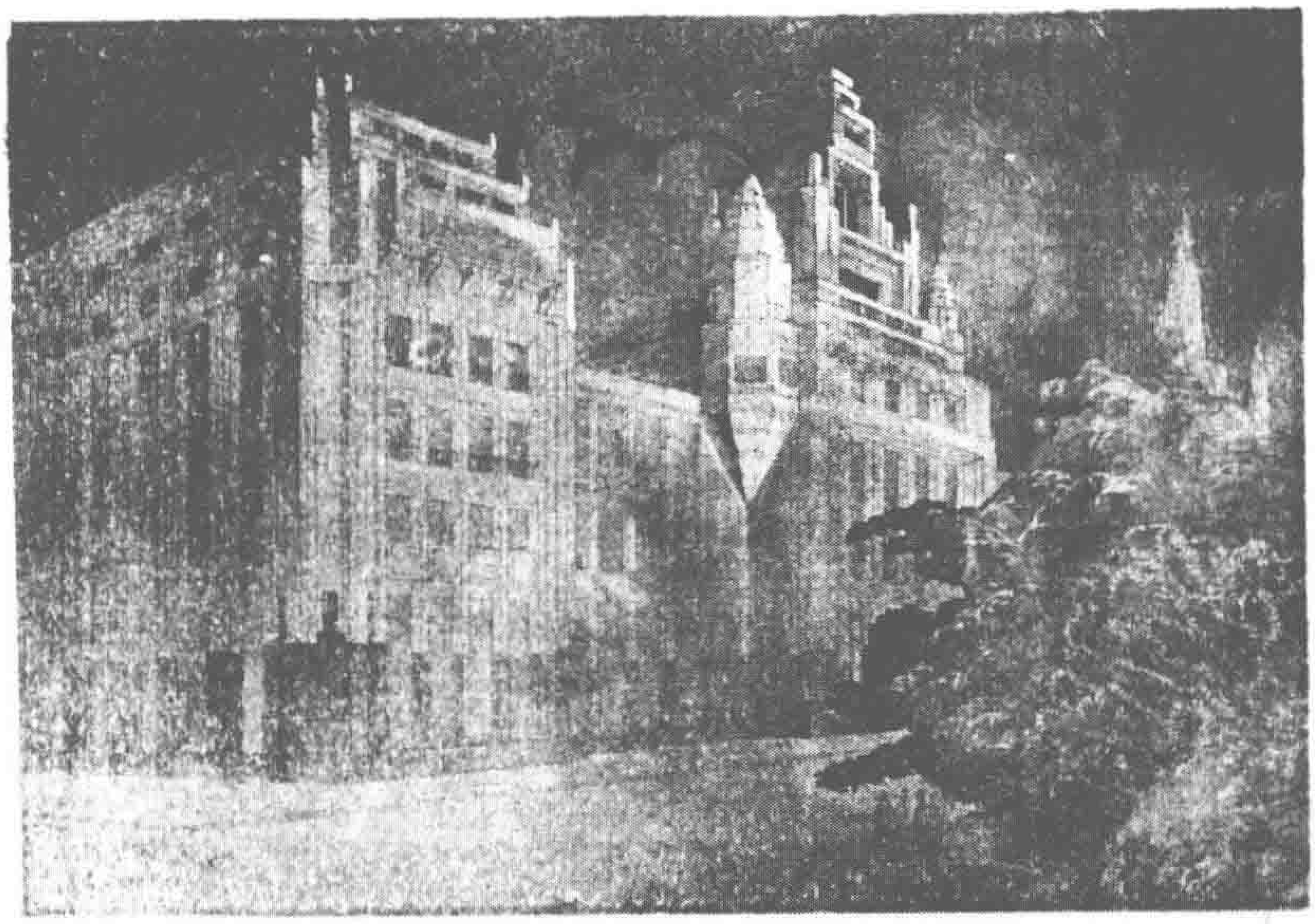


Zeiss Ikon
Camera
— A Garantee for Good results —
旅行必備
蔡司伊康快鏡
和
蔡司伊康軟片
十二次攝影必獲十二張好照片
美麗樣本
函索卽寄
伊康 ZEISS IKON 蔡司
Zeiss Ikon A.G. Dresden
Distributing Agents:
CARLOWITZ & CO.
OPTICAL DEPT.
駐華總經理
禮和洋行光學部
上海四川路蘇州路角

美術建築與工程

劉既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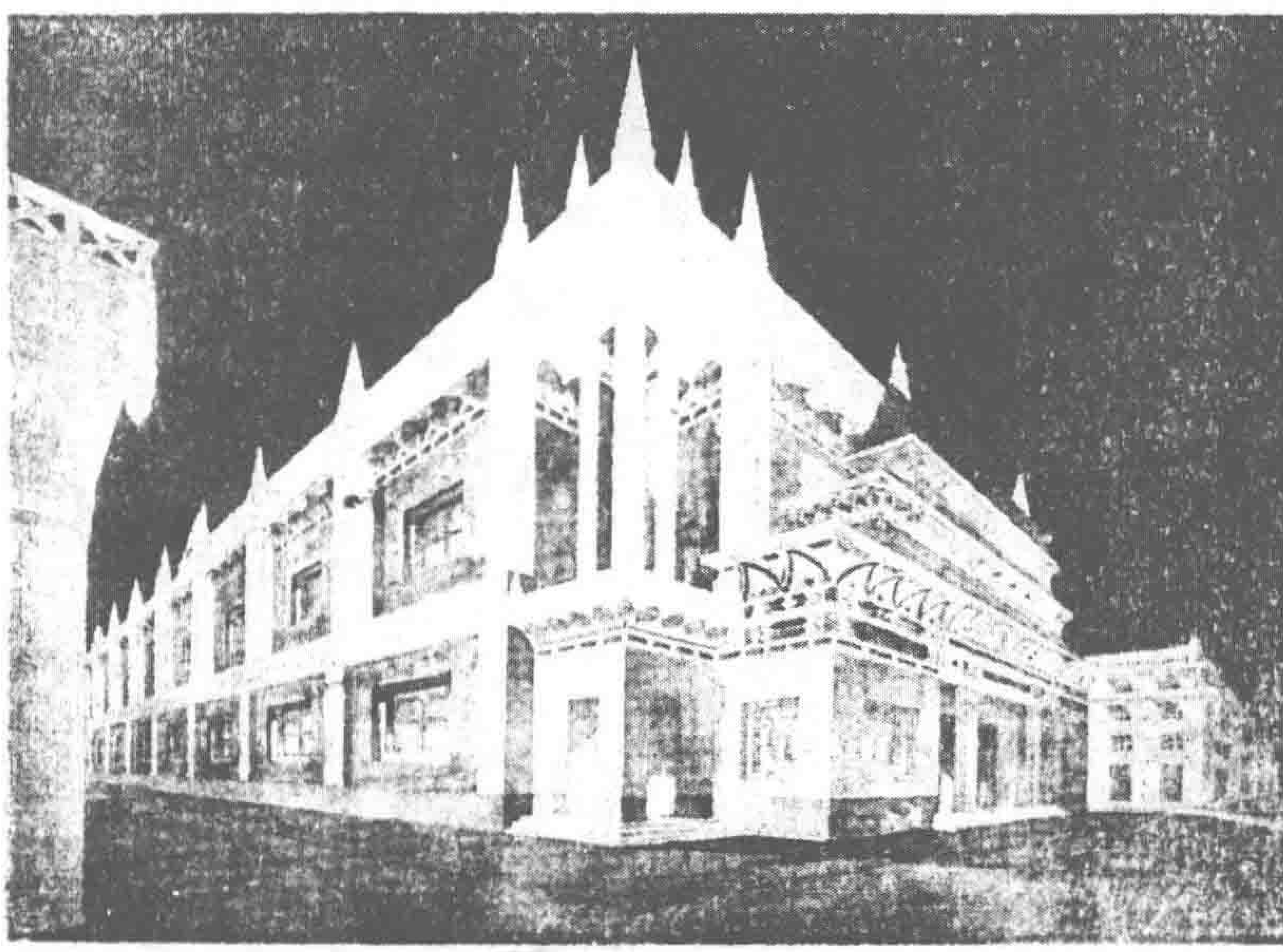
混說來。似乎這兩個問題。沒有多大分別。因為中國的舊觀念以為建築事業。便是泥水木匠的事務。數千年來的建築成績很少專書詳載。到了現在纔有西洋美術和藝術的介紹。因此有一部分人始能了解。美術當中包含繪畫彫刻建築三大部分。藝術當中。包含繪畫。彫刻。建築。圖案。戲劇。音樂詩歌等部。



大學校舍透視圖

建築大概可分美術建築。和工程建築。民房建築。國家建築。宗教建築。紀念建築等數種。工程建築的性質完全以實用為宗旨。其範圍以橋梁鐵路。工廠。馬路。河溝。民房。海港。砲台等為限。

我們應該明白為什麼建築師既然有了科學根底。仍不可兼職工程建築。難道工程師亦不得兼職建築事業嗎。這個問題。在西洋十八世紀混合不分。後來科學漸進。社會組織。得科學之助。因之而複雜。乃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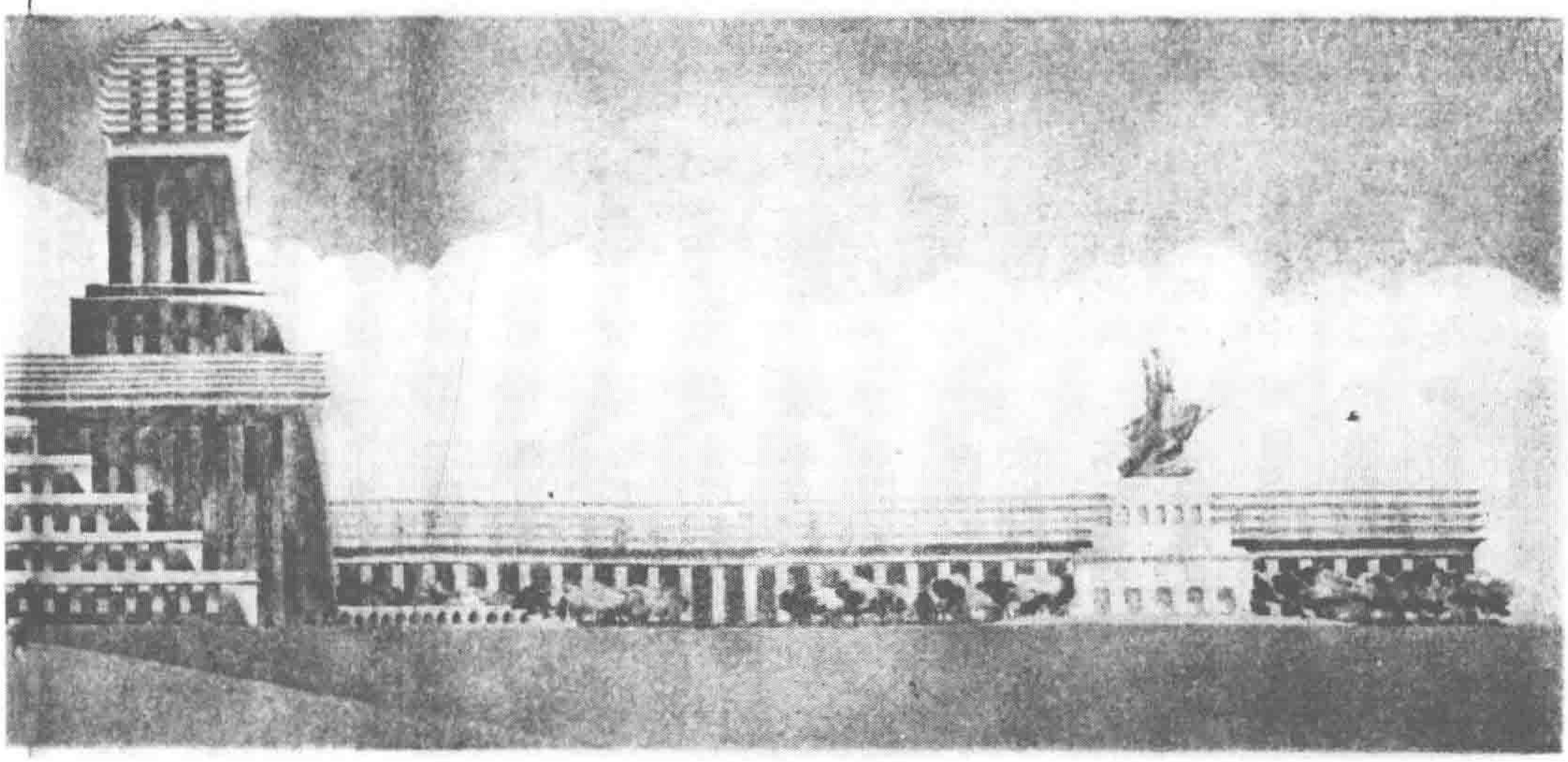


戲院

得不分門研究。甚且兩部當中又分枝節。如建築部分。國家建築。市政建築。宗教建築等。工程部分。公共建築、軍用建築。衛生建築等。譬如研究建築一科。最先須有科學根底。此後再研究圖案裝飾。最後研究作風。經過此數種研究。自非十八年的光陰不成了。(中學小學的時期不算)換而言之。科學益進化。則社會分工益周密。建築亦如此。建築工程在成形上雖有很大的分別。但在事實上。兩者却很有密切的關係。職業上亦很有互助的必要。如現在社會組織繁密。故不得不各立門戶。

現在的泥水木匠。適似西洋的包工。這便是我們中國的建築師。雖歷時至數千年之久。因爲沒有系統的研究。所以到了今天。只可當作工匠。毫無藝術價值。和創作精神或時代表現。

從後。我們中國的建築。在我個人的見解以爲工程建築。理應完全仿效西洋的。



國民政府西面圖

中國古式作風的手段去摹倣西洋的作風。自然。人類的摹倣性。誰都知道其强於創作性。但終而摹倣爲歸宿。則我國民族的個性將完全消滅。沒有個性的民族。豈不等於亡國民族。沒有特別藝術表現的國家。豈不等於文化衰弱者。由此而言。西洋的作風。是西洋人的。中國古式的作風是歷史上的。生於現代的我們。便應該創出一種新中國的建築作風。一種現代的作風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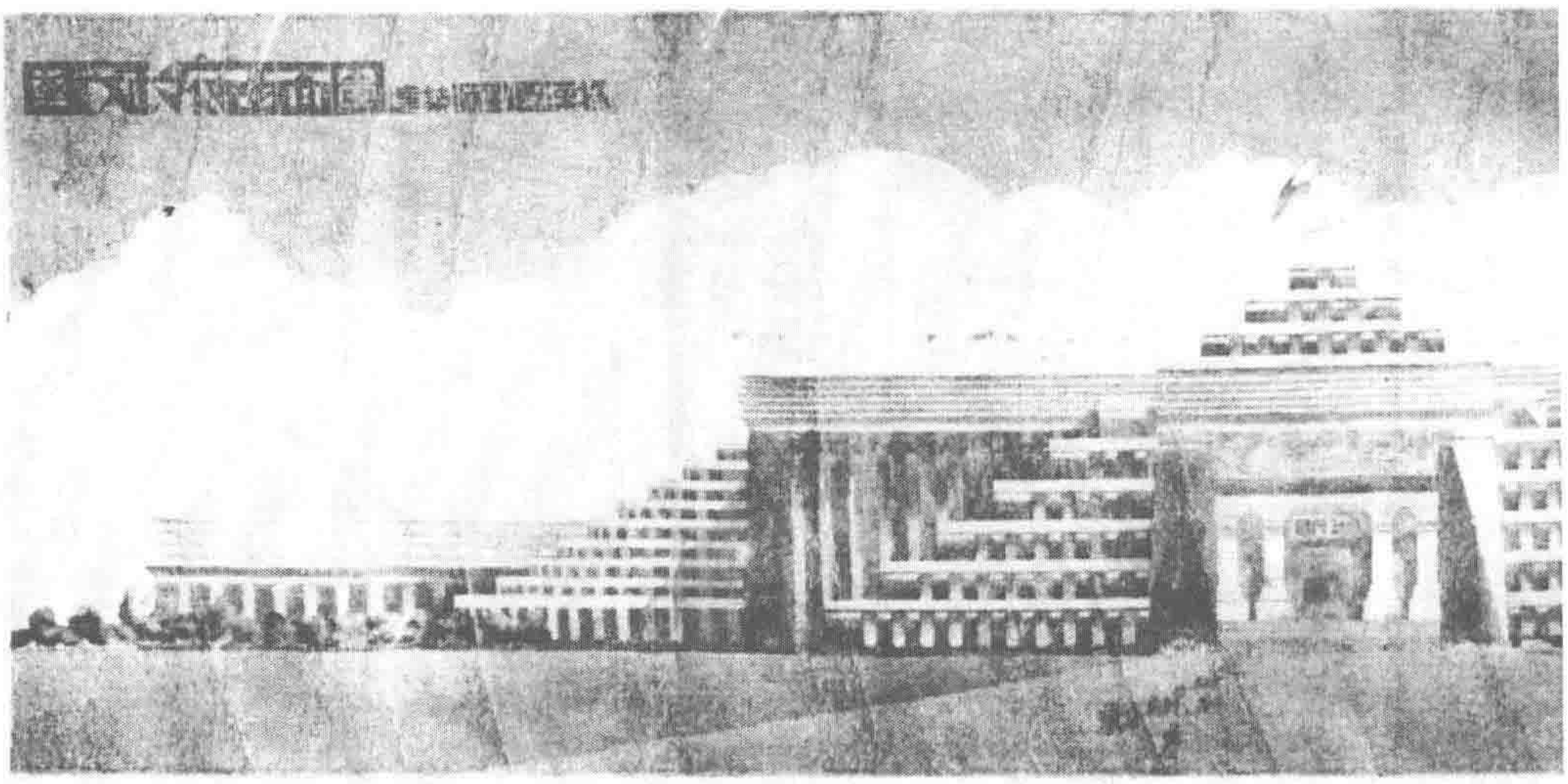
紙上空談。自屬容易。但我們所最希望的。還是實現。欲實現一種作風。非經過外界之影響。或新敎之侵入。抑或物質進化之賜和時代思想之變遷不行。

我是絕對贊成採用西洋建築的方法的。因爲他的方法全以科學爲根本。我是絕對反對採用西洋的作風的。如到現在中國的租界。那些洋房林立的租界。好像感覺到身居外國。這等表現。在民族的光

這種建設是純粹實用科學的。因爲我們中國根本沒有科學。所以有仿效之必要。但建築方面以藝術本身爲歸宿。科學爲附屬品。因之他的作用與工程亦大不相同。

我們中國古式建築。其作風在歷史上的地位。自屬不小但古式建築已是過去的了。我們仍然繼續去摹仿。在古式作風本身雖無大害。但是現代作風上。則適得其反。物理上的定義。摹仿性益大則創作性愈小。如此。在作風本身。自不得其當。在事實方面古今不同之處既非常之多。亦因古今不同而不適用。所以此後古式建築。有痛改之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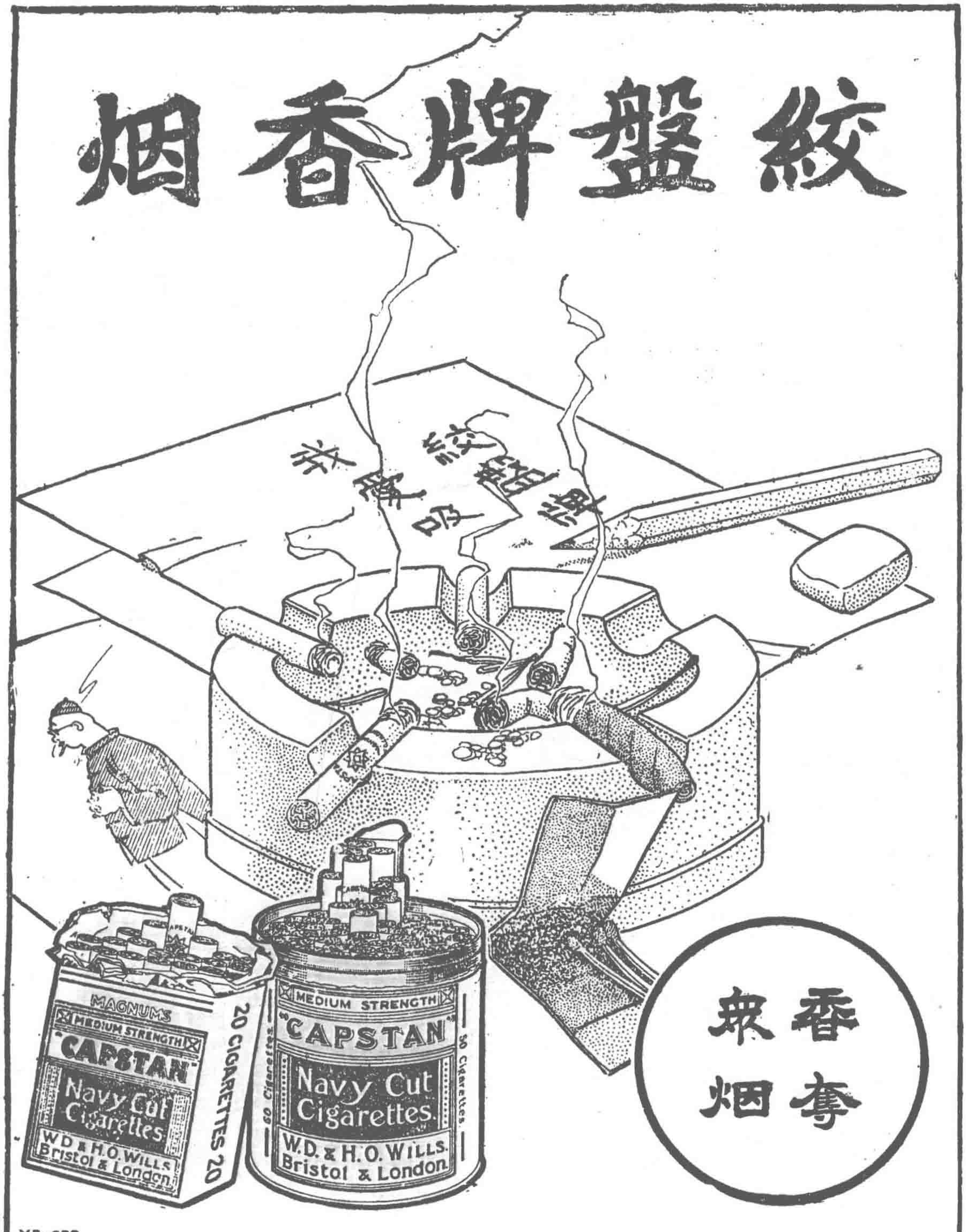
西洋建築其作風完全表現了西洋的時代及其精神。進而言之。西洋作風是西洋人的。和中國的絕對不同。中國從十年來便有一部分人老起臉孔。居然把摹倣



築方面而言。亦是一件羞恥事情。

此後。我們應該利用西洋物質文明之賜。增進我們民族生命的幸福。但是我們亦應該輸用他的物質表現我國民族的個性的藝術。使他在世界文化上。占點相當地位。同時博得他種民族相當的敬禮。

數十年來海外陸續歸國的工程師。頗爲不少。即建築師亦漸有之。建築界的同志們。時候到了。我們應試把自己的勇氣和互助的精神合作起來。百折不回地去創作新的建築。這也是我們新文化運動中之一大部分工作。


紋盤牌香烟
香奪衆烟
MAGNUMS
MEDIUM STRENGTH
"CAPSTAN"
Navy Cut Cigarettes
W.D. & H.O. WILLS
Bristol & London
20 CIGARETTES 20
MEDIUM STRENGTH
"CAPSTAN"
Navy Cut Cigarettes.
W.D. & H.O. WILLS
Bristol & London
50 Cigarettes
MB-327

三一三〇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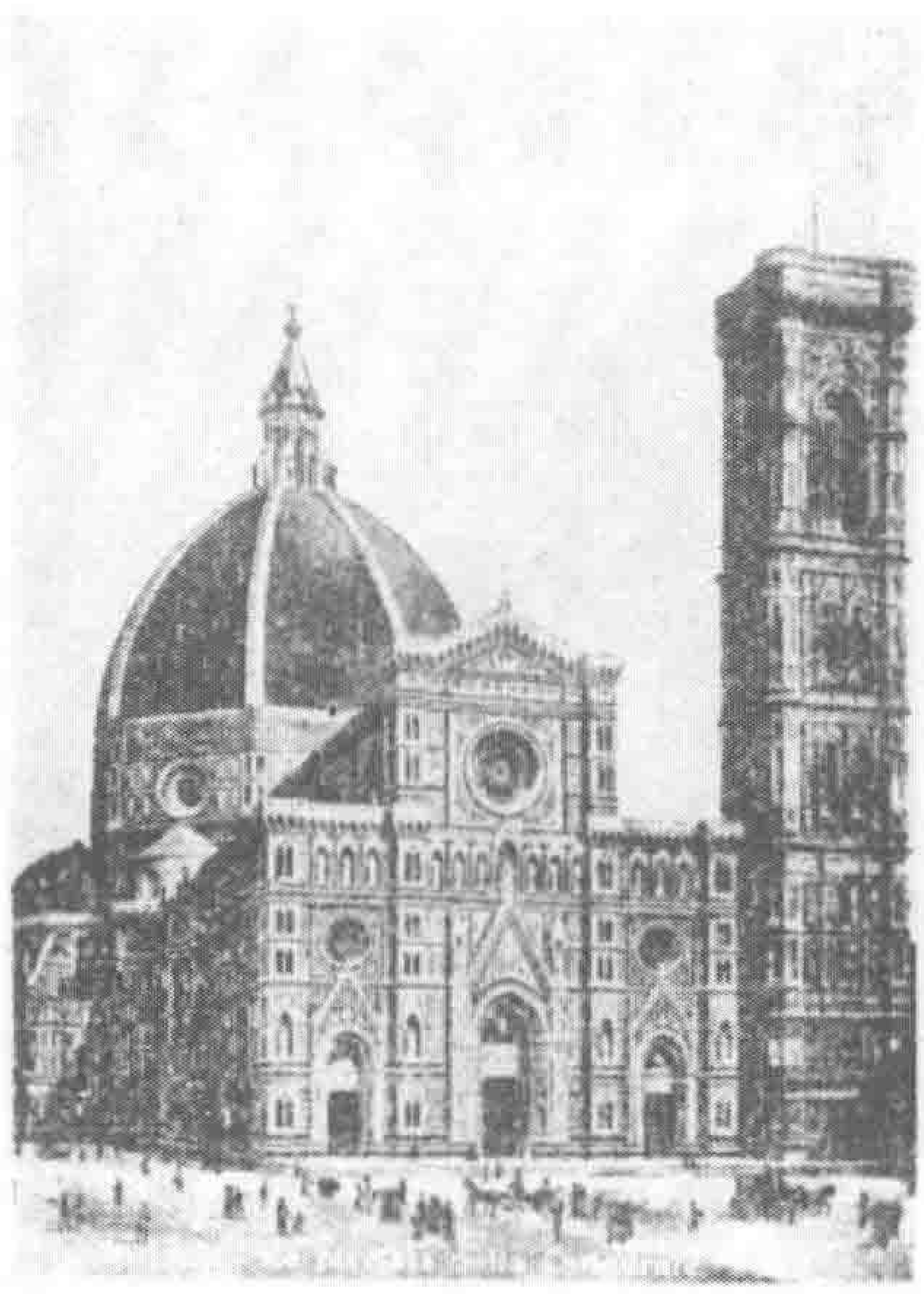
南北歐之建築作風

劉既漂

我們中國的建築。雖然南北兩方的意義無甚分別。但作風上却很不同。現在不妨把北方的燕尾屋簷。去比較南方的如跳舞式的裙波。北方屋簷曲線。當然沒有南方來得活潑和樂觀。可是南方裙波曲線。不免過於誇張。反覺不甚大方。兩個作風同是一種意義。同是一種裝飾。同是一種材料。但作風本身的精神各有特殊的表現。由此而觀我們中國的作風。已有這麼大的辨別。無怪乎歐洲各國更加複雜了。本來歐洲各國差不多各有各的作風。假如我們分開國界去討論。恐怕一本書的篇幅也許寫他不完。現在我們只得從抽象方面研究。籠統分開南歐北歐兩部談談。

南歐當以意、法、西、等國為代表。北歐當以英、德、荷、俄、等國為代表。

欲知其作風的來源。我們不能不預先研究南北歐的民族性及其精神。本來作風的意義。在作家方面說是個性的表現。在民族方面說。是社會性的表現。我們現在研究的問題。當然於社會的部份表現為大。但是範圍太大了。委實不易研究。現在似可把南歐的藝術國。選兩個作討論的代表。那末我們當然公認法蘭西和意大利為代表。法國性雖與意國同為拉丁種。因為氣候不同而各異。世界素來公認法國民族為血性民族。由此推想不能不公認意大利為熱血民族了。



菲冷翠之大敎堂

陽光多晒的地方。其民族性之輕浮華麗。出乎自然。(野蠻人不在例)法蘭西建築。雖然華麗却是很少輕浮的氣味。意大利則輕浮而華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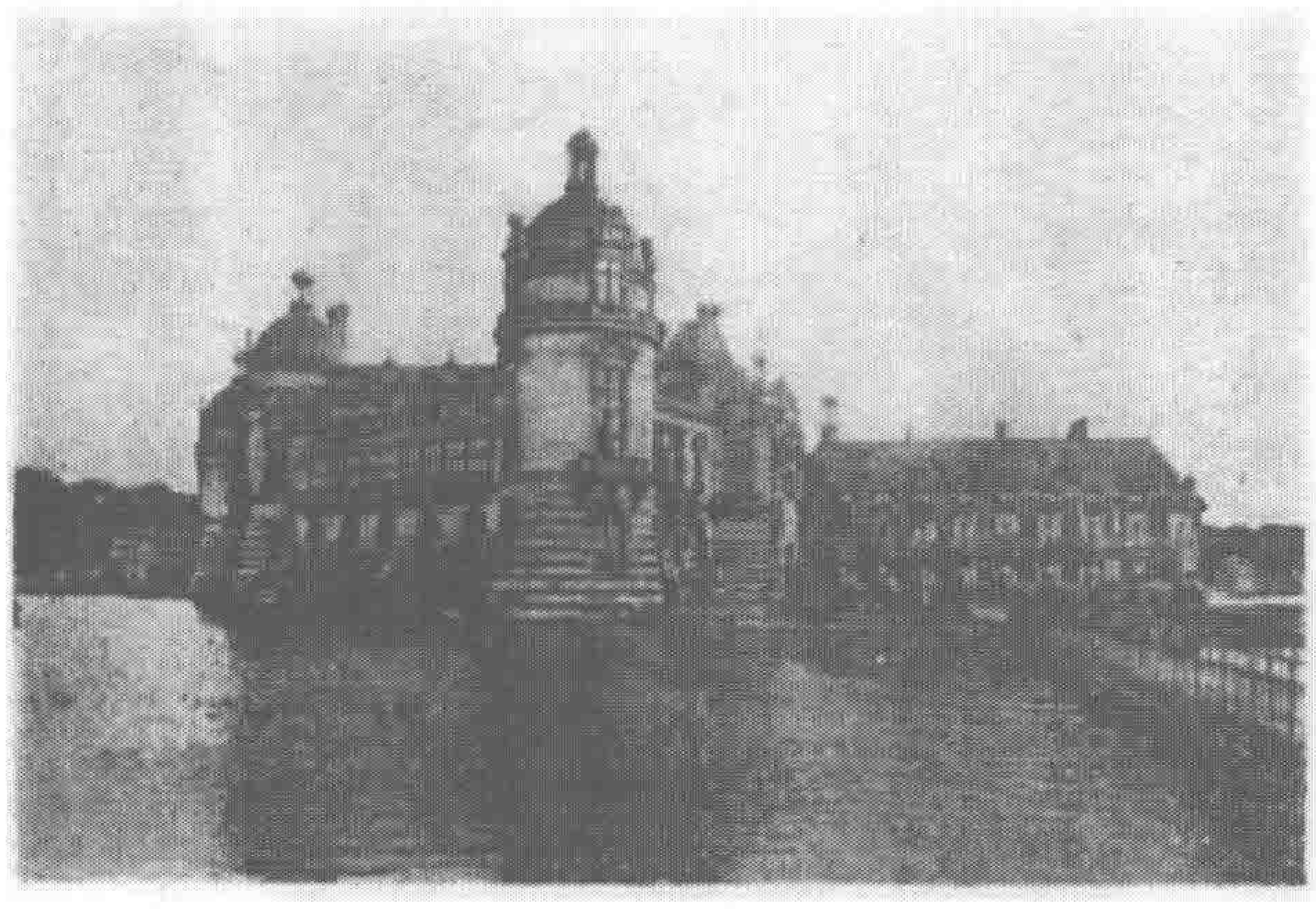
兩國相比。在時間上。我們不能不以意大利為主因為它的古代有羅馬。近代有文藝復興。但是法蘭西之哥的及其文藝復興而至於現代的藝術雖然溯源於希臘羅馬。而其時代上之創作。確有相當價值。尤其現在的建築。在藝術本身批評反為意大利望塵莫及。這一點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現代的暫且不問。我們先把歷史上的遺跡一查。試問希腊的作風。發源於何地事實上想必我們公認他來源於埃及至若埃及的作風來源何方。我們暫且不問。但是我們相信由歐洲中古而文藝

復興。由文藝復興而今日。其作風的嫡脈。確實綿貫不絕。兩千年來澎澎湃湃過去。雖然中古時代。受封建制度的影響而名爲黑暗時代。可是作風上別開生面。砲台式的裝飾。假如當時沒有經過封建制度。事實上絕對不能創作這種作風。

意大利建築之最盛時代。究在何時。這個問題很値得討論。因爲他有兩個平衡的作風。(一)在羅馬時代。(二)在復興時代。平心而談。羅馬時代之得力於希腊。恰如復興時代之得力於羅馬。由空間方面推論。據我們現代人可以考查的。當然文藝復興遺蹟較多看見在時間方面而談。歷史的記載。不思而知其前略後詳。所以兩者在事物上很難求得一個適當的相比。一方面以爲各有各的好處。也許各有各的壞處。但是兩方面的好處和兩方面的壞處相比。似乎豐富浮華的文藝復興。反不如大方磊落的羅馬遺作。

也許當時羅馬藝術。大受希臘朝派的影響。加上他自己喜歡征服他族的精神。所以產生一種華麗而大方的作風。利用當時希臘五種柱式外。另外自已加上兩種。同時採用圓頂的築法。



巴黎之尙蒂邇王宮

彫刻呢。雖然不如希臘的純粹的藝術。却是他的裝飾性。反爲希臘所不及。羅馬作風。不獨當時在意大利可以看見。那南北歐都被他布滿。現在北歐的哥的建築。純粹的羅馬作風。已不成爲疑案。即當時北歐本身的建築。也很受影響。

羅馬作風最易分辨。因爲他的平行線都很寬展。樓部的比較也很合基本的比例。現在我們可以舉個例子去證明它。譬如驢背上乘着胖子。總不如馬背上乘着好看。但在象背上反覺得胖子太小。由此可以推想建築上的比例。羅馬的建築恰似英雄乘着駿馬。有時雖然全部體積很大。却是有壓不倒基礎的態度。不論由直覺或理性去觀察。都覺得大而不笨。寬而不誇。而且處處表現男性。這都是他的特點。

到了文藝復興的時代的建築。似乎可以分開朝野兩派去觀察。因爲兩派的主張很有不同之處。但是兩派本身的理由各有各的歸宿。朝派當然含帶古典的氣味。所以他歸宿到歷史上習慣用的格式美方面。換言之。除却幾種有定格式非的作風。絕對相反。至若野派。確是當時稀罕的作風。因爲他先知當時毛病。當時朝野兩派不同之點。姑且不單。談從現代

野派主觀方面去觀察。可以得到適當的批評。由近代到現代四百年來的讚賞。却爲野派認作藝術頹唐的象徵。沒有生命的藝術。但是這麼華麗的建築。誰肯相信它沒有生命。

然而藝術過於華麗或過於誇張。在美觀本身能否發生衝突。這個問題。似乎非常難說。

譬如口渴時的心理。在未飲水以前自信可以飲得很多。却是飲量有限。觀察或鑑賞也是一樣。假如人在沙漠裏。當然覺得沙漠本身孤寂。因之回憶或贊美城市之可樂。那時的心理。當然想不到城市上的壞處。因爲城市的壞處。還及不上沙漠的孤寂、相形之下。自然覺得兩者相差很遠。但是一經到了城市。不久便可發覺許多不滿意的地方。醜的當中。固然含有更醜的東西。即美的亦面方覺尙有不差之處。由此可以證明人類贊美的本身根本隨事物環境而轉移。但是兩者的量。走到極端的時候。必成一正比。

也許近代意大利建築只有局部鑑賞的價値。因爲全體的美。不獨被部面估去。而部面本身過重。反覺擁擠。結果呢，局部的美雖然不能因爲擁擠而完全失却它的價値。但全體則不期然而然失却它的美了。

倒是山村當中時常可以發見孤傲淸純的建築。這種遺跡雖然出諸鄉下泥水工匠之手。但建築本身的精神。確有生命之意義。也許這種東西爲野派成績之一。

法蘭西的建築。籠統可說歌的 Gothigue 近代和現代三個時期。這三個時期當中最出色的。當以歌的爲可觀。

歌的 Gothigue 這個名稱大概是拉化兒 Raphael 最先創用。當時他和羅馬敎皇 Leon X 通信上說過。本來歌的的意義。全帶野蠻風味。和自衞態度。所以它的藝術別開生面。它的生命延長有四世紀之久。1200至1600

歌的作風之能登峯造極。一方面自然深含宗敎氣味。但一方亦爲貴族所要求。强迫良民如牛馬入山開石。不計耗財。現在巴黎雅味安 Amiens 老安 Laon 等處的歷史遺跡。多半是這類作風。

法蘭西近代作風。文藝復興斷非華美。可是摹仿意大利近代作風的痕跡太重。好在路易十四至路易十六時代創出一種貴族式的作風。開開門面。到了現代。受了科學和社會改新的影響。加上法國民族裝飾的天才。而產生現代的體積和立方兩派的作風。

現在我們把北歐的作風。也大略討論一下。

北歐民性比較莊嚴、神秘、冷淡。因之他的建築。也同樣的表現。現把德國高羅尼 Cologne 大敎室和意大利之聖彼得 St. Perre. 相比。當可一目瞭然。兩者外形方面也相差很遠。前者專用尖角直線。插入雲霄。好鬥和慘酷的民性在此盡露其眞相。後者喜用曲線。

在事實上前者何嘗高過後者。但直覺上看去。似乎懸殊得很遠。平心而言。前者雖然偉大剛硬嚴厲。但無後者之大方柔美。在兩個建築美的比例本身相比。也許前者不及後者。因爲後者雖然大。但望上去覺得沒有一點誇張。但前者適得其反。明明事實上很不故意拉大。因之它的結果。失却重心。尤於他的大門的比例更覺不成。因爲建築本身。既然這樣拉大。它的門必須同時拓大。無如實際相反、恰似竹竿頭穿個小蜂洞。這是北歐作風的大病。但是他的偉大處。確是值得欽服的。也許北歐建築作風。不能以德國一邦爲代表。譬如現代英國作風雖然沒有特殊的創作。可是征服屬地民族的性格。在中古建築上面已經大表現而特表現了。現在倫敦的國會議院。很能代表他的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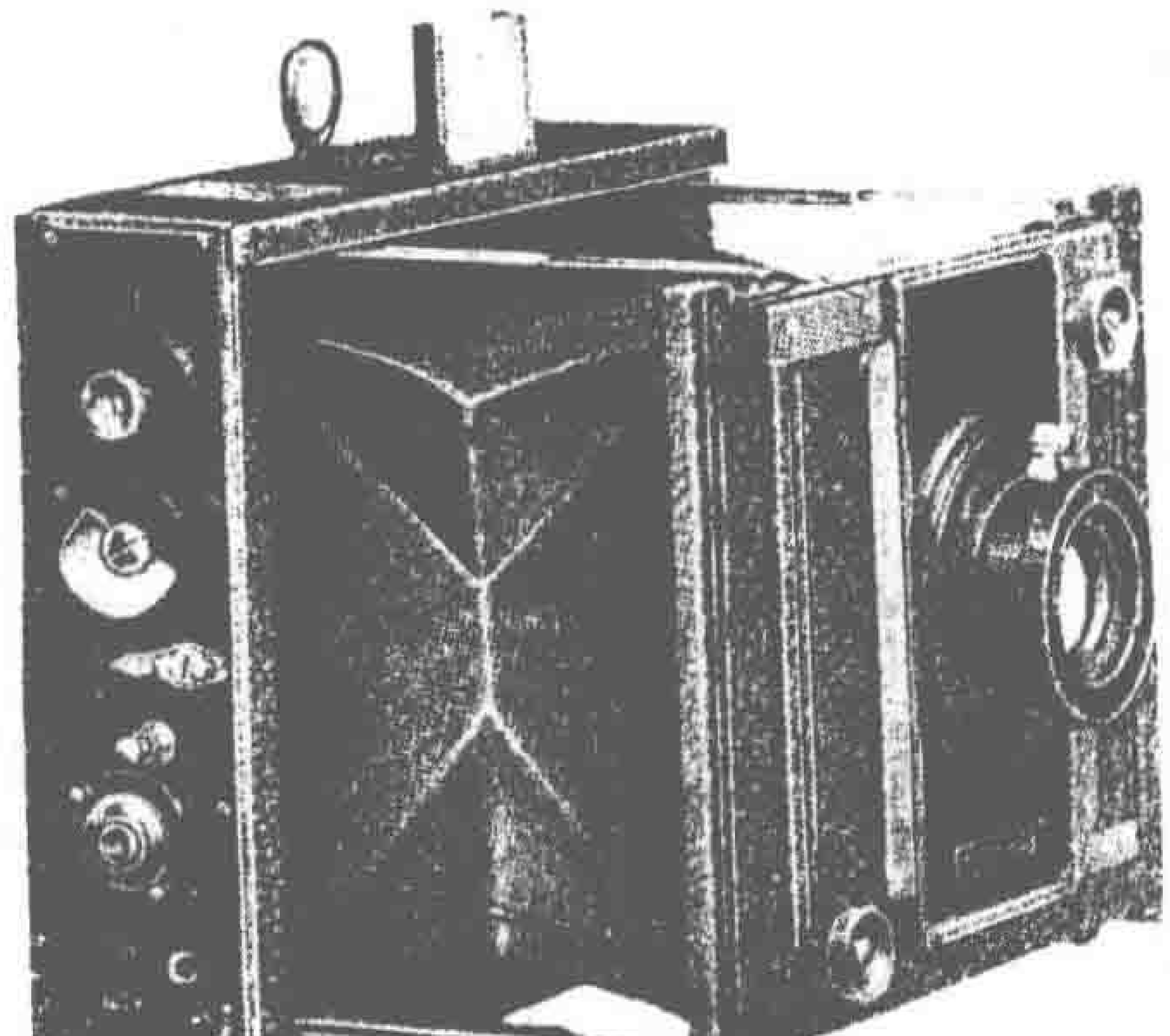
總而言之。南北歐作風。相差很遠。全被自然界支配而成的。談到藝術本身。我們雖然不敢絕對斷定南歐勝過北歐。但是我們也許不必斷定北歐弱過南歐。因爲各有各的好處和各有各的壞處。

獨家經理法國名廠伯爵乾片

千代洋行

CHIYO YOKO, PHOTO SUPPLIES

惟君是我最親愛之良伴



本行專運歐美各名廠出品鏡頭鏡箱手提快鏡千里鏡拍影機影戲機乾片軟片人像片影戲片顏色片燈片白金紙燈光紙放大紙蘇打紙大厚紙美術卡紙以及照相材料，藥品器具一應齊備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總行　上海南京路P字四百七十號　電話六〇四六八至四六九

分行　虹口吳淞路十號內地會隔壁　電話北三十號

本行　電報掛號第〇二八八號　信箱掛號第一三〇八號

遊蒂佳蘿宮 Li Palazzo Ducale.

劉既漂

——是的。

——先生。到了房東說。

——先生的房間預備好了。

這是我由菲冷萃夜車初到萬毅思(Venise)那天晚上的光景。當時確是有點困倦。好在由車站到旅館的代步燕尾小艇(Codole)。非常舒服。兼之船家的姿勢來得特別起勁。兩岸燈光也暗暗地照着大理石一塊一塊的影入外面。當時看見這種柔美而繁華的現象。似乎醉了。因之忘却數天來的困倦。房東縱然抱着一腔好意勸我休息。可是萬毅思的夜景充滿着歌舞的空氣。誰人睡得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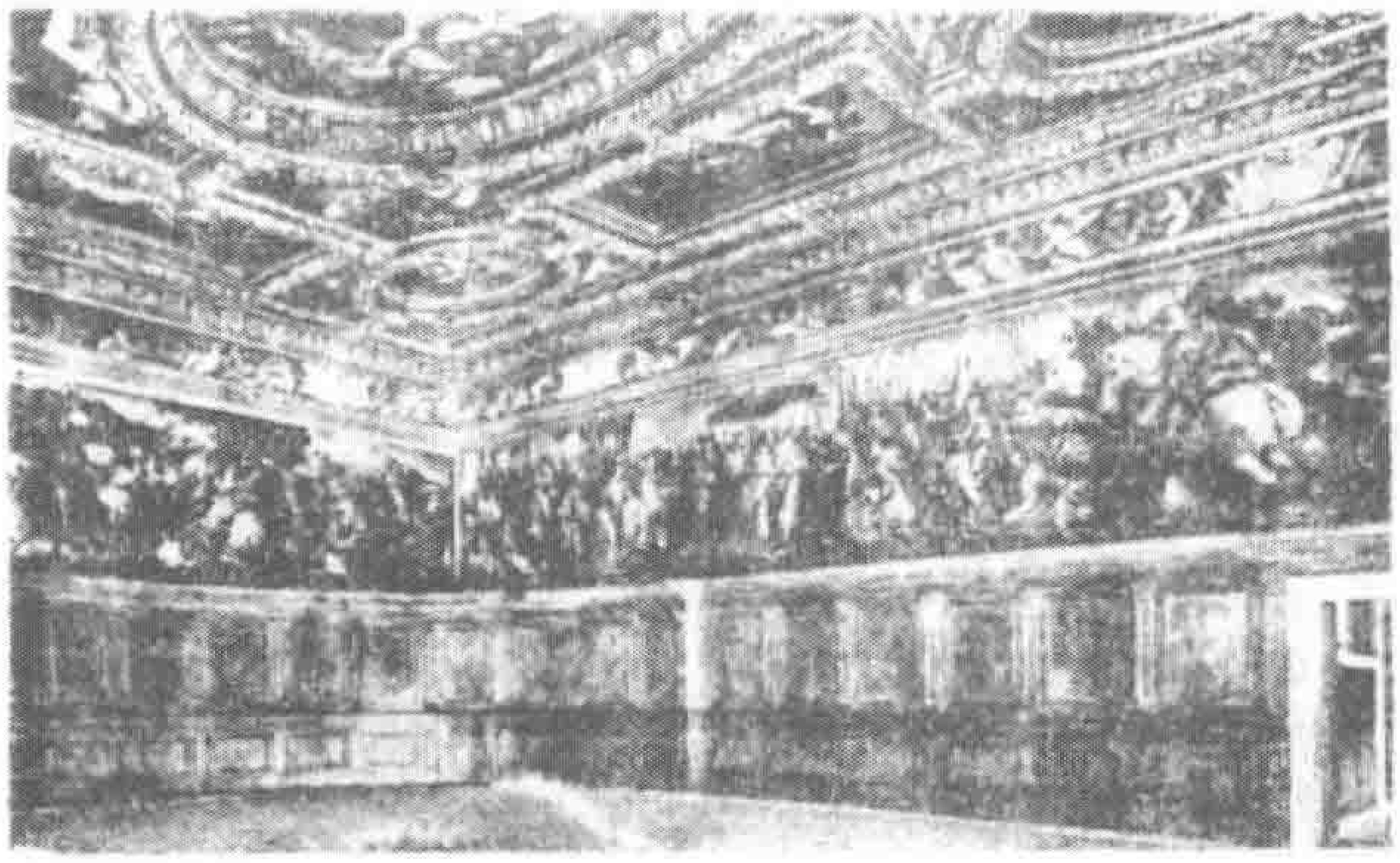
萬毅思的精華雖多。但是誰也知道蒂佳蘿宮(Palazzo Ducale)最爲特色。所以我第二天起來最先找它。好容易瞻仰它的尊容。也許我那天去的太早。一堆一堆的鴿子。尚在那淡塊臉黃紅帶綠的陽光。斜照過。來這種佳境。也許和天堂相差不遠。或者大同小異。總之蒂佳蘿的美。確是值得我們羨慕而拜倒的。我們不論參觀什麼東西。事前總須有點預備。現在我們談論蒂佳蘿。至少須知道它的歷史。而且它的歷史的風波很能令人驚駭的。



蒂佳蘿宮海面全景

本來多時(Dogeo)爲萬毅思共和國總統的尊稱。爲表現他的威嚴和光榮起見。在八一四年建成他們的多時宮。卽今日的蒂佳蘿。最奇怪的。前後一連燒過五次。第一次爲九七六。第二次爲一一〇五。第三次爲一三〇九。但每次火燹以後。立卽重修。及後到了一四〇五。纔修成現在我們可以看見的六個穹形之窗(Arcades)。但在Piazzetta這一方面的門面。當時雖經廿年的工作。在一四八三仍歸一火。以後由建築家利梭(Art Rizzo)修理。同時由他開始建築宮內的表面和大人台階。利梭後由羅柏多(Lohbodo)繼續工作。一五一一年。始由使伯往多(G. Spauento)。後由亞邦帝(Abbondi)工作。不幸至一五七四年。又歸一火。一五七七八年。由建築家邦德(Ponte)重修。始免火魔之擾。安寧而至今日。萬毅思之共和政府。亦由一六〇〇年仍舊遷回蒂佳蘿宮。

蒂佳羅的命運這麼舛逆。要是它產生在我們中國。恐們怕老早沒有痕跡可考了。可是蒂佳蘿的美或者因爲它的命舛而生的。我們可以推思火燹以前的蒂佳羅。蒂佳羅未必美過重修以後者而重修以後的華麗也許不至弱過前者。蒂蘿佳的作風既經過這許多風波。大體上難說定它是什麼作風。但是由表面上觀察。大約可分四種(一)哥的式。(二)悲桑單式 (By-zantin (三)文藝復興式。(四)萬穀思式。有了這四種作風的調和和歷代重修的經驗。再加上人才物產的豐富。終於告成如花似玉的蒂佳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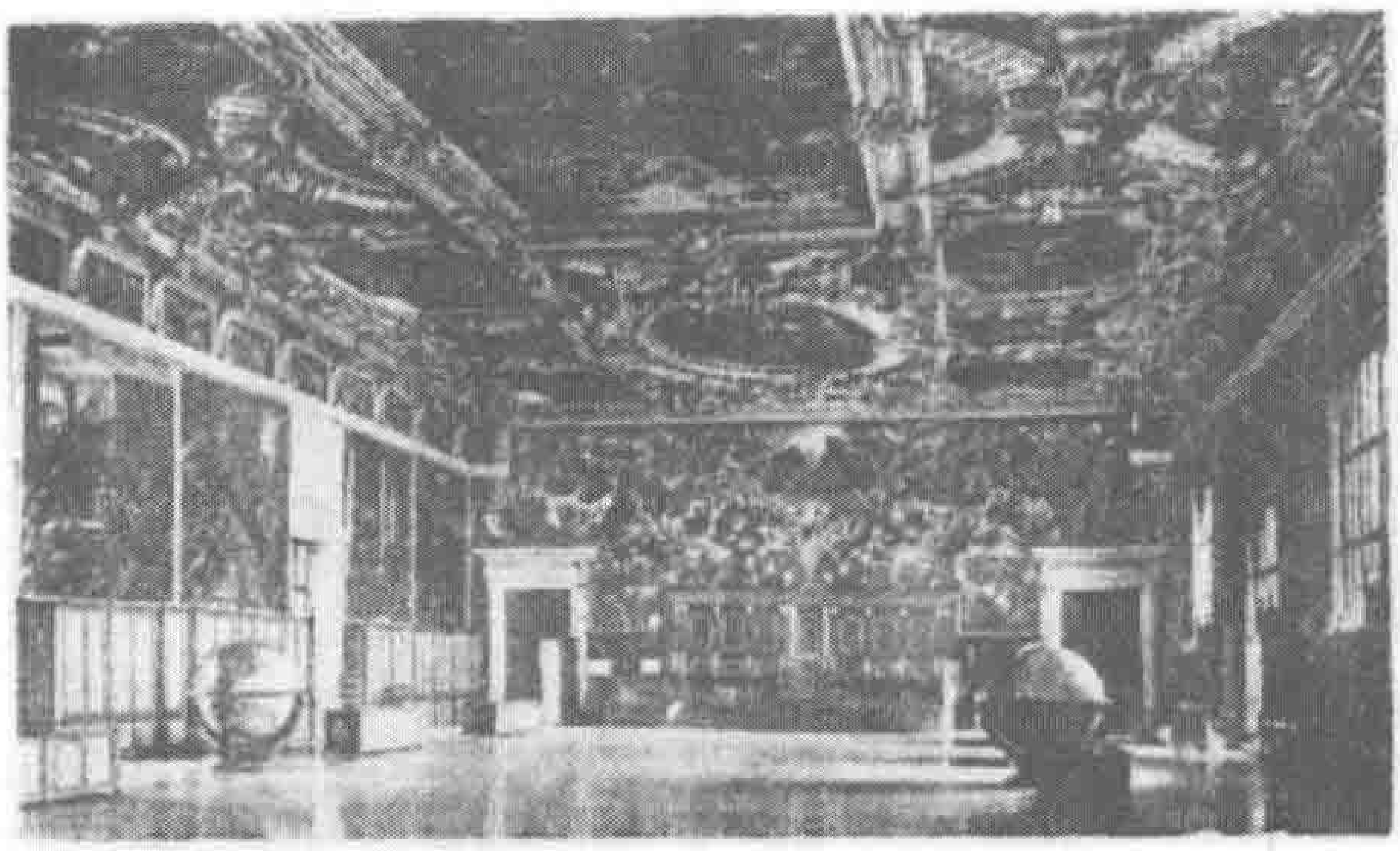
會議廳

蒂佳蘿的全部表面差不多都用大理石築成。意大利建築之用大理石固是一種常事。不過它的用法確實來得特別。而且它的作風非常特殊。由彩色方面批評。誰不鑑賞那桃紅和乳白似的大理石的表面組織之奇異。可說前無古人。密密的斜方走線。適與全體相稱。不獨沒有濁氣。而且非常清雅。恰似貴婦傲立。英雄拜倒的態度。曲線方面更覺罕有。如向東一面爲哥的式。其構造之雄壯高超。尤爲可愛。宮的西面及朝海一面共有大理石圓柱三十六個。柱頂浮雕之變化。均陳固有之曲線。而裝飾其歷史故事。柱的上端爲長廊。長廊本身有小圓柱七十一個。據考古家之推思。以爲小柱上端之圓窗裝飾(見插圖)象徵意大利貞女之乳。有的以爲取形於某種花樣。除却裝飾性外。絕對沒有別的意義。究竟誰是誰非。我們不必苦追。總之。乳形似的曲線是很明顯的了。但是幾何式之花樣也是不少。我們似乎不必認定。脫胎花樣的作風一定比乳樣來的高妙。同時也許不必武斷乳樣一定比花樣來得好看。這個問題只好就地解決。因爲哥的式柱頂上端的穹形(Voûte)。在時代上觀察起來。古代多用尖形。近代多用鈍形。到了現代簡直變了平淺。蒂佳蘿重修的時代。恰好界乎古代近代的當中。所以那個時代的穹形。不尖不鈍。在無意中創出這種乳形曲線的作風。乳不乳。我們可以不必管它。不過後人往往誤解。因此不能不討論一個明白。

蒂佳蘿的大門(Porta Della Carta)爲白氏(Bart)及癡邦(Giov Bon1439—43)的傑作(見插圖)。裝飾之豐富世無匹者。門上的匾額刻有愛情之神。爲白氏親手之作。其裝法之超絕表情之周到。曲線之相稱。堪稱哥的時代與文藝復興時代交接的一段

妙品。賞玩蒂佳蘿的遊客。不用說連聲叫好。卽一般考古者或藝術家看見。簡直不忍離開當時羅丹對於該門的態度。幾乎五體投地。贊美得無言可說了。我們雖然不能於羅丹個人態度而爲批評該門的標準。但自文藝復興以來的美學家。那一個不是它的鑑賞者。雖然當時野派有點異議。可是它的藝術本身確值得他們拜服的。

蒂佳蘿的右端和聖麥(St. Marc)敎堂相接。蒂佳蘿後面倒很值得注意、因爲後面是水道。爲當時貴人花艇出入的水門。該面水道雖然狹小而風景之好。爲古今畫家所留戀描寫的妙品。由此可以推思一切並且水面一部的歷史很值得記載。因爲水面一部完全是文藝復興的作風。水面有一天橋名嘆惜橋(Pie Dei Sospiri)爲建築家乾的奴(Ant. Contino)在 1600 年所作。此橋與監獄相通。他的作風。近代有人嫌它稍爲重了一點。因爲橋形穹線太鈍。



總會議廳及其大油畫

也許他們看慣了乳形。覺得不大舒服。

蒂佳蘿的外形。以上大略說過了。但是現在我們應該進去觀察它的內容。因爲它比較來得複雜。除却建築美以外。尙有許多圖畫彫刻和各種藝術品。

進門劵太貴了 (二十個利 lire 約中銀三元)。這是明明意大利人欺負我們遊客的。本來我們希望可以每天進去參觀。這樣一來。能不令人生疏。老實說。因爲這個原故。裏面我僅去過兩次。而且有一次是禮拜天(禮拜照例公開)。雖然進去老看了兩次。終而頭暈腦痛。喪胆而出。似乎值得記載的事物很多。要是一件一件分門別類去批評。確是沒有辦法。這一點。不能不爲罪於我的記憶力薄弱。現在只得籠統說說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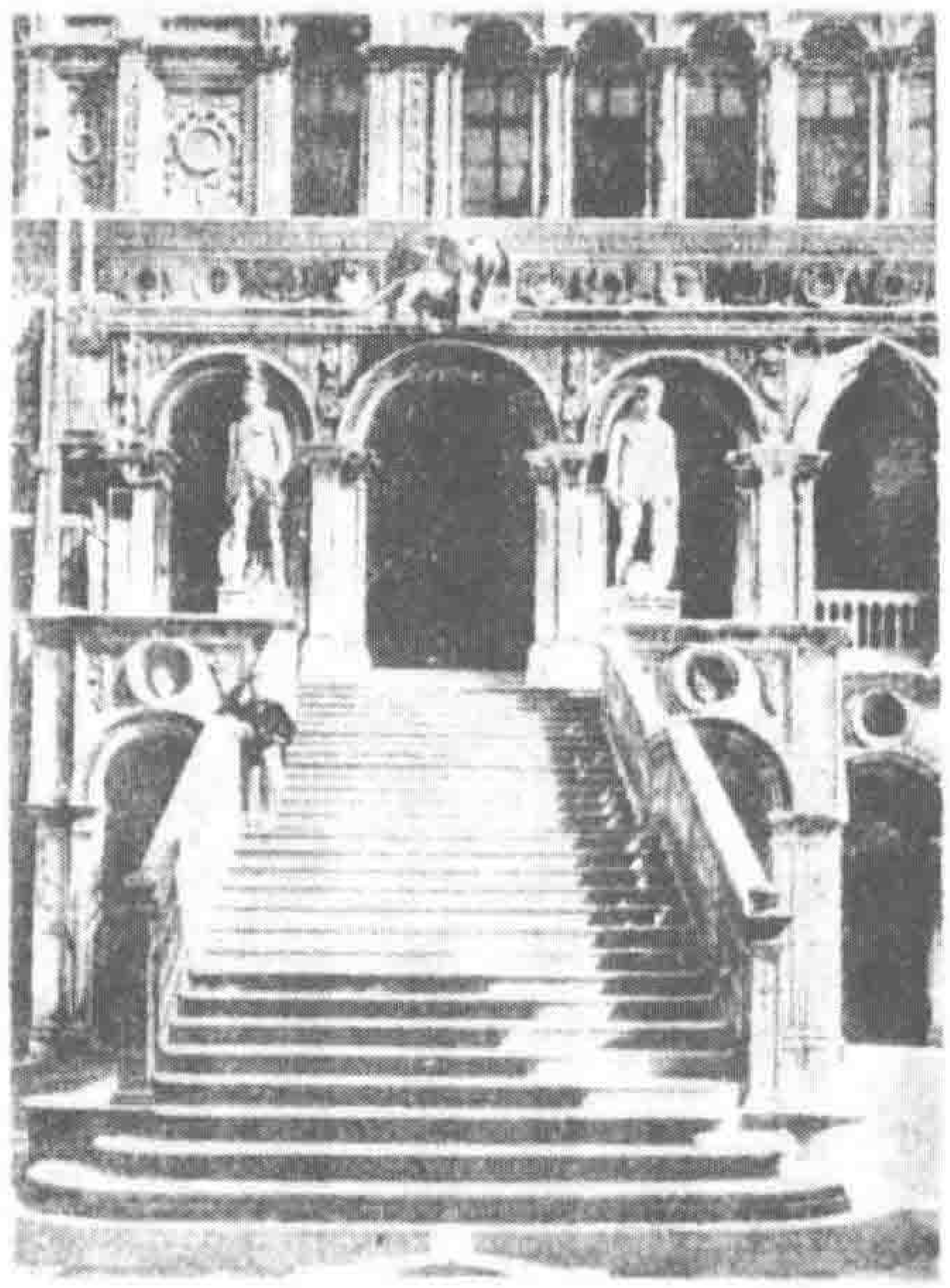
由大門進去。迎面便是大人台階(Scaladei Giganti)。台階之右爲空庭。庭的四面爲文藝復興作風。但取材於哥的裝飾者兩邊簷額彫刻。一爲邦帝尼(Giov Bandini) 1587 所作。一爲利梭(Ant Rizzo) 1464 之傑作。庭的中央有刻神井兩座(Puteax)一爲阿魯碧決帝(Alb AlberHhetti) 1559 作。一爲光蒂(Nic Dei Conti) 1556 作。本來這種神井。常時意大利迷信家爲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因之神井旁邊數尺。當時絕對不許人足蹂踏。有了這種迷信。纔能產出這種傑作。神井的作風。似乎萬毅派的色彩

較爲濃厚哥的式的風味可說沒有。

大人台階上面有大彫刻兩座。一爲月丁（Nepune）。一爲麥斯（Mazs）。（西洋神話月丁爲羅馬人的海帝。麥斯爲羅馬人之戰帝。）都爲大彫刻家桑梭勿奴（Sansovino）1554所作。大人台階的命名卽起原於這兩個彫刻。蒂佳蘿裏面的陳列室。卽當時多時會議廳和辦事房等。大小共有三十間。而且這三十多間的裝飾及其陳列品都是很有藝術價值的。要是一間一間去批評。恐怕費時太多。我們還是找着幾個重要的說說罷。

第一樓多半是多時的住宅辦公室。及律師室。現在改爲古畫陳列室。

第二樓最爲精粹。如內閣廳（Sala Del Collegio）之大壁爐。爲彫塑家江伯納（Campagna）得意之作。壁爐對面。爲畏罕尼斯（Veronèse）1575-77作的花神（卽Venise）接禮圖。畏氏在蒂宮的作品最多。近代批評家多推這幅畫爲其傑作。其表情之婉致。彩色之鮮明。花神的可愛可羨可敬之處。都整個的介紹出來。尤其是裝法之巧妙。確得出奇制勝之術。內閣廳有了這幅傑作。加上邦德（Ponte）的天花板。大演其文藝復興之誇張裝飾。和畏氏柔美而熱烈的彩色相偕。適得其當。事實上該廳雖然不大。可是有了這幾種特點和透視佈景的魔力。反覺身臨大殿。應接不暇似的。



大人台階

內閣廳進去。爲元老廳。爲當時多時和元老院議員開會的場所。該廳天花板裝飾之豐富。幾乎令人不能消化。畫套走邊。因是金碧輝煌。堆檐塞棟。卽油畫之多。尤能令人驚駭。總統坐位上端。爲畫家單多列（Tintoret）作的耶穌下架圖。其魄力之偉大。很有令人醉心拜倒。永爲信徒吻耶穌之脚。而不知其味的魔力。我們覺得這種宗敎性的繪畫。裝在政治建築上。似乎有點不甚妥當。假如把它移在禮拜堂裏。則必門當戶對。永爲一般衣鉢家歌功頌德感謝無迭了。不過這種現代說法。也許和當時的心理相反。我們可以不必拿目前的心理去批評它罷。廳的右壁有一幅花神之愛普烈四亞（Brescia）賀禮。亦爲單多列所作。還有一幅天花板上的油畫（贊美花神）。也是單多列所作。其材料之豐富。幻思天堂之華麗。人物動作之活潑。沒有一處不令人心往神馳。頭暈腦亂的。元老廳這個名稱在今日的眼光

來看似乎應該改稱爲單多列畫室較爲妥當這是尊敬藝人應有的態度。

由元老廳向西經過幾個規模狹小的玲瓏小巧的客廳後終於走到大名鼎鼎的會議廳（Sala Del Maggior Consngrlio）該廳面積長五十四密達。寬二十五密達高十五密達四十生丁。廳內並無柱身。這種偉大的建築。在文藝復興時代確是罕見。並且它的天花板。都用平行線。其負重之巨不想而知。由此可以證當時之建築術。確係非常進步。該廳的裝飾之宏壯。和建築本身適得其當。如廳內正面的壁畫。素稱爲世界最大畫圖有二十二密達寬七密達高題名爲天堂係畫家石國（Tac）和多單列多（Don. Tintoreto）1587-90兩人所作。經過三年之久。其天堂神秘之表現。及其波濤澎湃的勢魄。幾乎可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畫中人物之複雜。非有三數天功夫。不能一一鑑賞。可惜色彩稍爲單調一點也許這四百來年的風霜使它老了。該廳的天花板分三十五幅油畫。這三十五幅油畫當中尤以中央的那一幅爲最特色。題名萬毅思之收納征服民族。爲巴笠馬（Palma）作。總而言之。該廳裝飾之美。堪稱質量相稱。



神井

其他還有斯力帝奴廳（Salad Scrutinio）較小於前者。但其裝飾浮彫之豐富爲前者所不及。可惜金色太俊。未免被它遮掩了許多傑作。

今日回想萬毅思。不覺離開它一年了。可是甜密的印像。確是得到不少。即蒂佳蘿宮內。也許鑑賞過許多藝術以外的自然美。朋友們。有機會時。意大利是應該去的。假如你們到了萬毅思。最好多帶點乾麵包。蒂佳蘿門前鴿子待哺之嬌態多麼可愛。怪可憐的立在手上。任人撫摩。

記羅馬哇的光之遊 Vatican.

劉既漂

我存介紹哇的光的志願已很久了。當初未曾到過羅馬不敢介紹。及後到了羅馬。雖然稍稍認識它的眞面。反而不敢介紹了。因爲哇的光的藝術。不論圖畫。雕刻。建築。都非常豐富。而且各方面的藝術。都非常可賞可貴可學可羨。在這許多可字當中。使我如臨大海。茫無邊際似的。終於無從說起。假如我把它抽象的介紹。一來恐怕辜負這如山似海的藝術之宮。二來恐怕說得過於簡略。給讀者認識一個縮小的哇的光。甚或讀者僅僅得到一個似有似無的印像。而且我對於意大利的藝術尚未經深切的研究。並且我在羅馬觀察的時期也很短促。因此覺得沒有把握。這兩個原因。屢次打散我的勇氣。近來稍微得到一點材料。同時在行囊裏找出幾段關於當時參觀哇的光的日記。東拉西湊。雜亂寫在下面。難免爲讀者見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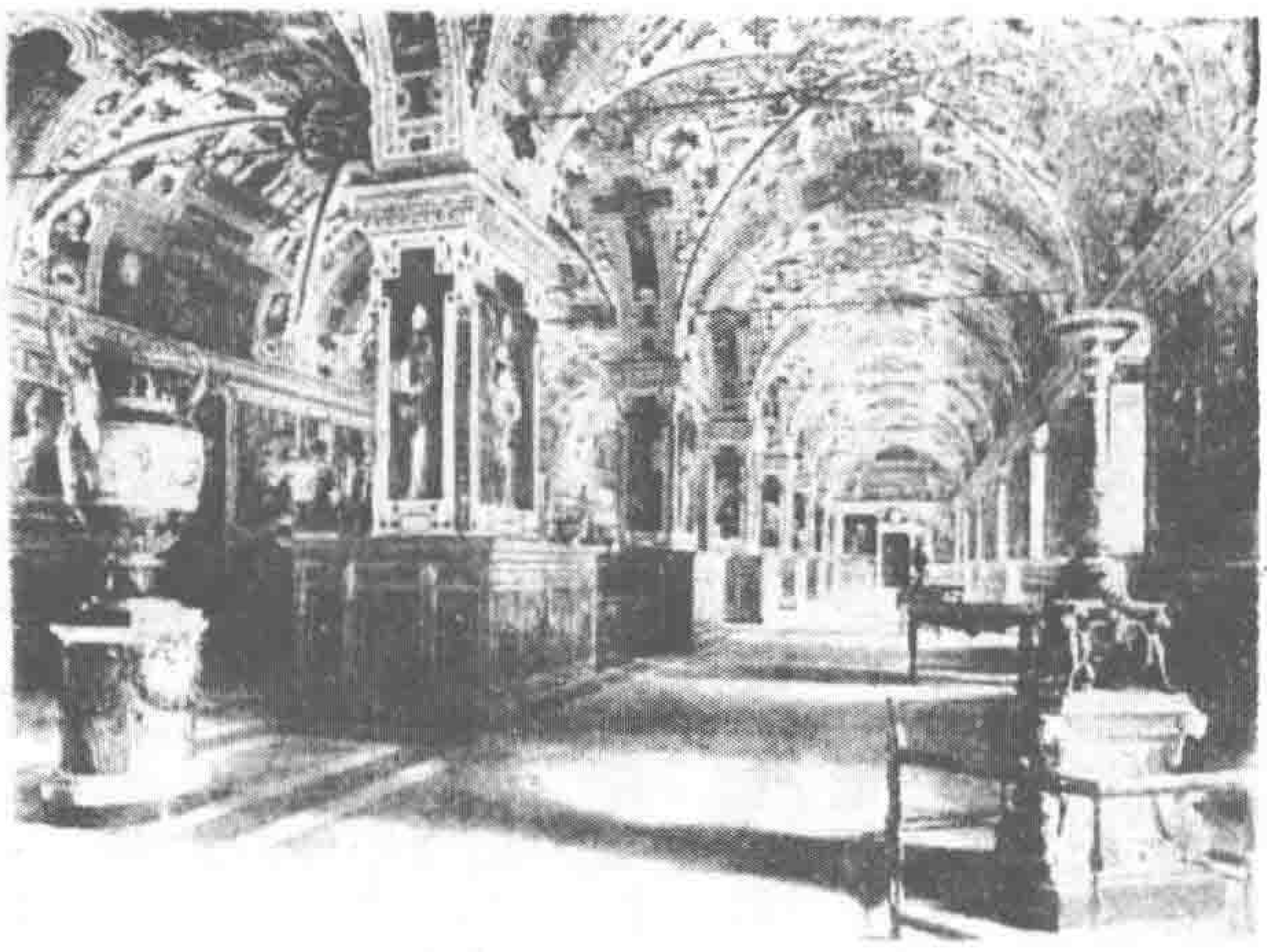
哇的光可分兩大部份介紹。(1)哇的光畫室。Pinacothegue Vatican. (2)哇的光博物館。Muese be Vatican.

(1)哇的光畫室。出閉哀第七創辦。其中繪畫。差不多都是文藝復興時代的傑作。現在我們從第一陳列室談起。第一室裏陳列的作品。大小有八十餘幅。在這八十餘幅當中。値得我們留戀鑑賞的有十來幅。不過這十來幅當中。總不免含有多少宗敎氣味。但是我們不能因爲它們有了這種氣味而輕視它們。我們根本應該了解當時的藝術是從宗敎而產生的。它們的問意雖然値不得我們鑑賞。然而它的藝術本身確乎很有相當的價値。第一幅係 Margaritone D'arezzo. 作的聖佛蘭西亞。St. Francois(聖佛蘭西亞係創立 Fnancisca'n 耶敎修道士的始祖)表現他慘淡經營。面無人色。百折不回的虔心都表現得很周到。雖然他的作風尚未完全達到文藝復興時代。但其藝術的步驟方向。確已歸到求新的道上來了。其外有 B, Daldo 作的貞女圖。和 lorenzo Monaco 作欽敬兒童時代之耶蘇圖。都很値得細心鑑賞的。還有十來幅市阿多派 Ecole De Gioto 宗敎畫。也很値得注意。

第二室這個陳列室的作品。完全是十五世紀遺跡。該室本身已寬暢。圖畫也非常之多。在這許多當中。我覺得萬西作 的聖耶蘭。St. J'erome 和李侼 Filippo Lippi (1460)作的馬麗之加冠。在這美麗的深林中。尤能鶴立鷄羣。其藝術技能之超絕。使鑑賞者羨慕。研究者拜倒。假如讀者諸君將來實地參觀哇的光畫室的時候。希望不要忽略這兩幅傑作。

第三室(Ecole de L'ombrie & des Marches 兩派)義思 A. Nizi 作的貞女與耶蘇幼年。和羅漢梭 Lorenzo 作的貞女與

聖單尼 St. Anue 兩幅最爲可觀。可惜有的地方因爲年代的關係。原來的彩色漸漸的消滅。因之覺得有點悲暗。雖然古代的遺跡。在考古家眼光中以爲總得多帶點舊的表現。比較來得眞實。但在研究者的眼光中。則大謬不然。因爲研究者的視覺模索不到眞理的時候。終究不能領略對方藝術的深奧。在這第三室裏有藝術價值的古畫十居八九。但在研究者眼光中最多不過十之五六罷了。但是我們希望研究者千萬不要把目前的現象評定他們的藝術。因爲我們不是生在它們剛剛畫成的時代。



畦的光畫室

第四室(又名拉化兒陳列室)這室的作品最爲豐富。而且傑作也非常之多。如拉化兒作的馬麗之加冠(1503)年。這是文藝復興畫家第一人得力於比利與 Perigin 和叛帝利市啊Pinturechio 而作的構圖。馬麗加冠傍近掛的一幅(神秘。)其成形和構圖。較比前者更覺進步。三個道德及和令奴之夫人。Madone de Foligno(1512) 這幅畫的構圖來得非常諧和。畫幅的下端描寫議員光蒂 Sigiomindo Conti 之脫險於裂案之狀況。畫幅的上端。貞女與耶蘇童時坐着浮雲。環繞許多信徒。畫幅左端還有三個大名鼎鼎的聖人介紹光蒂於聖母馬利。畫幅的中部。爲一脫俗非凡帶羽而飛的女天神。全幅的背景爲一彩色華麗的天弓(象徵太平。)此畫取材之豐富。用色之高超强健。歷代批評家公認爲拉氏最得意之作。在這室內。還有一幅他最後之作。耶穌在打波山顯聖容 Iransfigutatron。史載這幅畫的上半端爲拉氏親筆之作。但下半幅爲 J. Romain 及 F. Penni 所作。這是拉氏壯年短命的遺憾。

在第四室裏值得我們留戀的還有 Romain 和 Penni 作的蒙的利斯之夫人 Madonna di Montelnce。

第五室萬毅斯派 Ecole Venitienue (我參觀此室以後。當時沒有筆記。現在無從參考。

第六室(十七世紀遺作)此室繪畫很多。似乎沒有特色的傑作。記載從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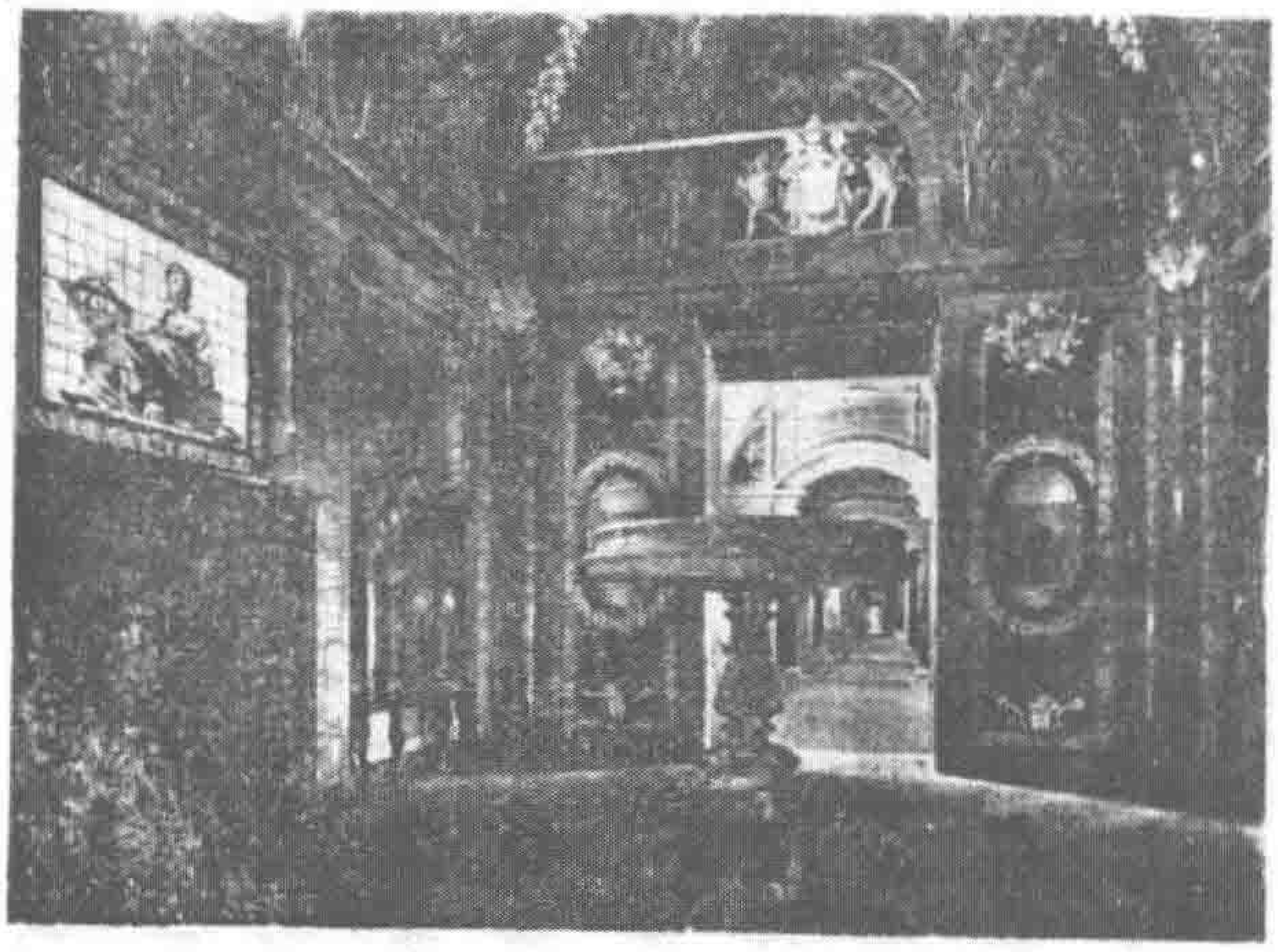
第七室 (外國繪畫) 此室繪畫較少。值得鑑賞的有法國畫家

三—三一八

D. Teniers作的老人一幅。和布撒 Ponssin 作的聖德拉斯母之義死。

以上所載多半係哇的光各部分剩餘的收藏到十八世紀的時候始編成爲有系統的陳列室。換言之這七室的陳列物還是哇的光的零品。

(二)哇的光博物館　這個博物館怕是在世界上收藏古物最豐富的一個。因爲他收藏歷史的年代。已在文藝復興以前開端的。陳列室之組織。從十八世紀而至今日。其中作品由教皇贈送羅馬的。而各國政府的也有一大部分。哇的光博物館的組織分開十餘部。現在我們在這十餘部當中擇出四部談談。(1)格列蒙丁奴Pio Clementino 博物館、(2)埃及博物館(3)拉化兒室(Chambres de Raphael)(4)四斯丁教堂(Chapelle Sistine)



哇的光博物館之一部

(一)格列蒙丁奴博物館 Pio Clementino 博物館 (建築家西蒙月蒂作)完全收藏古代美術品。分十二室陳列。現在我們觀察大門後石座廣大的梯階。梯階盡端有三塊平地古代嵌磁。都是表現希臘神活史裏的故事。由此再進便希臘十字廳。陳列的多半爲彫刻。間有浮彫除却少數肖像以外都是表現歷史故事的。如光斯當單之女 Fule de Constantin 聖德連 St. Helene。光斯當單之母(象徵。)這幾件都是耶穌後二百年的遺品。而且這三十多件作品都與當時光斯當單皇帝 (274-337)的歷史很有關係。參觀此室。不獨僅僅得到讚美的興趣而且可以得到許多研究史學的參考。(現在土耳其的京都。即光斯當單之變名。耶教公認爲國家宗教。即從他起。)

圓形廳 Salle Ronde。此廳建築作風。很受邦得安 Pantheon 之影響。地面全部都是阿德利 Otricoli 之嵌磁 Osairue。表現霜多與希臘之戰(神活史)等故事。廳的中央有一絕大圓盆。係一塊青斑石刻成的。其成形之輕嬈。曲線之高雅。和圓形廳恰好相對。陳列的彫刻多半是希臘時代肖像。在這許多肖像當中。很明顯地可以分出菲蒂亞派壯美的藝術。(余碧德即希臘神話史上帝之主)

彌撒廳 Salle Muses。(彌撒爲余碧德的女兒們。共有九位。

各司一職。同時表現各種藝術。有聯絡之可能。如姊妹一樣。）此廳陳列的彫刻。都是他們的歷史。所以這個廳也就爲彌撤廳。但是這九個石像。都陳列於彌撤廳相聯的八角廳內 Salle Octogone。該廳有佳拉大理石柱十六個。石像都陳列於兩柱之中間，據美術史載。在這九個彫刻之中。有七個(余碧德在內)在帝窩利 Tivoli（羅馬省埠）附近別墅發現的。然而素來考古家都公認他們是仿作。並非希臘彫刻家碧歷西德 Prexitele(耶蘇前390)的原作。有人懷疑他的原作是銅的。但是眞的碧歷西德無從看見。我們現在可以視察同一時代的仿作。也許可以自堪告慰了。因爲希臘和羅馬時代仿作技術的高强。素爲史所詳載。假使當時鑑賞沒有尊重仿作的興趣。經過這許久的年代。和這許多地震天災以後。恐怕古代的藝術。絕對沒有這麽豐富的遺留到現在以及將來。

動物廳 Salle des Animaux。此廳珍藏多半關於裝飾性的彫刻。尤其是希臘神話史裏的故事爲多。如 Hercule 之捉獅。Hercule 與野猪等。此廳地而陳列古代嵌磁及浮彫很多。

彫刻室 Galerie des Statues。此室陳列品非常複雜。而且也很豐富。上帝多雪列之像 Eros De Centocelle。（卽希臘神話史裏司管愛情的上帝）實是哇的光古代遺作當中最有天才的一件美術品。作品的名稱尚未考出。或者稱爲端吶多 Thanatos（希臘神話的死神）也沒有一定。總之這個彫刻。考古史上確實證明他是雪飛梭多（卽彫刻家碧歷西德的父親）家裏藏品之一。由此可以證明他是耶穌以前四百年前的遺品。藝術技能之高强。簡直與碧歷西德時代的沒有多大分別。卽碧氏自已也許很受他的影響。在這室裏。碧氏的作品有亞波隆之追四足蛇 Apollon Guettant un Lezard。其結構之輕巧。作風之爽快。除却他的花神 Venise 以外。怕是它最有藝術價值了。此外還有幾件亞力山德蘭 Art Alexandrln Ille S. Ar. g-c. 藝術遺蹟値得記載的。如亞麗安之甜睡 Arlane Endor Mic）作家無名。『希臘神話史載。亞麗安係命懦斯（Mino 地獄裁判官）的女兒。因爲她的情人拉悲蘭 Labyrlnthe 殺却問納多（人獸首者）以後。她曾結索了於天神去救他。事後反被他拋棄。她終于在奴沙島從高崖躍海自盡。』這個作品的表現。充滿着悲哀和困倦。她失戀的心緒。在睡眠時尚能盡量的流露。其藝術之深妙。堪稱亞力山德蘭文化之代表。

肖像室 Salle des Bustes。此室共分三部。每部約有肖像三十餘件。每部都有很精彩的作品。現在我們從A部談起。

A部　這一部的遺蹟。多半係希臘頹唐時代和羅馬强盛時代的東西。如尼隆（羅馬王。以好殺著名）之首。亞歷山德蘭之人物。

都是大方而精巧的傑作。還有一雙羅馬共和時代的男女肖像、描寫當時表情的眞像。深入微境。

B部　這一部的陳列品。完全是羅馬時代的遺作。所有肖像。多數從大彫刻殘破後得來的部分。當中最有特色的是『哀求。』大概是耶穌以後五世紀的東西。還有一個戰士肖像。也表現得非常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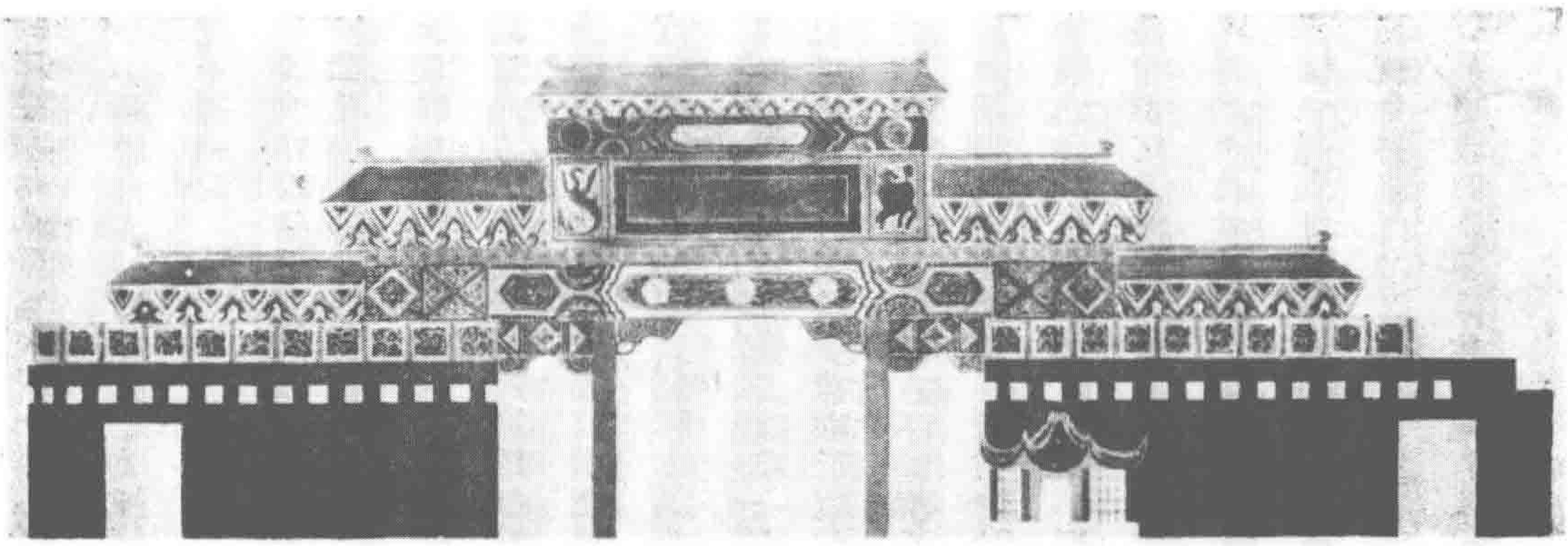
C部　這部是哀憐義斯帝角和羅馬調和派的作風。（Etyle He.lenlstica Romaln）當中有一個很值得研究的。是余碧德其彫刻作風。彷彿很像菲蒂亞作的余碧德。假如沒有時代的關係。恐怕容易誤認爲菲氏的遺作。

假面室 Cabinet des Masques。此室作品較少。但是都很精美。有一部分由古代杜頭上取來的小塊。地面的四塊阿德利亞娜 Adriona 嵌磁都是表現希臘戲劇的臉譜。還有南浮 Nymphe（見希臘神話史）之舞。和花神 Venise 之浴。都是碧蒂義的著名的傑作。（Doedalses de BithynleIIle S. Av. g. c.）

老孔室(Cabinet Du Laocoon)。此室命名。很有神話史的意義。本來老孔係亞波龍 Arllon 的牧師。因爲他洩露希臘對於特羅揚 Troyens 施行的詭計、並勸其同族布設木馬於市上與之對壘。後被上帝發覺。怒命天蛇毒殺老孔及其二子。

這種空前的表現人類痛苦的偉大傑作。發現於蒂蒂 Titus 之溫泉室。當時立卽由古羅馬自然物學家碧冷 Phine 的著述中。證明他是羅德(Rhcdes 哀憐匿 Hellenite 藝術發源地之一)的彫刻家 Agesande, Polydore, Athenodore 三人之作。（耶穌前五十年。）同時證明他是哀憐匿藝術末葉的傑作。在文藝復興時代。爲米開朗治的勸告。起見由彫刻家蒙多梭利 Montorsoli 修改。把老孔和他的兒子的右手臂稍爲下垂。使彫刻全局曲線諧和成一三角形。）此室陳列老羅馬的細部浮彫不少。尤其由搭拉賞 Tratan 凱旋門拆來的爲多。

其餘還有六個規模較小的陳列室。如亞波龍室。波西室（Cbinet, De Persee）安的奴室 Abinet D. Antinous 等。因爲觀察的時間較少。不敢隨便記載。只得從略。參觀格列蒙丁奴博物館至此告一段落。



西湖博覽會大門口用宮殿式正面圖

西湖藝術化

劉既漂

到西湖。不能不聯想她的歷史。她的歷史。讀過書的人。大概都很知道。無須乎重來贅述。但是做過西子的知已者。總染有淡綠色的湖光在腦中。並且一個一個的感想。很有不約而同之處。大約出於贊美和感嘆兩種心理。

談

我們既然贊美。又何必感嘆呢。這一點。也許值得研究。因爲我們的情感有時被理性支配。有時感情滿足的時候。或許理性先生覺得不然。因之我們的內心同時發洩出贊美和感嘆的衝突。

現在我們不必去談經論典。隨便把這十年來的西湖一看。單在建設方面而言。在表面上似乎很有進步。但是破壞方面觀察。不能不喟然嘆惜。西湖十景中的雷峯培因無法律保障。致使倒閉。確是一件裂心痛腦的悲史。但是它的朋友保叔姑娘。假如我們雖然不去理她。恐怕朝不保夕的狀態。一天甚過一天。繼踵而倒的悲劇。也許難免。

把這兩個古代藝術遺蹟的損失。去比較那些沒有藝術價值的洋房。和那些終年吐霧的大烟囱。我們應該替西子流淚。十年前雖然沒有馬路之便利。却是沒有那幾稱烏煙瘴氣的大工廠。十年前雖然沒有汽車通行。却是湖水澄清。搖船痛快。我們並非爲馬路嘆氣。也非爲工廠建設而罵人。委實中國天寬地闊。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何必一定要加在西子的臉上。明明一件可以挽救的事實。我們到放棄責任。這不是應該慚愧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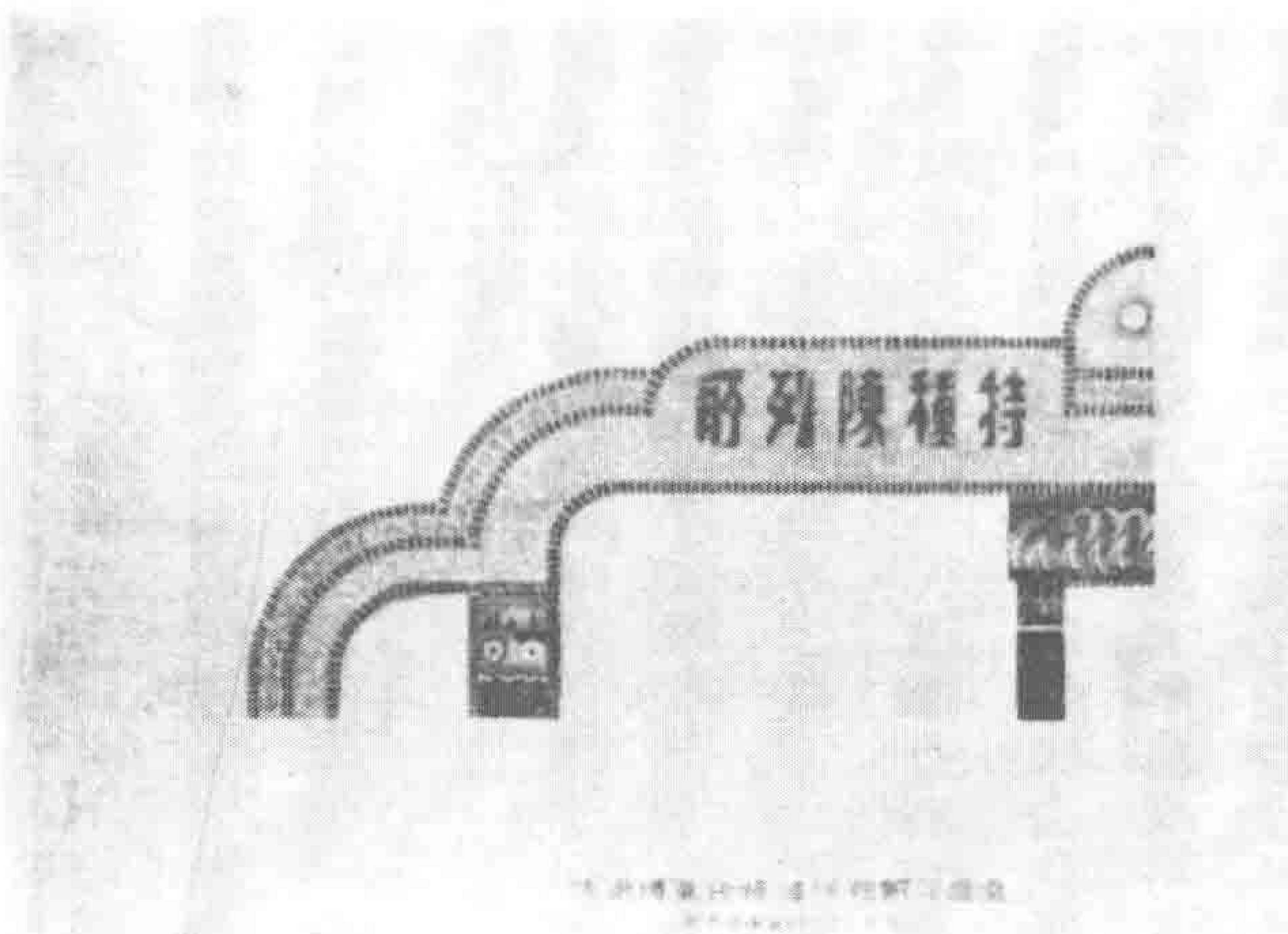
今後的西湖。我們應該仔細研究。俗一點說。和她算回命。西湖天然之美。在世界上雖有相當位置。大名鼎鼎的瑞士列蠻湖。Lac Lemen 它的色彩固然翠而帶紫。一塵不染。但是沒有我們

三一—三二三

的西湖來得幽雅宜人。我們雖然不肯直說西湖美過列蠻。但我們不必過於自謙。西湖天然之美。既然這樣難得。可是她的點綴品反覺不甚相配。

談到點綴品這個問題。又不能不把現在西湖的時髦建築平心地批評一下。目前西湖建築。大約可分洋式。中式。中西式三種。這三種當中。尤以西式為最劣。現在我們不妨由保叔姑娘旁邊那一個醫院說起。最先我們把自己的直覺去觀察。其結果已覺得大不相襯了。然後再用我們的感覺去觀察。一瞬時。我們可以感到許多的不快的刺激和反常的印象。多麼窈窕的保叔塔作風。她的豐滿如青筍式的曲綫。她的蒼古而帶嬌的彩色。忽然配上一個三十六等的鄉下洋房。相形之下。洋房本身固無美術價值之可言。即保叔姑娘自己也許被它染濁。即洋人看見。似乎也不大舒服。以為有意替他出醜。我們自己看見。當然更加難過了。

如果我們希望挽救垂危的保叔姑娘。那末我們應該從根本上研究。而且從根本上做起。所謂根本上的意義。大約可分兩種。(一)拆毀醫院。(二)鞏固塔基。這兩種問題。在目前事實上討論。很有實現的可能。因為那個醫院本為英商某某掛着慈善招牌去發財而設的。自革命以來。歸為中國政府所有。要如何處置。都可由我們自主。既然得到這麼好的良機。我們今後再不振作。可歸咎自己沒有長進。鞏固塔基的問題。經我們詳細調查以後。以為非火速着手辦理不可。經濟方面。政府不能不担負責任。並且這種消費的代價。較之將倒塌重修的代價。必相差甚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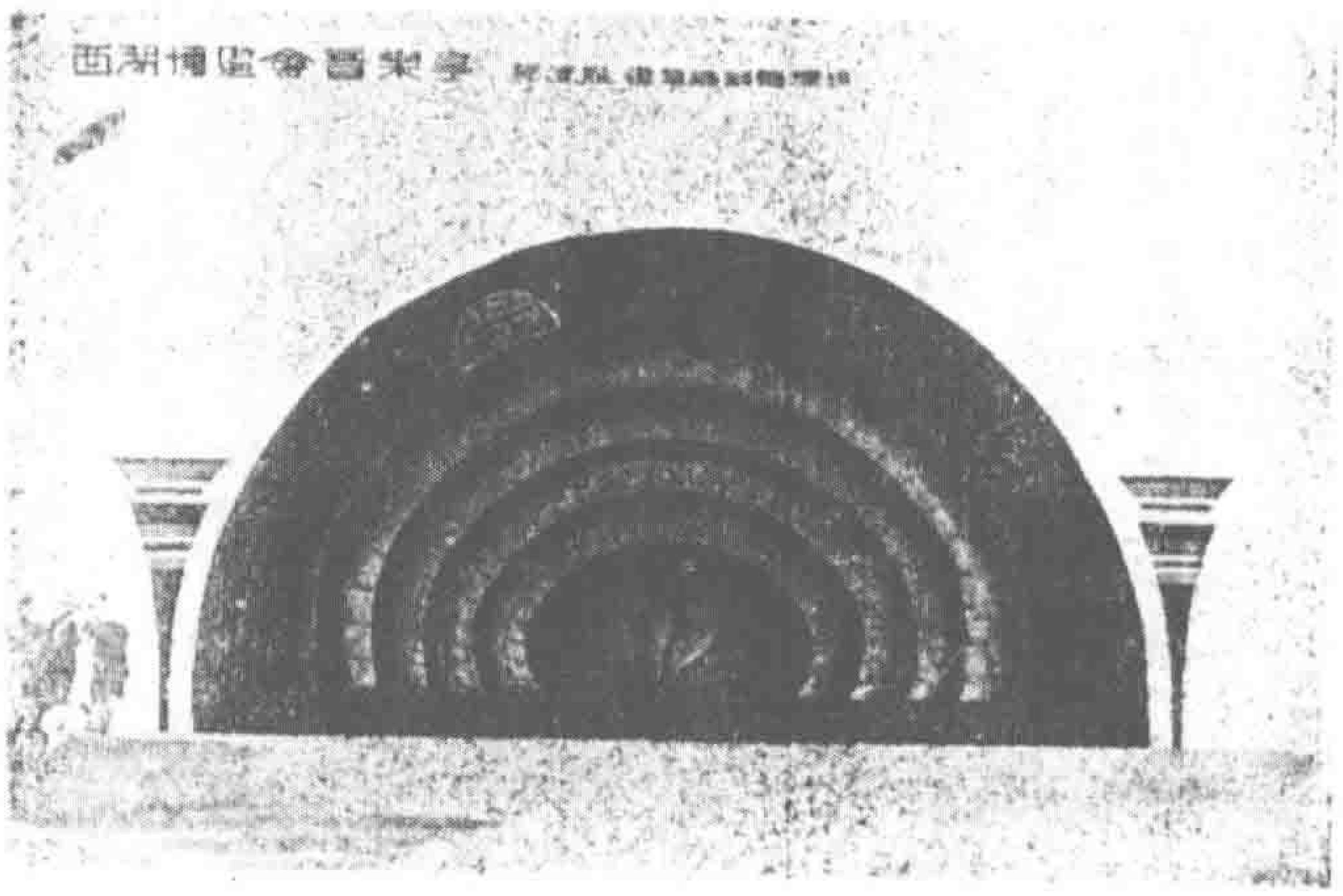
西洲博覽會特種陳列所正面圖

現在西湖的民房建築。在物質方面。十年來確是很有進步。可是在美的方面談。也很有進三步退五步的態度。不但體積和曲線方面。確是沒有一點成績。即彩色方面也覺得愈走愈窮。毫無情感表現。舉目望去。不過黑灰白三色。在感覺上。黑色表現悲哀。白色表現冷酷。至若灰色呢。恐怕它在情感當中最能表現失望的了。現在把這三種綜合而為西湖建築主要彩色。其結果當然可想而知。雖然西湖天然彩色豐富。有時還可掩拙。但拙劣的東西太多。恐怕

掩不勝掩。這種頹唐的現象。中國藝術界。不能不負責挽救的。

完全中國式的建築。似乎漸漸地滅跡。也許一般守舊市民感覺到老式有點不大舒服。因此向新的方面要求。這種現象。我們應該樂觀的。同時也許悲觀的。因爲他們沒有一種相當的目標。辨不出美醜。因此鬧出許多亂子。這是理所當然的。過去的壞處。雖然在事實上不能完全挽救。但却很值得研究。以免將來仍蹈故轍。

我們既然有這天然之美的西湖。兼之祖宗遺下許多歷代古蹟。不論在文化上或歷史上着想。我們都應該繼續創作。把西湖的人工建設未到之處。設法建築起來。但是徒然紙上空談。究非一個辦法。現在我們最所希望的還是一個具體的研究。乾脆在事實上着手。比較有效。



西湖博覽會音樂亭(全用天竺竹料造成)

現在的西湖。忽然得到一種天外飛來的救星。而且確是一件我們將來心靈上的安慰。這便是藝術家林風眠等在西湖創辦一個國立藝術院。希望西湖得林氏等之發揮後。成爲中國文藝復興之起點。行如意大利之翡冷翠。林氏等對於西湖之藝術前途。不言預知其偉大而無窮。即對於東方藝術前途。也許因之而別出生面。這種現象。在將來中國文化史上。固然有絕大的光榮。即在世界文化上。亦借之可以得到相當地位。言至此。我們又不能不希望林氏等終身爲中國藝術前途創作而努力。在繪畫、塑刻、圖案上固不在人下。要極力研究。即舉目所見的建築、日常所聽的音樂。也應該同時並重纔行。我們希望五年後的西湖。完全達到藝術化的地步。

三—三二五

別言

孫福熙

漂。你是勝利的了。

我們。你的朋友。都怕你被中國社會所吞沒。最為你担憂的為康農寶賢與我三人。不是在貢獻句刊你的建築專號上。以及日常相見時。我再三以這意思勸勉你嗎。

現在。我完全相信。這是我們的過慮。你的與中國社會激戰。必定可以得到勝利。即使戰鬥失敗而被逐。你也是勝利的。我們所怕的是你將被社會包容。然而你卻不能迷惑。能與一切魔力抗衡。社會要收買你。你決不肯與你開戰的人們之處處與你決裂。可以證明他們的計窮。戰爭要以戰爭來克服你。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用你的一切盡夠你的戰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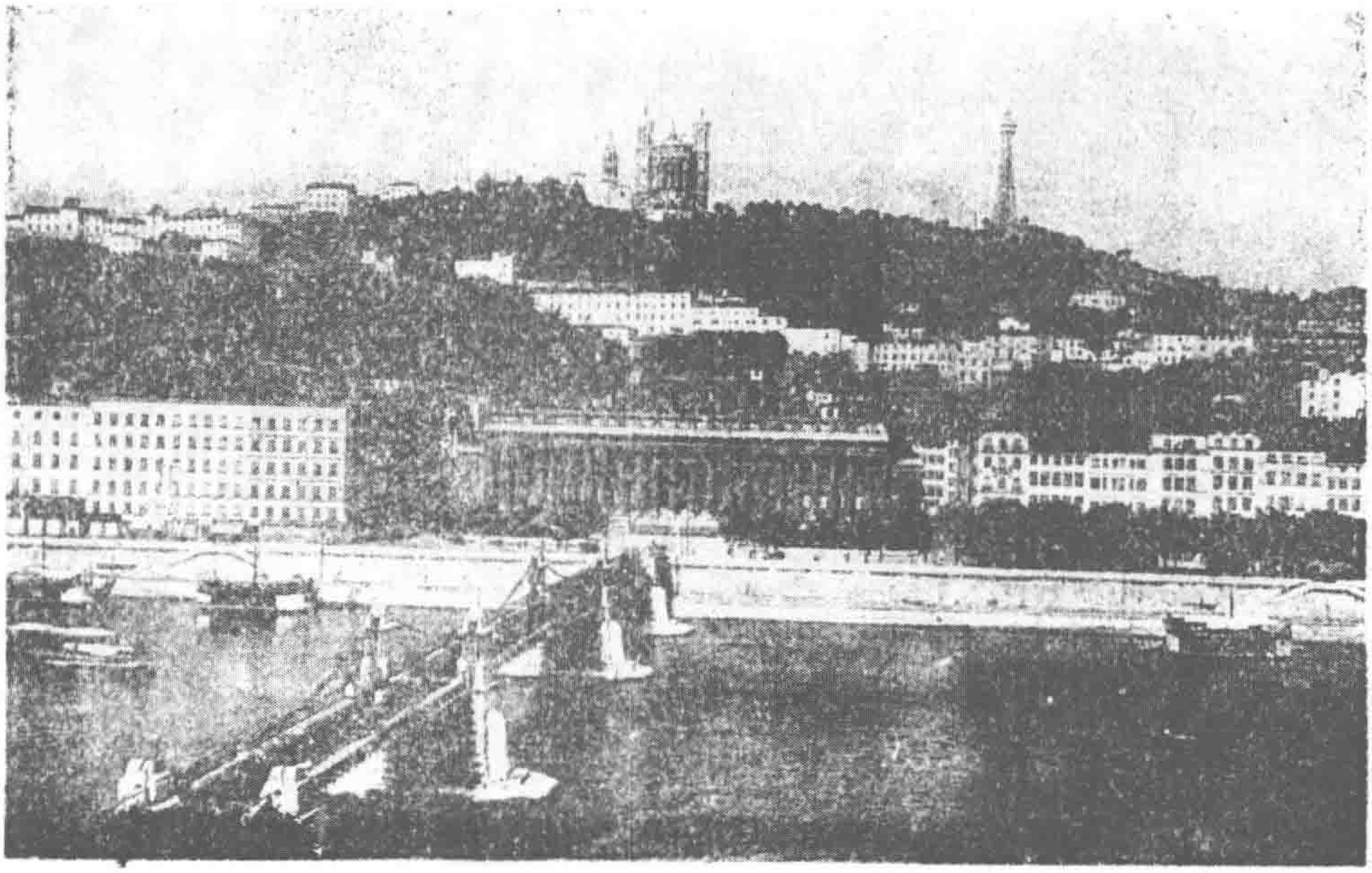
你只怕沒有題目。只怕沒有寬曠的基地。每有題目。每有基地。你就不稍猶豫的建築你的新藝術。人們常相互的以不要享樂自勉。你呢。用不着這種勉勵。每餐只嚼着塗黃油的硬麪包。整天的工作。以大早一直到深夜一二點鐘。在你覺得這才是享樂。有人來攻擊你了。你就報以學術的刀。有人來誘惑你了。你就報以學術的一堵牆壁。

戰着。既漂。等到太辛苦時。可到外國去休息。你是永遠勝利的。因為你決不被中國社會所吞沒。我敢這樣的預說。這一定不只是瞎捧。

有人不信。請看你一年來的成績。請看滿佈西湖上的你的建立。

我將別你赴歐了。你的前程給我十分的安慰。旅行雜誌正為你編好一本建築專號。特請以這盛感附在卷末。

福熙寫於金華旅中江上。



里昂淞江及生底愛迴山

西歐漫遊錄（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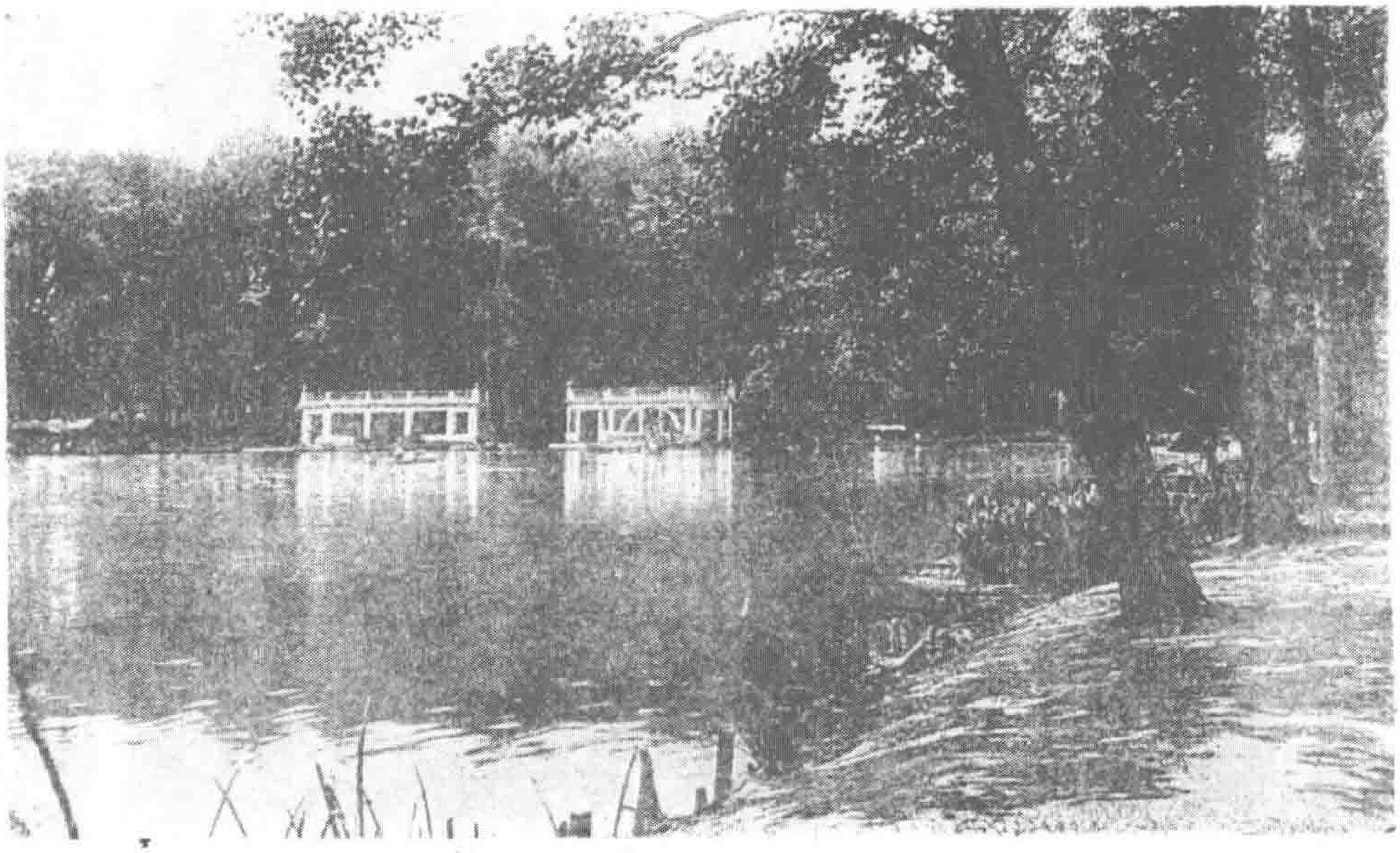
褚民誼

由馬賽至巴黎。其間約五分之二之途程。有地名里昂者。爲法國之第二都市。居民約五十餘萬。距巴黎僅有五百十二法里。此城與中國發生之關係爲最早最深。在昔爲中法商業貿易之場。今茲乃中法文化集中之區。昔日吾國輸出大宗之絲。多以此間爲銷場。而此間各廠家亦樂購華絲。嗣因絲不均勻。質地欠佳。法商嘖有煩言。日人乃運用敏捷之手腕。施行排擠之技倆。以彼邦之出品。爭來求售。於是華絲一落千丈。今里昂市上。雖仍有華絲陳列。視昔則已大減矣。此國人不知努力於商戰。致既有之地位。已獲之權利。得而復失。殊可慨也。至言中法文化之溝通。則自設有里昂中法大學始。里昂中法大學者。吳稚暉先生所首倡。李石曾蔡孑民先生所擘畫。張靜江汪精衛先生所贊助。而余經營組織以促其成者也。當時吳稚暉先生之意。以爲國內大學。辦理每不見佳。其原因蓋由於環境之不良。有以致之。蓋辦理大學。如僅求其本身之設備完全。而環境都無良好之設備。如博物院、動植物院、音樂院等。以爲文化上輔佐之機關。而供學理上研究參考之資。則殊難期其成績之良好。倘於國內設一大學。同時更設各種輔佐之機關。則爲財力所不許。以故不便在海外設立。藉外人固有之經營良好之設備。以發展吾國之文化。則費省事簡而收效較宏。民國八年。



里昂市政府前之羣鴿

吳先生遂本此意。而有海外大學之提議。余與汪精衞同志深韙其議。李石曾先生尤爲之首肯。於是遂有中法大學之組織。吳先生之提議。爲海外大學。吾人乃設立中法大學。其故何在。則因法國主張革命。崇尚自由。與吾國民族性質有天然相近之點。且法國思想學術及民族精神之發達。有足爲吾人取法者。而中國舊有文化與法國文化相同之點獨多。若從而溝通之。必能發生異彩。故中法大學之設立。不僅在吸收西人之文化。且負有傳播吾國舊有文化之責任。不僅在留學史上闢一紀元。實爲未來之文化史上演一奇觀也。顧何以此大學不設於巴黎。而設於里昂哉。則以巴黎爲世界最繁盛之都市。習染奢侈。生活昂貴。非貧苦力學之士所宜。且偏覓校址。都無相當處所。以是甚難進行。適值里昂大學校長儒明君。新自遠東調查教育歸來。由穆岱君介紹。與各人晤叙之餘。就其觀察所得。發爲批評。謂日本教育係採用德國式。已具有穩固之基礎。獨惜中國以數千年文物之邦。開化最早。乃迄今教育猶存杌隉之態。毫無穩定之基礎。言下深致其惋惜之意。並謂渠願出全力以求中法文化共同發展與提攜並進。吾人乃謝其厚意。並告以擬組織中法大學事。渠欣然贊同。於是里昂設置中法大學之議遂定矣。顧校址尚無着。嗣由里昂大學醫科學長雷賓君提議。里昂之生底愛迺山上。有一廢炮台。想棄置無用。可作校址。惟此炮台。屬於陸軍部管轄。須由陸軍部撥歸教育部。然後由教育部劃與里昂大學。作爲中法大學校址。其間周折極多。公文輾



里昂金頭公園

轉。交涉往返。所費之時間尤長。而石曾先生以計劃遂定。經費尚無從出。非回國籌款不可。故斯時石曾先生乃摒擋回國一行。其瀕行語余曰。茲事體大。吾當東歸。與諸同志奔走於內。所恃以周旋法國謀實地之建設者。惟先生耳。余慨然諾曰。吾人之志決矣。吾人當更為一度之犧牲。以助其成。不知有他。石曾先生遂行。余以交涉校址。建築校舍。非短時期內所能竣事。當時余猶在波鐸之醫科大學肄業。以辦學與求學分處兩地。勢難兼顧。於是特轉學於里昂。因此得於宋梧生、經利彬、宋杏邨、諸君同學焉。

猶憶余初次往里昂。視察校址時。乃與張溥泉同志偕行。既至里昂。登生底愛迺山。上山之途徑凡三。一為步行之大道。一為汽車繞行之道。一則鐵線車道。既登其巔。近瞻遠眺。不惟里昂全景一覽無餘。即瑞士山水。亦依稀可覩。不獨天氣晴朗之日。山景足資流連。入夜里昂市上。燈火萬千。據高視之。尤為美觀。且此山中頗多羅馬人之古蹟。有一種穹形聯接而成之導水建築物。髣髴吾國之洞橋。（迄今里昂中法大學內。此種建築物尚有五座。）此為羅馬人之遺蹟。距今已有二千餘年。羅馬人具有偉大之氣概。尚武之精神。極注重浴沐。而每次沐浴。必聚集數百人或千餘人於一處。無形中表示其體格之美。以身材魁梧壯健為榮。且每次沐浴不用附近淞江虹江之水。而用比拉山之水。蓋因普通之水。加以蒸發後。而水中所含之泥沙與炭氣分離。炭氣上升。而泥沙沈澱浮於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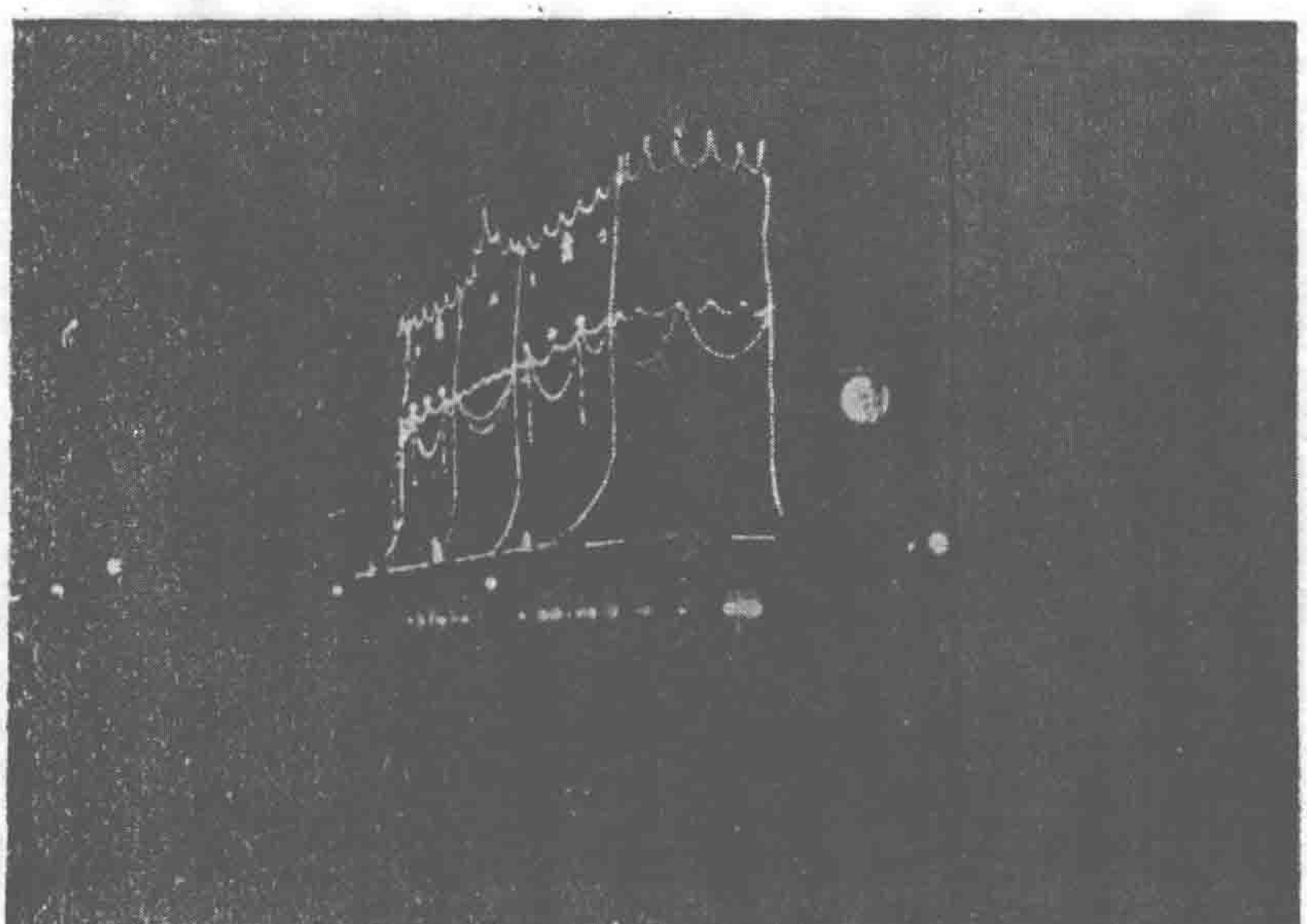
故其水混濁而不清。比拉山之水則異。是雖經沸煮。其水始終不變。顧比拉山距里昂有百餘里之遙。羅馬人乃不惜鉅大之耗費建築此種穹形之導水管於百里之外。導水至里昂沐浴。此在國人聞之。得毋謂爲異事乎。惟所謂炮台者。僅有陳舊之屋五幢。猶有兵士駐守於內。而屋內已多坍圮。僅牆壁尚稱完好。以其爲炮台。故窗牖均極微小。即一切形式亦不類於學校。非大事修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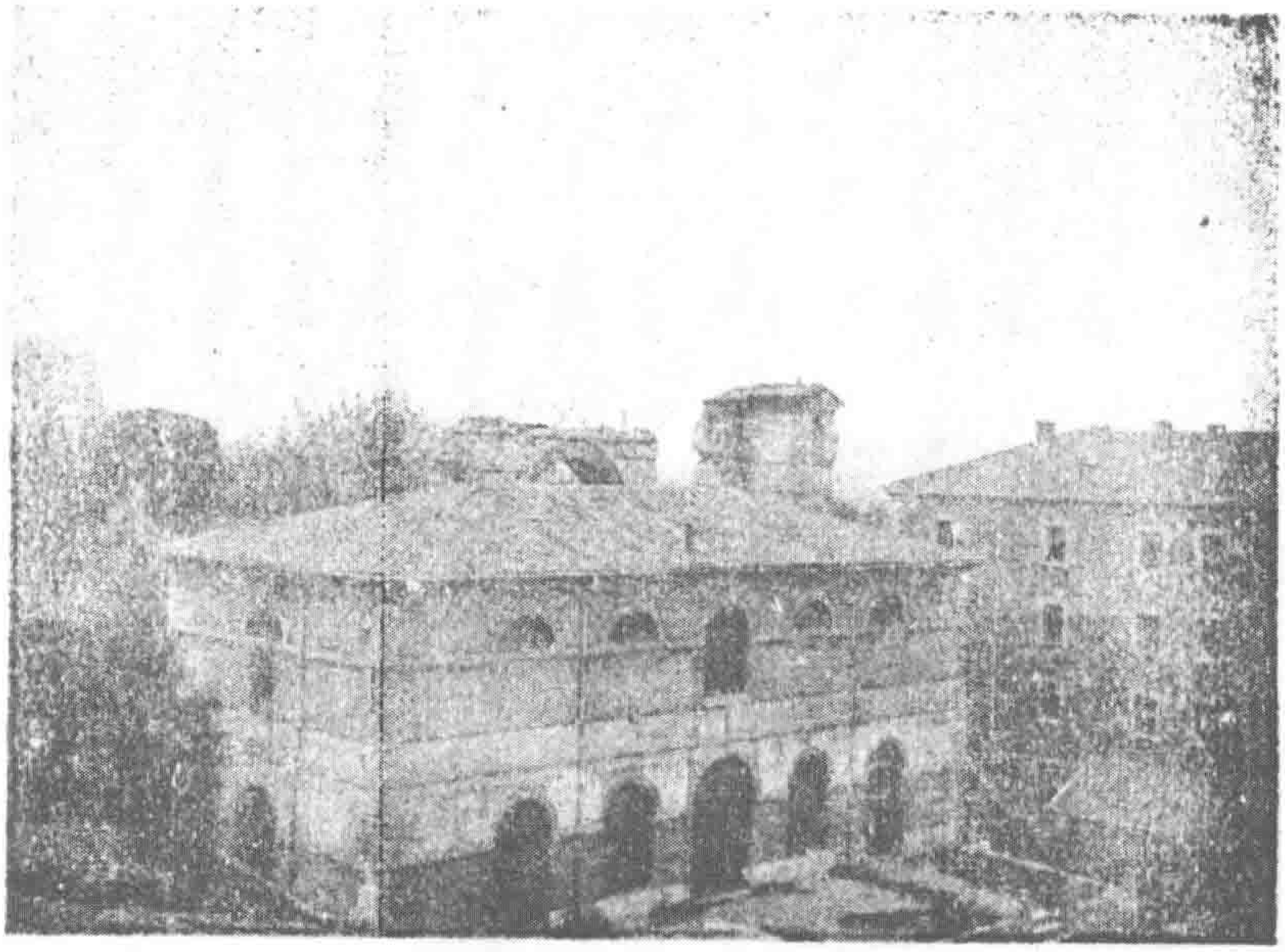
金頭公園中之中國橋

不可。惟經費需十餘萬金。顧舍此別無其他適宜之地址。則亦不得不勉力爲之。余於是乃鳩工庀材。大興土木。接洽法人。改造校舍。組織校董。簽訂校章。既而校舍落成矣。學生來矣。中國首創之海外大學。自此開幕矣。中法人士。羣目余爲校長。（余時爲副校長。）實則非關於余之努力。乃吳稚暉、李石曾、蔡子民、汪精衛諸先生之功。而法國敎育部長奧諾亞於交涉校址時予吾人之

里昂市之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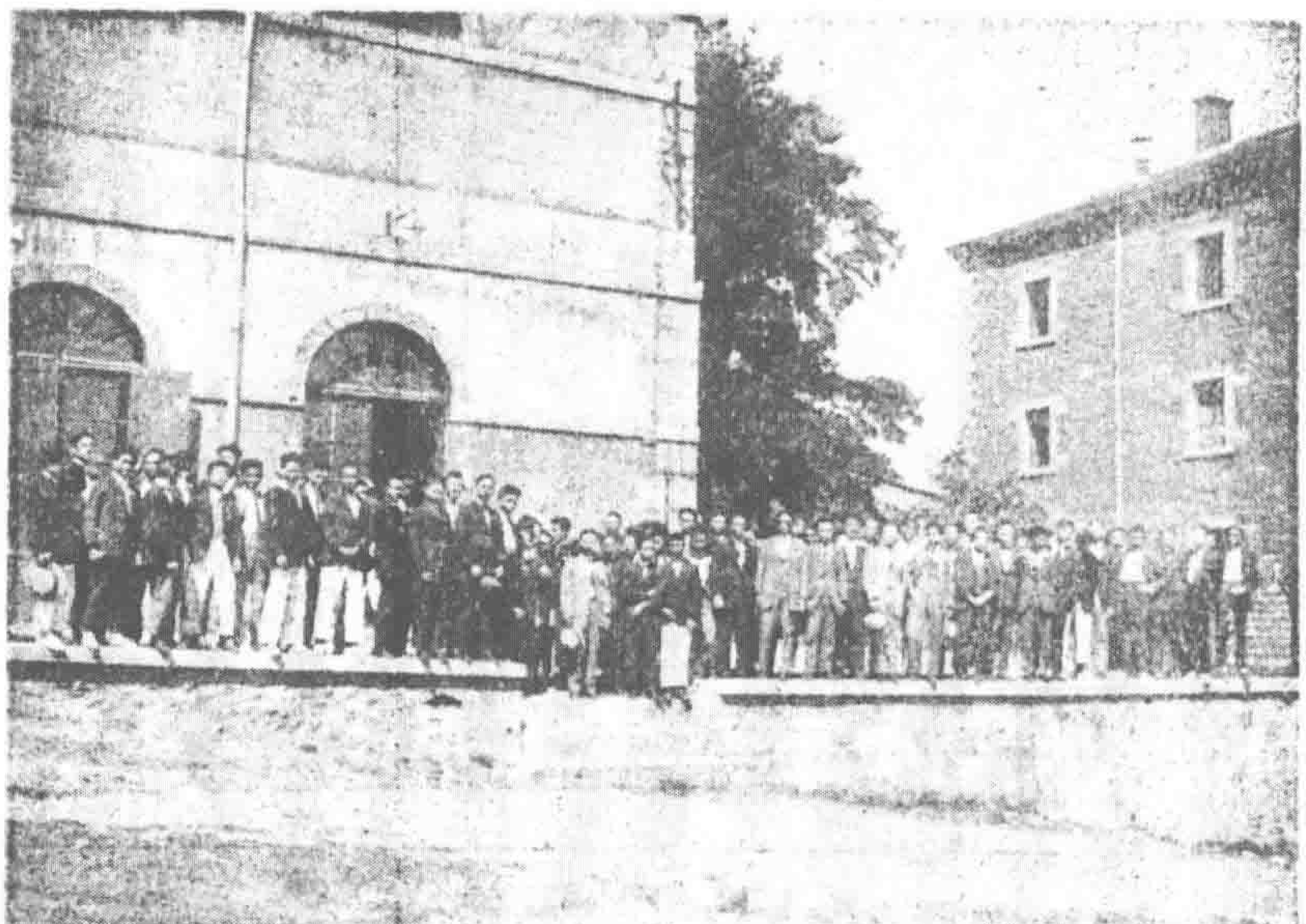
助力尤多。余特贊襄其成而已。猶憶校舍落成於民國十年之八月。吳先生於九月底攜學生百餘人來法。於十月十日開學。迄今回思。



里昂中法大學禮堂寄宿舍及羅馬導水亭廬之遺跡

當時盛況。猶在目前。乃轉瞬已八易寒暑。今則學生視昔較減。在本校肄業者僅有六七十人。由本校派往其他學校肄業者。約三四十人。（此因學生須修專科。而中法大學無此專科。故派往其他學校肄業。）學額雖不見多。然畢業後之服務於黨國者。類多一時俊秀。其所學頗有以自見。而能盡瘁於社會。其聲聞較著者。如中央政治會議秘書狄君武。國際聯盟會華秘書長吳凱聲。暨南大學副校長翟俊千。廣州特別市衛生局長何熾昌。廣州特別市董事漢持醫院院長伍伯良。北平西山療養院院長何其昌。富揚縣縣長李光宇。以及大學教授黎國昌。黎國材等。皆爲本校之高材生。而崢嶸露其頭角。卓然有以自立者。其他或擅

里昂中法大學開學時來賓教職員及學生全體攝影



長一技。或精研一科。成爲專門人材者。猶不可僂指數。女生中則有王靜遠女士擅長美術雕刻。唐學詠女士擅長音樂歌舞。舉凡政治、外交、衛生、美術、文學、音樂、莫不各有其傑出之人才。然則此校之成績。爲美爲惡。見智見仁。余可不加一詞。讀吾書者自評騭之可矣。該校校長最初爲吳稚暉先生。余副之。現爲李石曾先生。由法人法佛代理之。今法佛已要求辭職。代理校長之繼任人選。尚懸而未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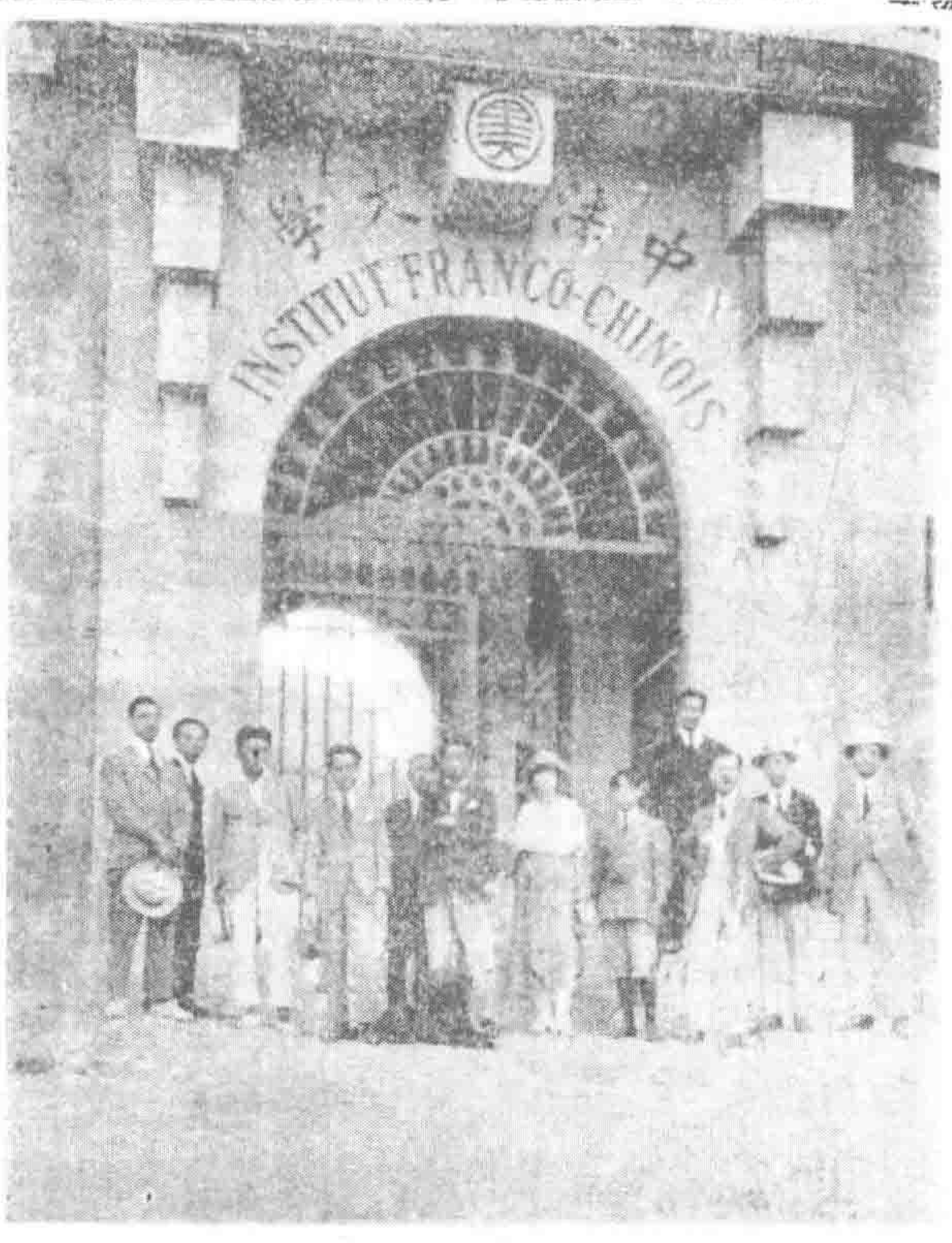
余羈旅里昂達兩年之久。於其地之風尚。其人之性情。皆已了了。其地氣候與吾國不同。一至秋冬之季。輒降大霧。而霧烟迷漫。百步之外。便爲所籠罩。故不宜於行。余初至頗苦之。居之既久。則亦安之。吾與法人接觸。覺法國一般人士之性情。類多愉快而爽直。乃里昂人則異是。類多鄙吝者流。余間嘗加以推究。覺此與商務當有關係。蓋商人重利。其鄙吝固宜。亦猶我國之商人。謂之市井中人也。里昂有大江二。一名淞江。一名虹江。虹江大於淞江。里昂人乃以之代表男女間之兩性。謂虹江爲男性。淞江爲女性。並於其商會之大門前。塑石刻之雕像二。一男一女。作游泳狀。以表示一爲虹江之神。一爲淞江之神。此則法人抽象之觀念。而含有美術的意味者。



羅馬遺跡前致齊李石曾劉厚褚民誼

在淞江虹江之上。有橋二十餘座。其形式各殊。有吊橋。有平橋。有爲石製者。有爲鐵製者。而建築之堅固。結構之華麗。則一。令人行經其上。美術之觀念。不期而生。爲之流連光景。徘徊不已。聞每橋建築之費。約需百餘萬至二百餘萬元之鉅。而最近落成一座最新式之橋。名威爾遜。尤爲各橋之冠。此橋命名之意義。以歐戰告

終。和會開成。威氏幹旋之力獨多。故用以紀念之耳。里昂市長名愛友者。其人學術淵博。識見宏遠。曾任內閣總理教育總長等職。數長里昂市政。對於中法大學頗加贊助。經營里昂市政。成績尤佳。每年必舉行工商展覽會一次。以資觀摩。而圖改進。並於金頭公園道旁。特闢一地。作為固定之賽會場所。名曰賽會宮。此宮長約一法里有餘。寬廣半之。在歐洲固定之賽會場所。以此範圍為最廣。而新近計劃。更擬建築一宏廠之醫院。院址勘定於白十字區。此院落成後。在歐洲亦可為最大最新之醫院。院中病房、試驗室、手術間、治療所等。規模設備。皆極宏闊。以地面不能容如許建築。故設於地底隧道中。而該院計劃。對於預防癆瘵。尤研究不遺餘力。且擬施行一種強迫治療。設置各種癆病治療所。派人至各家居戶。輪番檢驗居民。一經檢出患有癆病之人。重者送往院中診治。輕者許其居於家中。則由醫士前來治療。且不惜巨量之費用。凡病人生活之所需。一切飲食衣服。概由院中供給。此其用意。蓋欲滅絕癆菌。毋使為人類患也。



里昂中法大學之大門

里昂之工業。有化學廠、照相材料廠、製藥廠等。且有發明家二人。名流米愛兄弟。兄研究生物學。弟則研究物理學。皆有聲於時。而能獨出心裁。創造發明者。如彩色照相留聲機之發音盤。活動影戲等皆是。最近更發明一種立體照相。其法以數塊之毛玻璃累積而成層。每層之中。皆有相當之距離。如是配置後。當於照相機中攝影時。則能將吾人面部之一部份。影印於各個毛玻璃之上。故就十數塊之毛玻璃觀之。所攝之影。生動有致。與真者無殊。普通照相。屬於平面。此則為立體。故功效較宏。不可謂非攝影界之進步也。惜吾國今日。此種立體攝影術。尚未之見。余於里昂。則已數度試驗之。覺趣味盎然。里昂更有一種木人戲。亦值一觀。據彼邦人士言。其法實傳至中國。先是有法國商人二。來吾華游覽。見中國之木人戲頗以為奇。歸國後。加以倣造。而為之改良。就里昂市上表演一時。彼邦人

士。好奇心勝。觀者頗衆。獲利無算。於是乃設立戲園。公然表演。今里昂市上之木偶戲園。卽此二商人所作俑也。此種木偶遊戲。不獨小兒往觀。卽成年人亦樂之不疲。而每逢佳節。家庭中亦多有表演之以恣意娛樂者。今且設有石象。巍然立於通衢。以紀念此創始之人。於此一端。可見歐人重視發明家及提倡家之一斑。

里昂人之性情雖鄙吝。顧喜爲酒食之徵逐。而嗜尙美味。惜其烹調之法。並不見長。以視吾國。相差遠甚。其地最著名之菜餚爲臘腸魚圓。魚圓之形式與吾國不同。名爲魚圓。實則不圓。却成爲織布之梭形。其意蓋以之代表其地之工藝也。此外尙有一著名之食肆。主婦名費樂夫人。年事已老。顧長於烹調。善於焞雞。其製法乃特出心裁。與吾國焞法不同。吾國焞雞。置雞於湯中。湯味雖鮮。肉味則不美。費樂夫人則置雞於豕之尿泡中。雖煮之爛熟。味能不走入湯中。故鮮美可口。余曾數往嘗試之。惜此肆除此而外。別無可食。余初次往食在民國九年。每客價値十五法郎。每人獲全雞四分之一。此次往食。則老婦已故。現由其子女繼承其業矣。

完全國貨
良丹
防時疫
助消化
宜隨時常服

急性腦膜炎——傳染極快
傳染此症，能在數小時畢命

市上腦膜炎傳佈極快。兩星期前。起於浦東。不多時已流傳松江。嘉興。無錫等縣。大有談虎色變之概。在路中行走。更易傳染。惟男子奔走衣食。豈能深居簡出。萬安之策。只要口中常含良丹一二粒。「防時疫」。非但一切傳染病不加於身。且有「助消化」。「免船暈」。「醒酒醉」。「避山瘴」等種種功效。蓋(良丹)全用麝香等名貴上品之原料所製。合於華人體質。所以藥力無比。能戰勝舶來品。在此急性腦膜炎流行時代。宜常帶常服。不可忽略。

價目 最小包每包洋五分(中包)每包洋二角五分(大包)每包洋六角附送銅盒
(小包)每包洋一角

上海四馬路五洲大藥房發行 (第一支店天后宮橋)(第二支店北四川路)及各省分行各埠各大藥房均有分售

清宮遊記（續第二號）

吳少成

三日。同人如昨。下午一時買券入門。右折至西花園。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六夜。宮內敬勝齋失愼。延燒東西南三面。歷代古物之存于此者。均付焚如。起火原因。言人人殊。宮內尚秘。莫可究詰。火後溥儀就其原址。平為球場。場東蓋玻璃屋一。內有鞋二帽一。碩大無朋。不識何所用也。


惠風亭一角

據宮史所載。惠風亭北。為靜怡軒。軒後為慧曜樓。樓西為吉雲樓。再西為敬勝齋。齋額曰德日新。即後起火處也。齋西為碧琳館。館南為妙蓮華室及凝暉堂。其南室額曰三友軒。堂前為延春閣。閣北與敬勝齋相對。閣前則為石山石洞。今除山洞外。建築物無一存焉。南為中正殿原址。明為玄極寶殿。隆慶時更名隆德。奉之洞神。萬歷丙辰災。天啓丁卯重修。崇禎癸酉改為中正殿。殿南為香雲亭。今俱毀矣。由此過惠風亭而至建福宮。宮凡三楹。乾隆五年改建屋瓦用藍色。異他宮。為守制時所居。乾隆曾製建福宮詩賦。中有寶座。乾隆書匾曰。不為物先。嘉慶聯曰。

受益本于謙。功崇業廣。
立誠貴以務。言物行恆。

東間祀孝貞顯皇后神位。孝貞。咸豐后。同治初。偕孝欽垂簾聽政。世稱東太后者是也。西間雜置佛龕甚多。由此前進至撫辰殿。殿三楹。額曰欽福宜民。聯曰。

生機對物觀其妙。
義府因心獲所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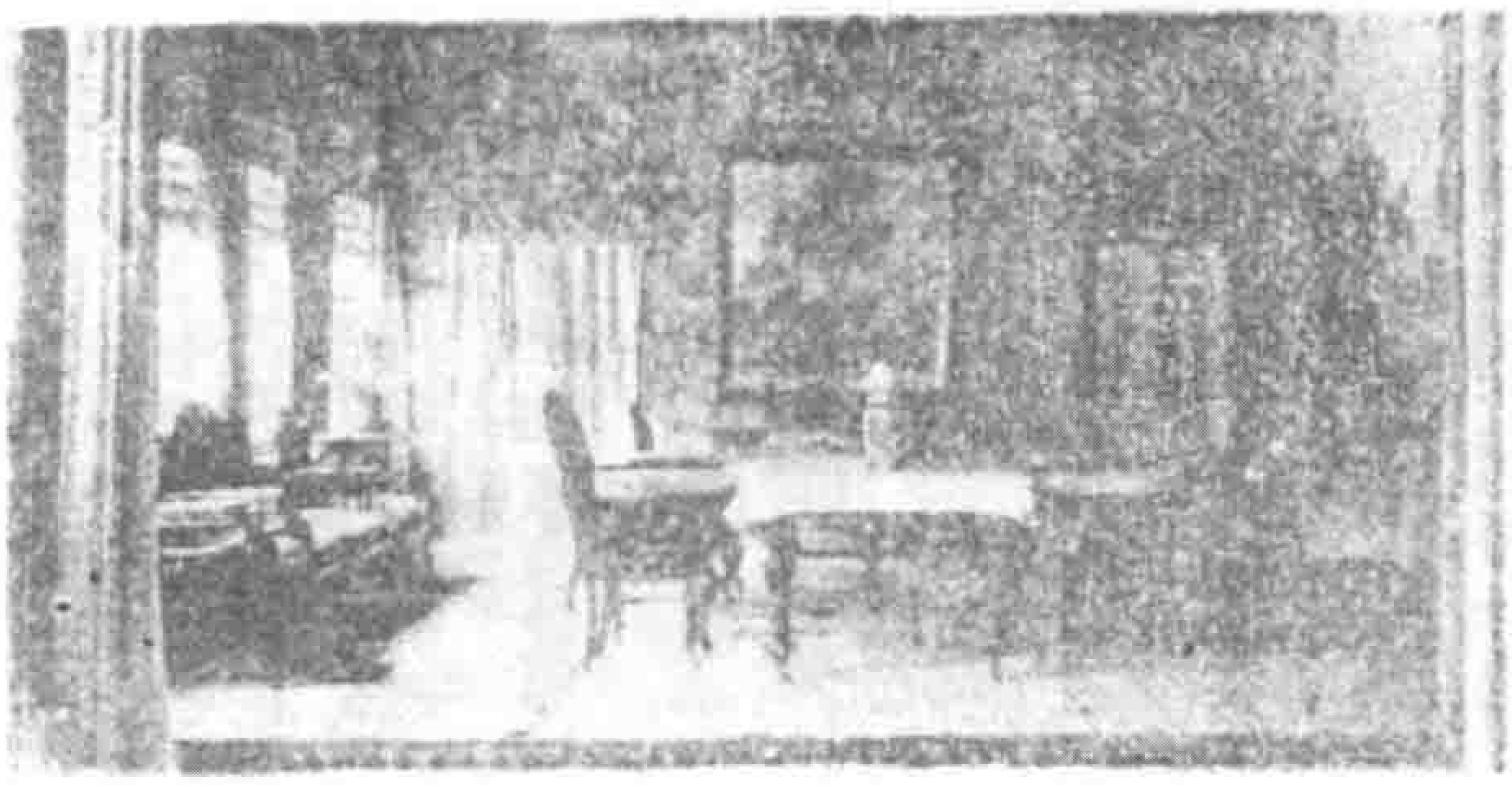
太極殿內景


殿前有銅爐。係明嘉清二十一年製。殿內祀普天衆仙。暨春夏秋冬四官神位。過建福門南行。西北折。過昭福門。至寶華殿。殿內供歡喜佛多尊。此地明時供奉道教。為研究導引吐納之所。至清改奉佛教。遂以此為研究祕密歡喜之所焉。出昭福門。至梵宗樓。內供佛像。存有法器供物等件。樓上下有乾隆書聯。南去為雨花閣。明時屬隆德殿。南為凝華門。後改春華門。閣凡三層。上層供歡喜佛五尊。中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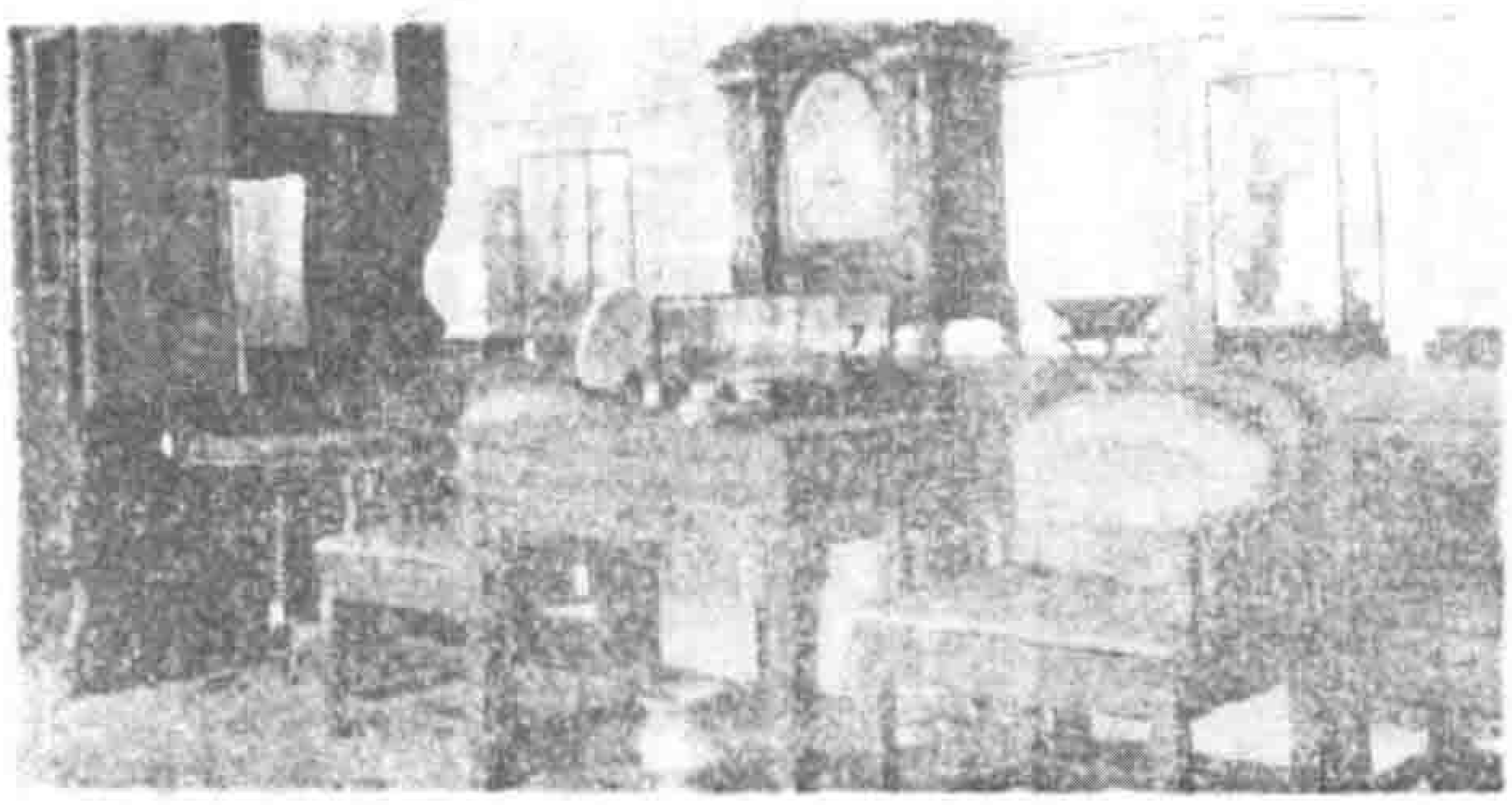
承禧殿溥儀妾讀書處殿角遠望有一樓高聳即雨花閣

供康熙大成功德佛神位。下層供西天番佛。有髑骨燈。人骨笛等物。均喇嘛敬神法物。前年敬勝齋火。延燒中正殿。殘餘之各種梵經夾板。均移置閣下。東西配樓。亦存佛像藏經等。此閣結構。允推首屈一指。畫棟雕梁。備極偉麗。此去東北入廣德門而至延慶殿。殿凡三楹。已荒廢不可入目。前為延慶門。東折至太極殿。即啓祥宮。殿五楹在啓祥門內。原為未央宮。嘉靖十四年五月更名啓祥宮。明興獻帝誕生之所。舊有石坊二。北曰躰本肇初。南曰元德永衍。今已不存。清乾隆時西壁懸姜后脫簪圖。及張照書贊亦改舊。溥儀在宮時。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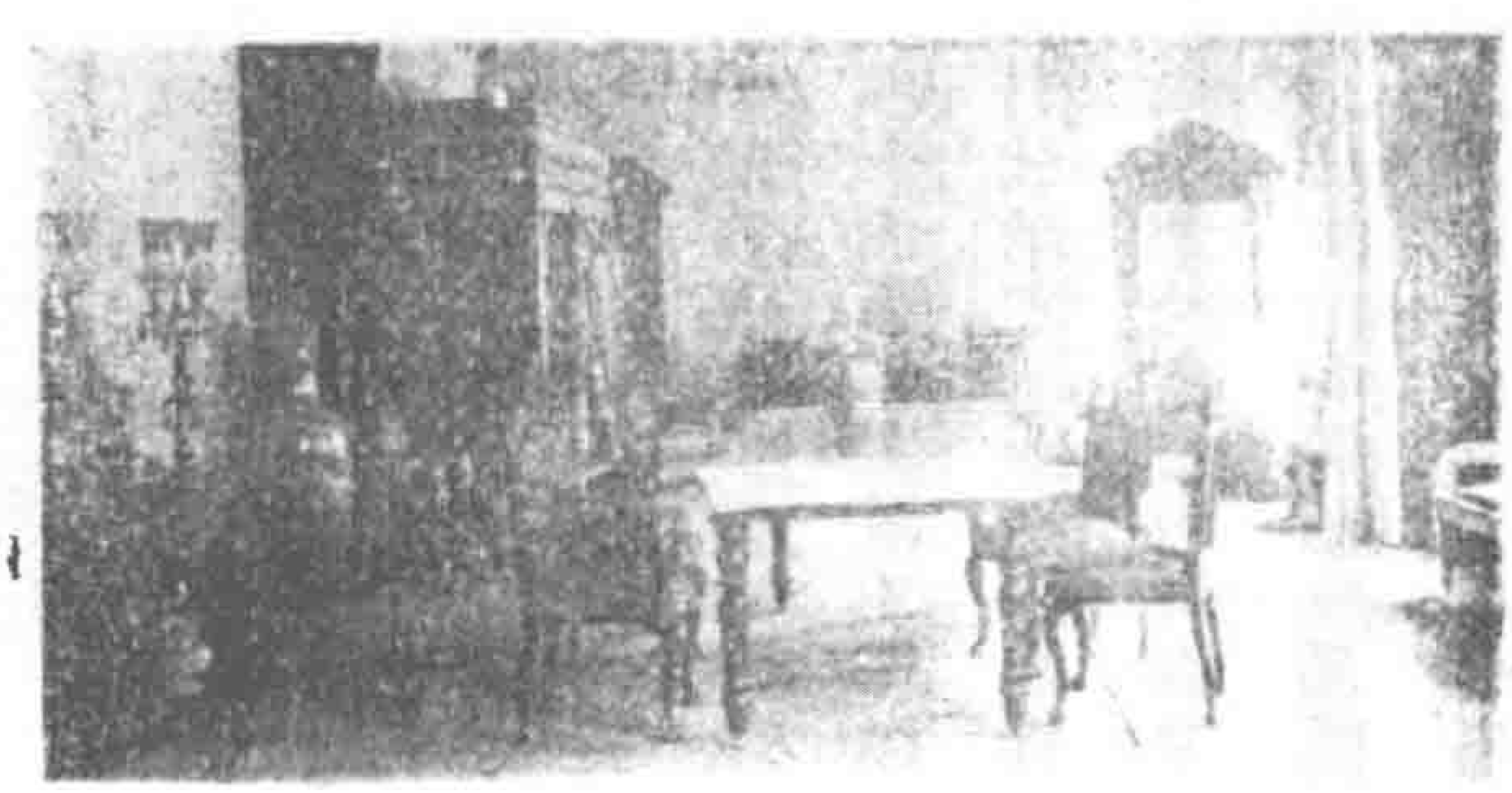


麗景軒西部景

同治瑜太妃所居。中有寶座。前後廊有慈禧書聯匾額。殿內陳設悉仍原式。殿北為體元殿。係長春門舊址。長春啓祥二宮既合併。以其原址建此殿。瑜太妃出宮時。殿中物品多搬動。過承禧殿。額曰綏萬邦。殿中陳設悉西式。南間有書案。風琴。至聖先師牌位。壁上懸中國最新地圖。溥儀妾讀書處也。過此北去為長春宮。明嘉靖十四年五月更名為永甯宮。萬曆四十三年六月。復改為長春。天啓妃李氏居之。溥儀妾亦嘗居此。四面走廊繪紅樓夢圖。栩栩欲活。不知又係何人手筆。宮凡五楹。中有寶座。西一間為臥室。西二間為書房。案



體元殿內陳設



麗景軒東間鋼牀上所懸即織金幌

上陳設小說等書。復有親筆小楷。東一間為浴室。東二間有二櫥。溥儀出宮後。宮監曾來儲秀長春二宮取物。遺餘物品雜置各處。收回後仍其舊觀。未之整理也。于其東壁上見有王石谷山水一幅。另油像一幀。係美女教師之像。照片一張。為溥儀妻妾與英文教師夫婦合攝。


長春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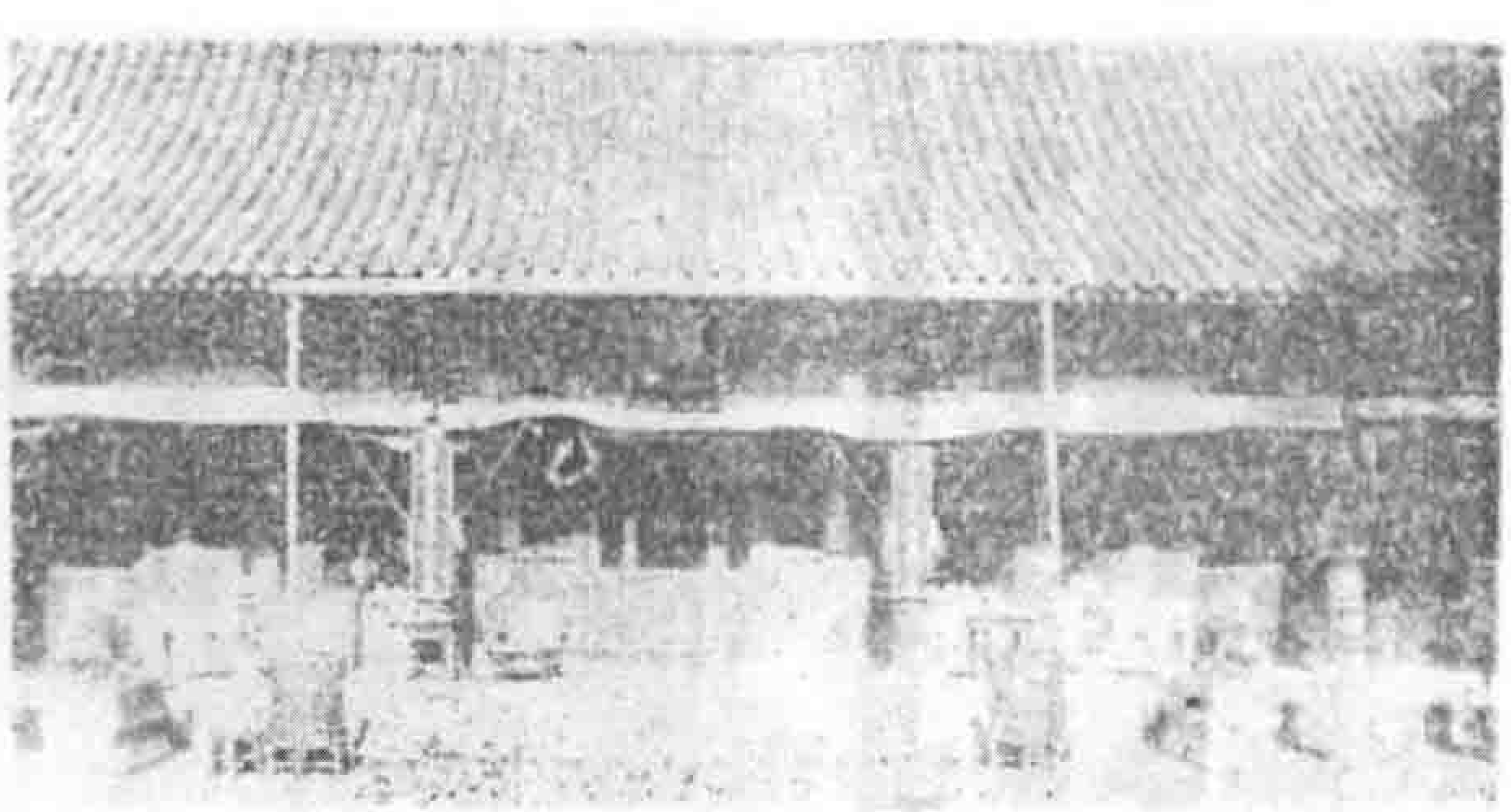
宮後為怡性書史。凡五楹。中置后妃冊寶。東西間雜置用品衣服等結婚禮器亦多。其東為益壽齋。西為樂志軒。宮女等所居也。天井有銅鶴兩隻。金缸四只。南為綏壽殿。額曰膺天慶。現雜置帳墊。及各種用品。東過敷華門及西二長街。蓋由螽斯門北至百子門。


體和殿溥儀夫人書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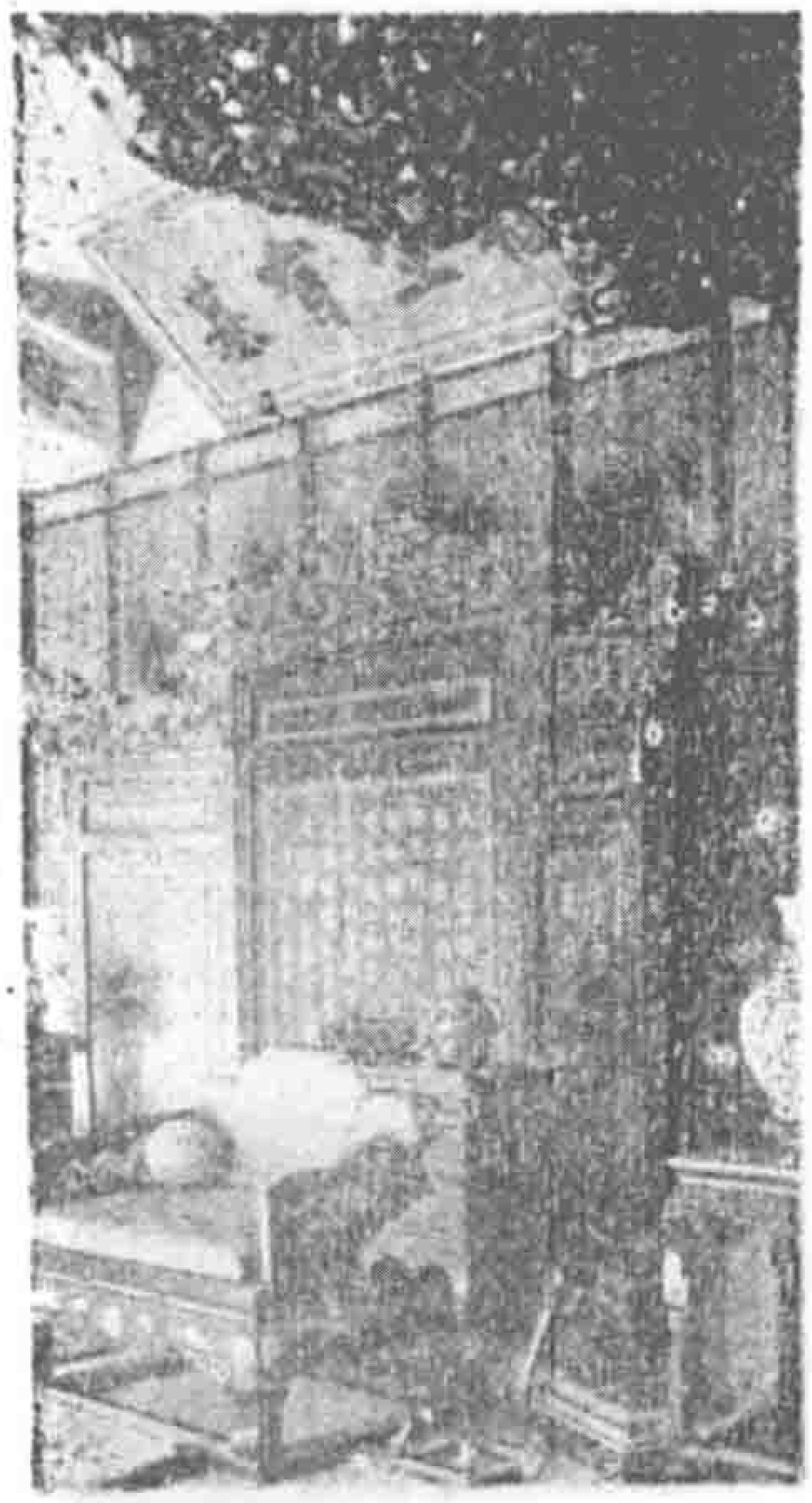
為西二長街。明宮史所謂西二永巷也。入崇禧門。翊坤門。而至翊坤宮。原為萬安宮。嘉靖十四年五月更為翊坤宮。為西宮妃嬪所居。清因之。慈禧為貴妃時。亦居于此。相傳同治生于宮之西間。額曰履祿綏厚。廊間有楸韆二。磚刻梁燿熰、陸潤庠、書萬壽無疆賦。


體和殿內之八音琴

中三間有盆景陳設多件。皆以寶石裝成。東西二間。供慈禧隆裕像。宮內匾聯均慈禧所書。宮之東為延洪殿。亦為慶雲齋。西為元和殿。亦名道德堂。由此東北至體和殿。凡五楹。舊為儲秀門址。翊坤儲秀二宮合併後。改建此殿。東為大成右門。西為長泰門。中三間棠窗為坑。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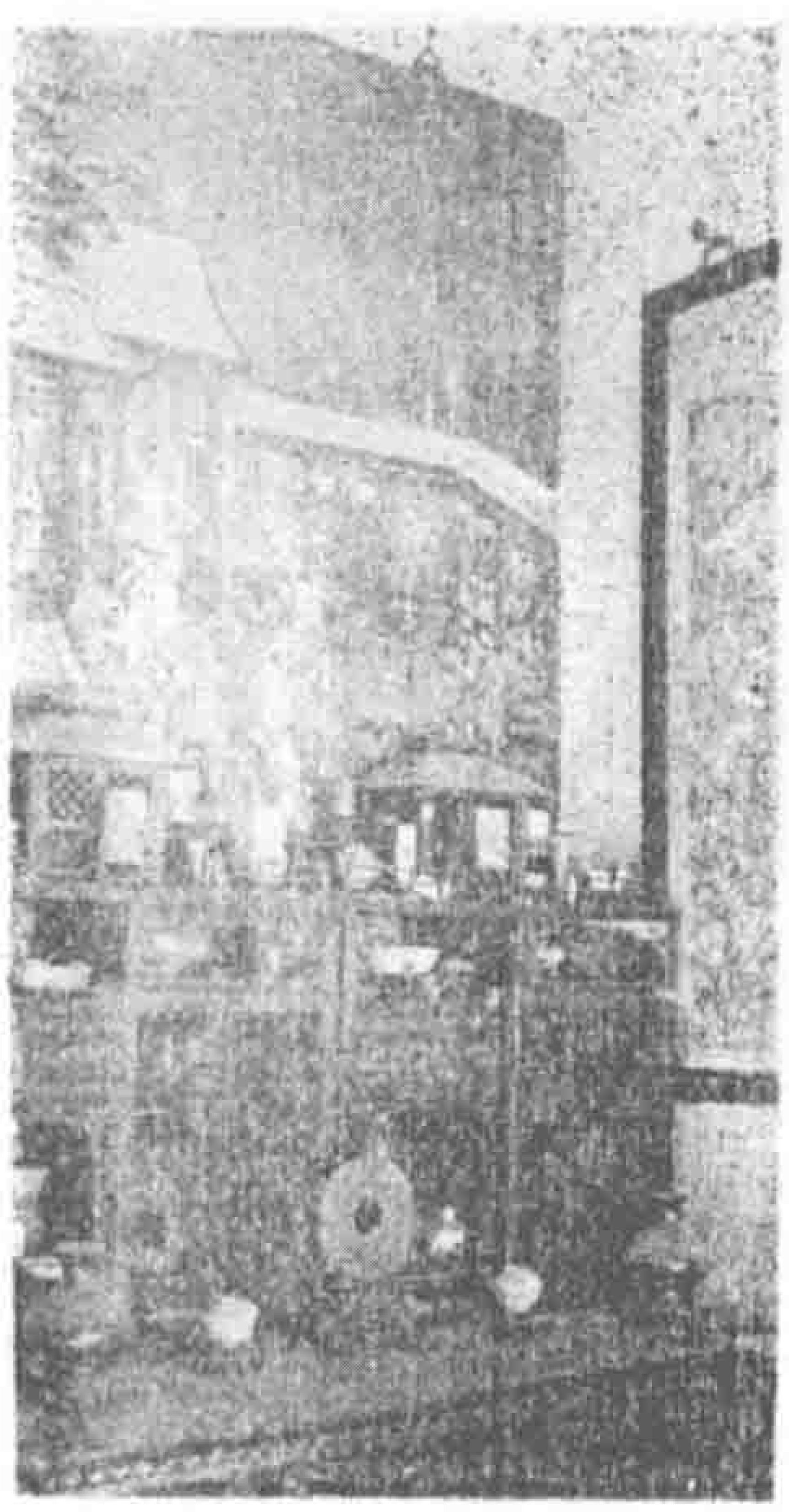

儲秀宮


儲秀宮寶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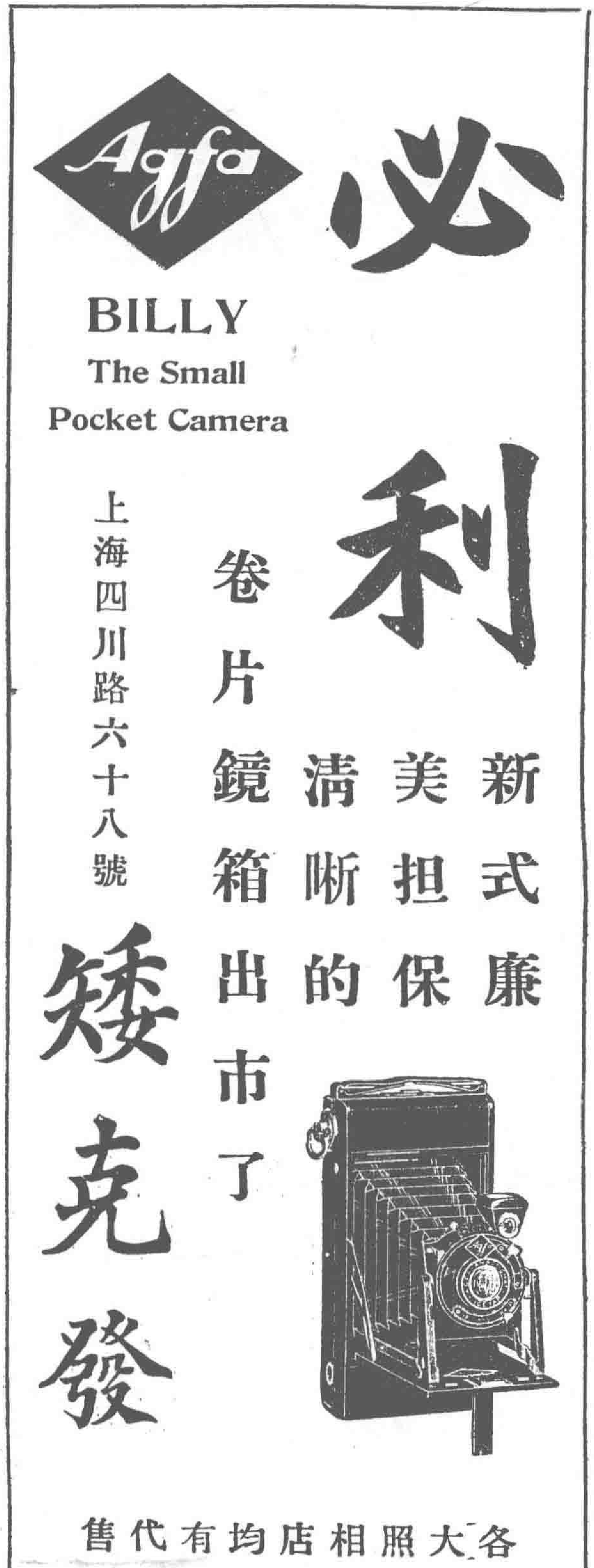

重華宮內部

磁玉陳設。又八音琴一架。該琴不用人力。全以機器。其形如樹。高約七八尺。寬約五六尺。厚約二尺餘。上裝十餘喇叭。一如軍樂隊之喇叭。倘搖足發條。則樂聲大作。此器貢自法國。外間則未之見也。西間為溥儀妻書室。書案上有美人風雅大觀小說等新書。東室設銅床。殿東側為平康室。西側為益壽齋。南北間皆有床帳。北為儲秀宮。溥儀未出宮時。其妻居此。中有寶座。東為臥室。西為浴室。現一切布置均照原式。廊間有籐椅等物。納涼處也。據云在儲秀長春二宮。發見許多情書及白話詩。惜無人可以整理而彩印之。如能印就。亦宣統宮詞中一佳史料也。宮北為麗景軒。為溥儀夫婦之西式食堂。中三間。有長桌二。器具皆西式。東間有銅床。織金為帳。光可鑑人。正視之。帳上一無所有。側視之。則花紋畢現。備極華麗。西間壁上。釘有北海瓊島風景。軒東為猗蘭館。西為風光室。廊之側。尚有黃轎御輦。西去為長泰門。而百子門。右折越戲台至漱芳齋。凡五楹。有穿堂以通後殿。作工字形。乾隆匾曰。正誼明道。昔日皇太后及宮中諸妃。皆于此觀劇。兩壁尚有名人字畫。東室匾曰隨安室。齋內陳設各種磁、玉、古銅等器皿。榮惠貴妃之室在焉。榮惠貴妃者。同治瑨妃也。西去至葆中殿。殿為重華宮東廡。凡三楹。內有匾曰。古香齋。北為重華宮。宮在明為乾西五所。清乾隆為皇子時居此。後升為


漱芳齋戲台


重華宮文玩

宮。每年新正。在此傳宴太后。及賜宴廷臣。聯句倡和以爲常例。宴于闈回長漢唱吧爾。宴平定台灣成功將佐。亦在此。溥儀居宮時。瑨太妃住此。今床帳及各種陳設。一仍其舊。東室有乾隆匾曰。芝蘭室。及雍正詩聯等。南爲崇敬殿。凡五楹。在重華門內。匾曰樂善堂。集卽指此殿。前有乾隆書平定台灣重華宮茶宴廷臣翰林詩刻。中爲寶座。後有玉飾屏風。旁有紅雕漆盒。內存乾隆詩文稿。窗前有古編鐘。及渾天儀。東西暖閣供佛。西暖閣有藏經。出重華門。繞重華宮廚房外牆而出。



巴黎花絮

崔其煒

時

巴黎之晨光

維六月之某晨。赤曦遍照巴黎市之舍巔。風肅葉靜。街中除睡眼朦朧口含紙煙之警察外。行人絕跡。斯際之巴黎市。似屬清淨之城市矣。城之四周。潛隱着許多爲愛情及生存而奮鬥之生命。如螻蟻之隱藏於巨大蟻巢焉。斯際新聞記者之腦海中。迴繞着許多思想。由思想聯合字句。消息務求其速。至人類高超之思想。則常隱而不現。關於巴黎——眞正之巴黎——之許多書籍。有待明瞭巴黎情形及愛好巴黎之文人而著之矣。

警察用煙之餘燼。燃吸其他之紙煙。時余工畢回寓。警察或亦類余倦極欲眠。吾人終夜守望。彼爲惡人。而余則爲消息。路上淸道車與垃圾錫桶橫塞馬路。在垃圾堆中討生活之男婦。如豕之掘麻菇。在廢物箱中尋求財產。若輩在巴黎另成一部落。聚居在堡壘外之一區。名曰鬆者。當余寫此章時。巴黎堡壘。已開始拆毀。若輩住在汚穢之小木舍。晨息夜出。售賣所獲。以易麵包。其幼孩亦能助其長者工作。因爲在鬆之男女。自初學步。即開始在垃圾堆中尋求生活也。若輩非盡屬罪惡者。其入獄者雖衆。但大部份則屬忠厚之輩。其所求者只能繼續其職業。不爲他人干涉。爛肉及糧食破碟碎布。均爲彼等之目的物。彼等曲背埋首在廢物桶中。仰首時即獲得目的物矣。在晨光曦微中。時見若輩驅其驢車。載所獵得之目的物而返。但多數無此幸運。彼等之勝利品。如家屋內被逐出之惡人。彼等一一擒之而置諸袋中。負之蹣跚而返。

路隅見有用摩托駕駛之垃圾車。其聲轟轟而呻吟。有如數百孤魂之痛楚聲。壯男舉垃圾箱傾垃圾入駛行甚慢之車中。復置空箱在路旁。該車即駛往工部局廢物銷毀處。牛乳婢及送麵包者風湧而至。彼等天未黎明即起而工作。挨戶搖動門鈴。由一不可覩之手開啓門閂。彼等一湧入屋。攀登樓上。放下牛乳及麵包在各室門外。斯際司閽者始現其面目。彼等頭髮爲美麗手帕所蔽。每人手執一箒。掃除門戶。恆倚箒柄而閒談。吾人之祕密。均爲司閽所干預。彼等頭腦中無所謂神聖之事。昨夜吾人何時回寓。午餐所享用如何。甚至吾人對妻室作何語。彼等均深知之。且資爲談柄。當彼等談論時。返工之工人。在路上漸漸擠擁。深胸之男工及窄胸之女工。趕搭早開之電車。巴黎斯際已醒矣。

巴黎之夜遊客

女主人返寓。匆速行經其司閽者之旁。司閽者即以夫人晨安一語。承認其女主人之疲倦。女主人方登樓上。其司閽者即向左右之

人談論其女主人之生活道德及家庭經濟。「恩尼梯爾夫人。汝言誠。是此屋有此住戶能清淨乎。此屋之屋主長者也。祗增加戰前租值三倍。以彌補其戰時之損失。余告汝。伊在太平街作工。不久卽輟工而習染某下流之事。」

女主人倦極和衣而睡。伊晝伏夜出。當伊出巢之時。正吾人臨睡之際。伊起床後。就食司閽者所預備取價四倍之碎粉。除非伊有一新衣帽或將出外炫耀。否則將停留戶內。直至黃昏隨意展閱晨報及命名「司閽」之一種雜誌。見時刻已屆。乃穿上戰甲出外夜戰而圖生存。

若輩之生涯。固屬悽慘。但其設穽陷人。爲害至烈。則又可惡。若輩終夜在咖啡店守候狎客。或者有人邀彼晚餐。伊將載笑載談。呼飲香檳之酒。迨邀飲之客。請晚安後。卽離之而去。伊仍坐候。自嘆良宵之虛度。夜愈深。伊口怒張。人多呼若輩曰快樂之女。彩色之蝴蝶。誠哉一被生活輪壓破之蝴蝶也。長夜已過。餐館座客早空。音樂停奏。女主人與其姊妹仰視時鐘而失望。時或有一清晨顧客入店。彼等希望又生。但此顧客視彼等如禿鷲之覓食。乃獨坐而飲。飲畢速付賬而出。疲倦悽楚之女主人預備回寓。在路上故意向夜遊者擠擦而過。

余常被詢巴黎人士每夜在咖啡店及餐館度其浪漫生活。晨早何能往寫字間辦事。不知在咖啡店終夜停留者多屬外國人。在各咖啡店裏。均可聆操英語之外國人。雖亦有少數法國人。但不是巴黎人。若調查各夜咖啡店之熟顧客。除假日之夜外。無二十巴黎人在座者。夜遊之法國人。係因娛樂或商務由各省來巴黎者。事畢卽歸。巴黎夜遊者。除婦人外。十九是外國人。——南北美洲人。希臘人。大不列顛人。西班牙人。義大利人。及德俄人。百分之八。是法國各省人及巴黎人。

巴黎夜間生活。是爲外國人而設。設立此種場所者亦多屬外國人。如馬仙氏俱樂部。卽是英國公司所設立。卽此可知此等場所非屬外人之資本。卽屬外國人所領有。卽大帮短裙赤足唱暗昧歌曲之歌女。人多以爲彼等是法女。實則彼等多來自利物浦者。

巴黎之中國飯店

浣南

中國飯菜。馳譽海外。美國之雜碎(Chop Suly)。日本之支那料理。頗享盛名。其他如英京倫敦。德京柏林。法京巴黎及里昂馬賽諸都市。莫不有之。歐洲中國飯店最多之處。當首推巴黎。市內計有六處。合現正佈置尚未開始營業之上海酒樓。共有七家矣。近鄉華工萃集之處。如哥倫布等。亦皆有之。蓋巴黎為各國人士雜居之地。西人每以中國飯菜為異味而嘗試之。亦有若干西人。已漸漸養成食華菜之習慣。每日至中國飯店飽餐。而中國留學生及工商等。更不計其數。泰半均就食於各中國飯店。且其定價較西餐為廉。顧客以其價廉物美。故趨之若鶩。宜其食客常滿也。茲將巴黎市內之各中國飯店。略述一二。想亦為讀者所樂聞歟。

北京飯店 (Restaurant Pékin) 開設於五區荀謝街及物克多古生街轉角十六號(16 Rue Cujas et RueVictor Cousin)。萌日飯店 (Restaurant Monge) 開設於五區萌日街二十六號 (26 Rue Monge)。萬花酒樓 (Restaurant Chinoise) 開設於六區醫校街二號 (2 Rue de L'ecole Medi Cine)。中華飯店 (Chnng Chop-Suey) 開設於五區加買街十一號 (11 Bis Rue des Carmes)。東方飯店 (Restaurant Orientale) 開設於五區羅也考拉街十七號 (17 Rue Royer Collard)。天津飯店 (Restaurant Tintsin) 開設於五區聖甲克路 (Rue Sanite Jacgue)。上海酒樓 (Restaurant Changhai) 開設於五區荀謝街及獨立街轉角 (Rue Cujas et Rue Toullier)。

北京與萌日。同為通濟隆公司所經營。其中組織定價等。完全相同。廚司招待。皆為北方人。萬花樓與中華為廣東人所開。廚司亦為廣東人。招待且亦有法人為之。二家佈置座位。較其他者為佳。朱壁彩燈。悉仿古式。西人多往就食。而萬花樓且於樓下設座。招待西人。夜間並有跳舞。為巴黎中國飯店中之規模最大者。東方天津亦為北方人所設。東方備有京戲唱片。天津則不甚受人歡迎。知者亦少。上海酒樓現在從事裝飾。與北京相距最近。將來開幕後。定有一番新氣象也。

各家除中華外。每日正午及晚六時半起。備有客菜。定價各有不同。北京與萌日同為四方五十生的。萬花酒樓為六方半。東方為五方。中華則全為點菜。且菜飯等每人須加二方五十生的。故其價最昂。客菜有菜二小盆。可於客菜五種中任擇其二。菜飯等均在內。此外又有菜單。供人點菜。湯炒麵點俱全。隨意小吃。亦頗有故鄉風味。定價亦不甚昂。但每人所吃之價格。不得較低於其客菜之價。除菜

價外。每人須加菜飯等費五十生的。菜單每日更換。編以號碼。故點菜結賬等手續。均甚簡單。小賬照例加一。常包客飯。其價較廉。萬花樓與中華若先期定菜。則亦可得甚佳之廣東菜。惟其價特昂耳。按一方合華幣小洋一角。若以客菜計算。每餐僅須五方至七方。其價亦不可謂昂矣。

巴黎之中國學生。平時散居各旅館或法人家中。每日於各中國飯店中。有互相集會之機會。故欲晤某君。則可於就餐時赴其常往之飯店中待之。決不致有來訪不晤悵悵之感也。

YOU DINE DE LUXE

on the new

OLYMPIAN

On this train the meals are prepare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Geo. Rector—internationally famous chef.

This is one of many features that make The Olympian the outstanding train in America.

For complete information, address

CHINA TRAVEL SERVICE
114 Szechuen Road
Shanghai

CHICAGO MILWAUKEE ST. PAUL AND PACIFIC

中國旅行社

上海明華商業儲蓄銀行廣告

本行開設已逾十載辦理商業儲蓄及一切銀行業務國內各埠均有代理機關滙水特別克己儲蓄部活期定期利息優厚訂有詳章函索即奉行址北京路河南路口電話經理室一二八〇三 營業室一五二七七分行北平煤市街天津法街四號路青島山東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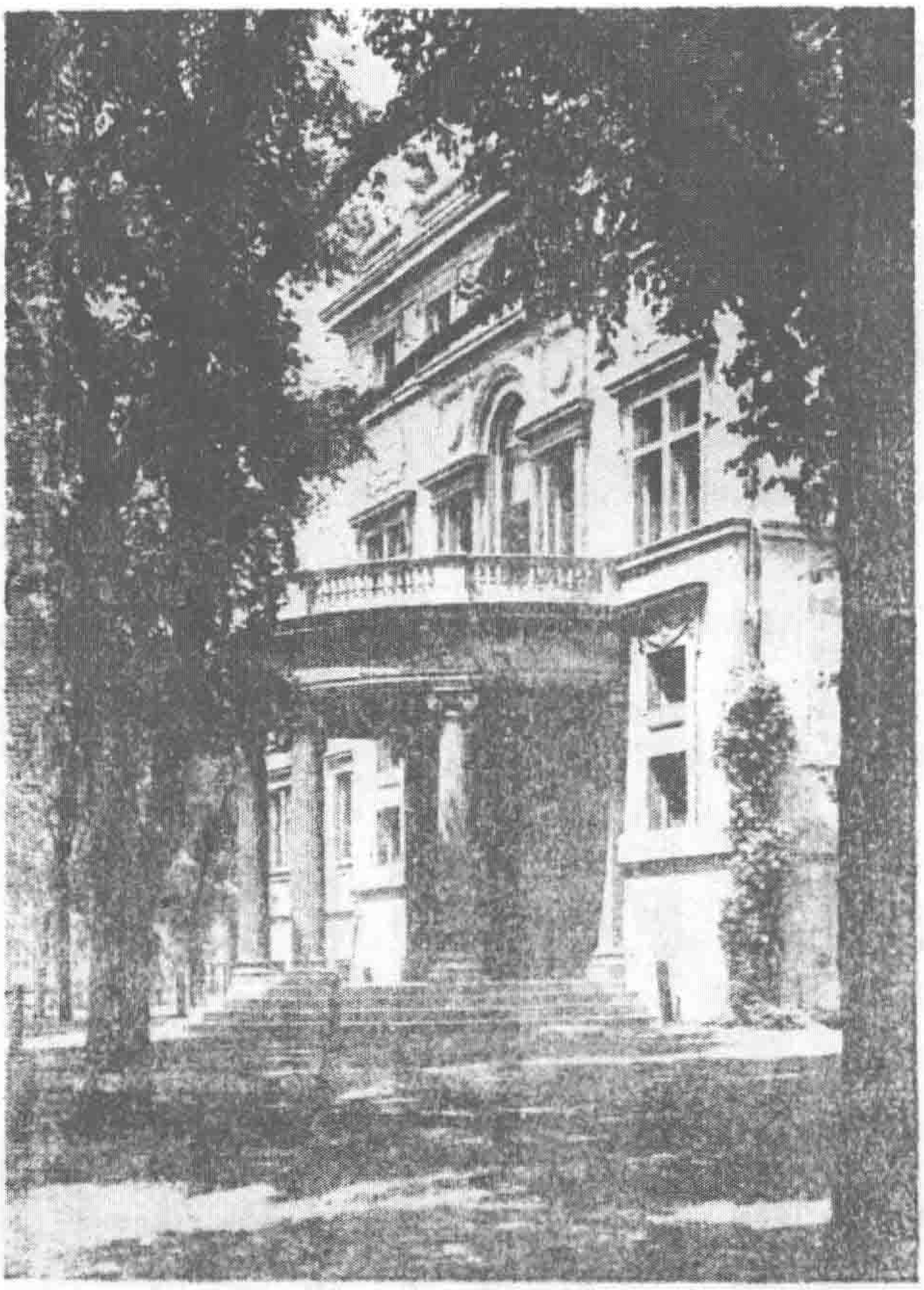
夏塗掇拾

張少微

那是一個清涼的早晨。當我於完畢學校期考摒擋首途的時候。雖是六月九號的天氣。早上三點半鐘起來身上還覺有些涼意。自然這是因為炎日尚未來光顧的緣故了。

時間走的還是那樣的快。及把各物整竣梳洗了畢的時候。半點鐘已經飛過了。眼看汽車(toxi)就要來到。但清涼的夏晨。是人們轉輾夢途最甘酣最適恰的良時。除了「不得不」的人以外。沒有願意犧牲的。所以這時我室之主人仍在鼾然高臥。要與他們握別。是不可能的了。於是一紙留別的條。『親愛的朋友們。現在我要走了。伏假后再見。罷祝你們夏日快樂。你們的小朋友微寫於你們鼾聲濃適的剎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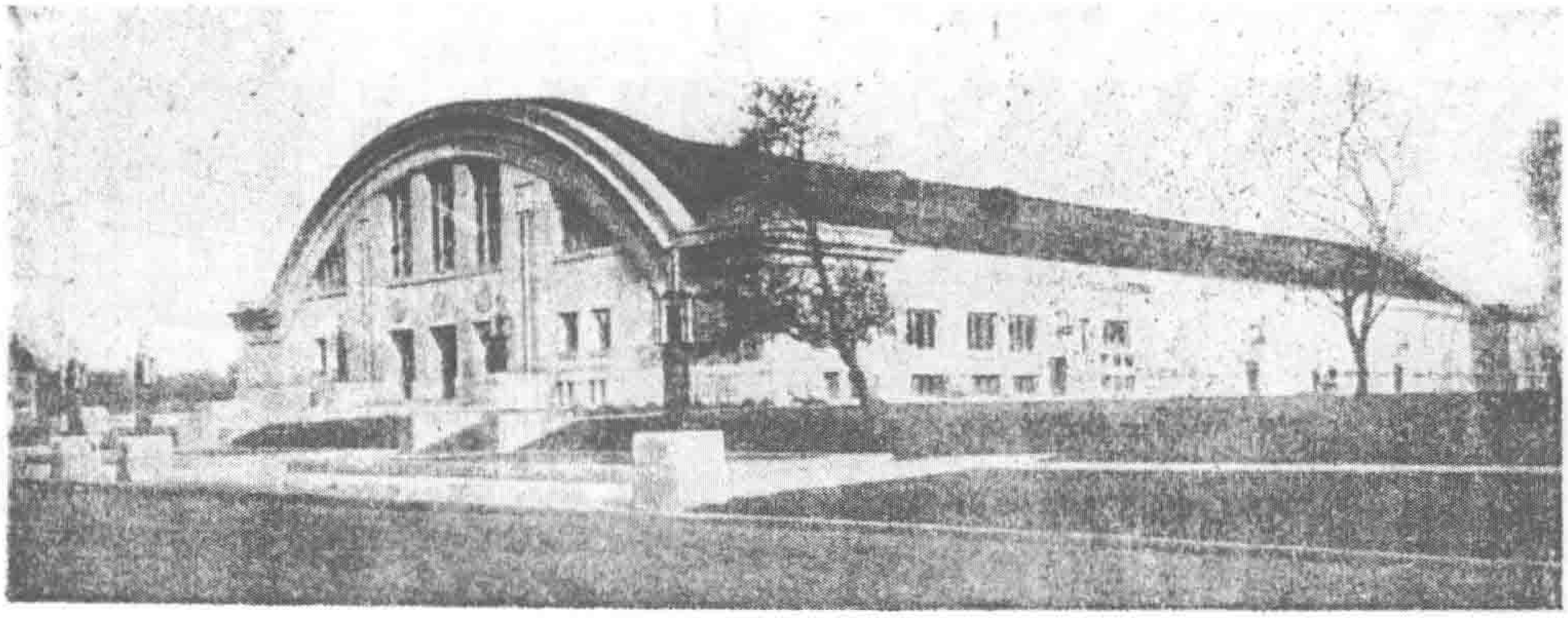
卽於倉促間寫就放在客廳裏的圓桌上。而門外汽車已至鳴笛相催了。爰乃攜箱走出「早上好。」「早上好。」於此俗套的聲中卽與「萬綠叢中一敝廬」默相契別矣。



Lunt Library 西北大學倫特圖書館

外面露跡嶄新冷落落的路上。遇不見一個隻影或一輛汽車。不過晨鳥尚未忘了噪林的舊習。晨犬仍然是在互相追戲。大地之上。還有生機。

移頃車抵李君寓所。李君雖是允許今早送我上車站。但此時尚未見出來。於是鳴笛「就下來。」李君在窗戶裏面打招呼了。同時屋內的燈光也自玻窗射出。時間呼呼地奔著。車夫在道畔徘徊著。我於車內向李君住屋張望著。而「就下來」尚未下來。於是車夫又鳴笛了。「來了。」李君室內的燈光隨著他的答聲消滅。而樓梯聲也漸送來。「剛洗完臉。」李君上了車笑謂我說。「這叫送人呀」「晚不了。晚不了。」這時車已飛



Patten Gymnaslum　　西北大學配合體育室

駛起來了。李君一面說一面束鞋帶和領帶。「怎麼樣。到東方去的日期定了麼。」「還未。大約總在你未回來以前。」「那末。我們今日一別只有等著將來「中國見」了。」「我想是的。」

車站到了。會了車資。拿了提箱。我們走近站裏。此時站裏人往人來。似乎與外面是又一世界。我趕緊走近票室。化了六塊六毛八分半買一張到墨西哥(Mexico, Mo.)的票。即同着李君走到站台畔等著。同時站裏的人也紛紛走來。而不一會車即慢駛及站了。

「再見。」「一路平安。」「早來信呀。」「替我問好呀。」「……」

站台上一時喧嘩起來。而我也于這喧嘩的紛亂中。攜了提箱。與李握別。跳上了火車。放下提箱。就車窗裏向李君擺手。於是車即出站與奧斯尅路撒(Oskoloosa, Iowa)作別了。時正四時三十分。

車行漸速。青的草場。嫩的樹枝。於是漸入眼裏。而田地井然。隴畝分明。觀瞻尤妙。——眞是一個美景良辰的早晨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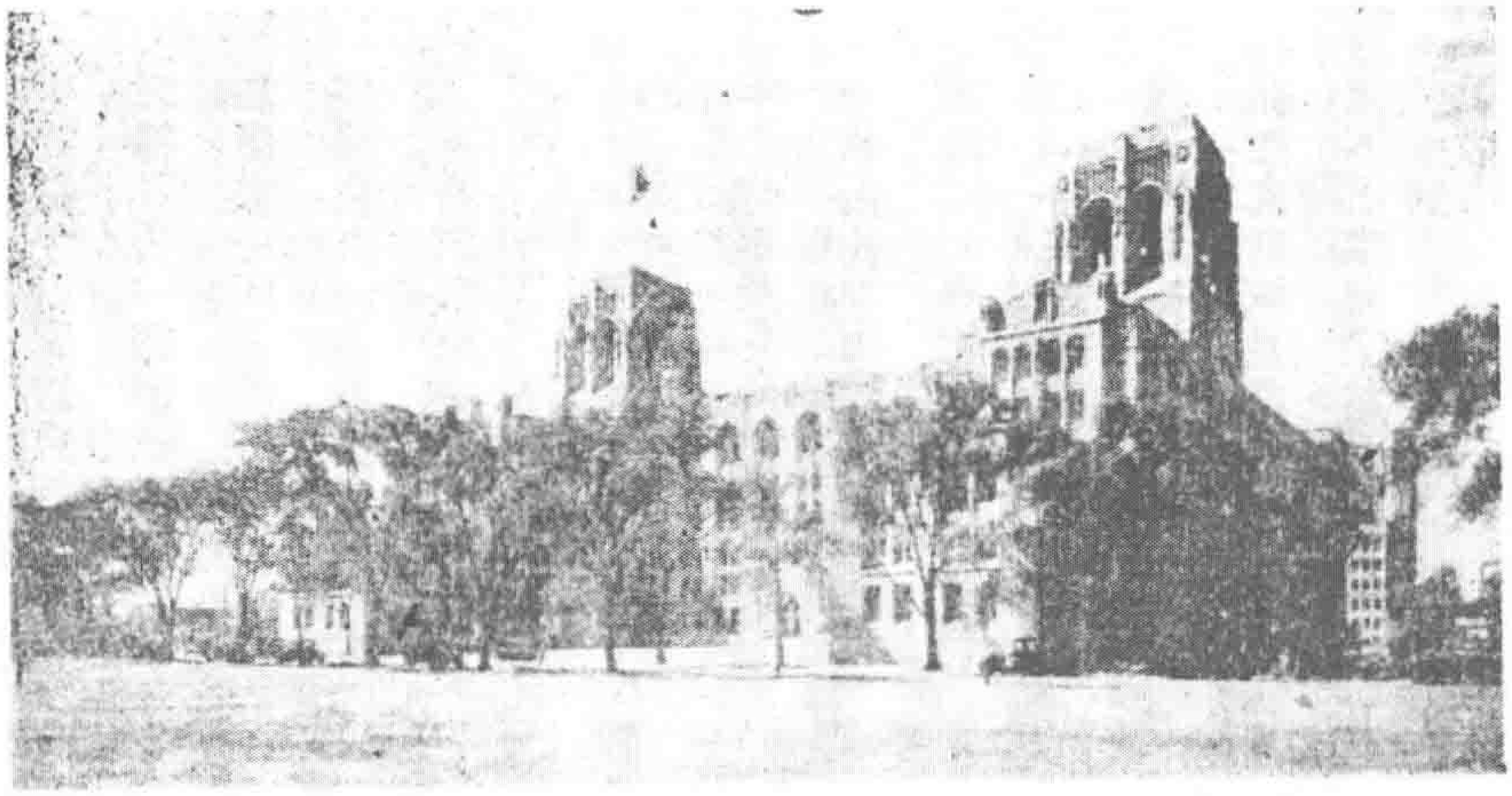
檢票甫畢。車抵愛弟鎮(Edolyville)了。站旁拾了打旗的工人和車守外。沒一個上下的客人。於是車停一百廿秒即去。時爲四時四十五分，

嬌陽出來了。一抹弱輝射透穠林。煞是愛人。路側叢樹。挺然獨秀。我倦甚。飢甚。乃于座上取出食囊。嚼了幾個糖餅子。剝食了一個大橘子。倦與飢。似漸克復。

及五時十五分。抵亞爾比亞(Alhia)。客人上下可數。車離站后。有一黑車役走來掃車室。於是起而徘徊。讓其便於工作。

涼風自車窗送進。極是爽人。使我感覺得新鮮輕暢的酣適。而亞爾比亞站側的各种廣告招牌。又浮現于我意識間。如吉士牌香烟駱駝香烟(Camels)幸運香烟(Lucky)爲愛香烟(Love Strike)橘汁隔膜糖(Beech-Nut gum)菓香膈膜糖(Juiry Fruit Chewing gum)……駱駝香烟的廣告上。是僅一壯士看

pass)
報曰。「這就是駱駝。何以如此銷行了。」(Here why the Camels


芝加哥大學校舍

太陽示人與致。機械的車聲。催人入眠。車守走來檢票。打斷我的眠意。於是取出「磨坊之聲」(L'at-tague Du Moulin)來。默讀作者左拉（Emile Zola） 的窮史。

『左拉於一八四○年四月七日生於巴黎。而其童期多居於其父母於一八四三年在艾可斯(Aix, eu Provence)所建的家中。他的母親於一八四七年守寡。窮無所產。但以其子必須受良好教育。於一八五二年他即起始就育于艾可斯大學。

在一八五八年開始的時候。他的母親感覺得自己財政這樣困難。乃矢志回巴黎。倘可得友人們的他山之助。因爲友人的幫助左拉得一個聖路易學校免費資格。在艾可斯的時候。在研究上得過很多的獎品。但當他——科學士候補者——現身于巴黎時。他考不及格。他的科學和算學的成績很高。但在文學上他得個圈分。後於馬賽補考。失敗仍舊。

於是經過一個長的奮鬥的時期。左拉廿歲時的野心是要做個詩人。但自己又不得不做事糊口。曾于貨店裏爲過一會短期的書記。每月掙六十個佛朗。此后二年間他未得到一個固定的工作。他的窮使他每頓飯只能化三四分錢。有時還不到。他喝白水。沒有大。有時連一只蜡蠋都沒有。

但他仍舊著作。常常整日地坐在床上取暖。……當他寫足一卷詩找出版者時。一個找不著。於是不得不從事于另一卷詩了。同時他仍是在尋工作。他的褸襤的衣服使他決了成功的希冀。……此後他從事于新聞學和文學。……

他成功于與一出版者訂約出版叢書以得進款了。他每年須寫兩卷可得五百佛郎。按月分取。此約成。他結婚了。梅絲蕾（Alexandrine Gabrielle Mesley）變爲他的妻子。是一個孤女。窮無分文。但美而聰慧。

……當第二卷(la Curée)出版之書不久。一八七二。他的出版者大失敗了。左右又處于窮困之中。他的妻子甚至賣了他們的臥褥中的絨毛得資以買麪包。

因爲得了另一個出版人的約會。她搜羅出家中所有的一些零錢跑至一個賣舊衣的商人處。爲她的丈夫買了一身衣服好穿著去赴約會。……………」

六時十分抵木兒村(Multon)。再過半小時車及見烏得(Jeawood)一少年由此下車。臨行時擲我兩本雜誌曰「大學生活」(College life)曰「可膩氏雜誌(Collins)這種雜誌可謂爲捧腹雜誌。除了開心即是耗工夫。別無長處。更說不上價值。謂爾不信請看「大學生活」中的一段詩文。

『她眞心愛我。我盲目愛她。如今分手了。我不心碎。』

"She loved me kindly,
I loved her blindly,
Now we are departed,
I'm not broken-hearted."



米西干湖畔

Lake Michigan

車及百懶(Bullet)。七點卅分及柯克鎭(Kirkavill)。七點卅五。此鎭尙可觀。大的房屋很不少。烟囱也有好幾個。車站較大。站傍車輛輻輳。上車的客人。較前都有起色。車停五分鐘始去。而站邊「國際煤炭公司」(Internatonal Coal Co.)這幾個大字。似乎印入我的記憶中。較爲有力。

車守又來檢票了。——新上來客人們的票。這時有一個小孩在玩木頭人。一個女孩子看電影雜誌(Film Fun)。還有一個童子軍由窗裏向外賞景。是此時外面的遠景眞有畫意。實在美麗得狠。

過愛湖(lovelake)——八時一刻。——車未停留。湖在路側。碧水平靖。

到背坑(Beacon)八點四十分。有一綠亭。傍于沼側。到很雅緻。座

前一個小女嘴裏嚼著糖餅。回首瞅我一眼。後面幼兒在學說話。更不時喊叫。不過月影這時又為我於天空間覓得使我喜悅

九點到愛色螺(Excello)又五分至甲客生鎭(Jacksonv lle)。又十分至開羅(Cairo)再十五分及餓客夫(Okeefe)車上客人下去一空。而小孩子的木頭人亦隨其頑主以去了。站上的人。不少。僅有一個大姑娘登車上聖路易城。餘則附隨車上下客零星以散。餓客夫乃一大站。有車路多條。街上市面很是寬大。作買作賣也很像一回事。

車去站不遠。票卽收去了。那末所謂墨西哥城者。自是將及了。兩個小站於五分鐘內皆走過去了。一曰銳利克(Renick)。一曰可拉克(Clark)。背未停留。及至墨西哥時。為十時半。友人韓君(Ted Hamilton)至站相接。乃乘其汽車逛大街。街上很鬧熱。賣買頗興隆。於是至一洋貨舖內買了一雙農人鞋和幾雙粗線襪子。卽折回至一咖啡店喫午飯。飯畢韓君所買的菜蔬和食品。自店內取出。置於車內。爰乃駛出墨西哥大街。順著坦白的馬路。向鵝瓦市鄉開去。時約半時許。及韓宅。會其父母。於是此后九十日的時光。卽工作于其田畝間。——可參閱拙著「美國農田生活」見本年的「農學雜誌」商務印書館出版。

離鵝瓦市鄉時。又是一個清涼早晨。汽車上韓母和其二子及我共四人。天似乎要下雨。沒有陽光。涼風寒人。

「你們務必要開慢些」(Now falks, pleare remember do not run too fast!)

這是韓父最后的勸說——因為他屢次見報上登載汽車撞死人的事。而我們也于這最后勸說的聲中擺手駛去了。

農人們的忙時已過。所以沿途馬路上游車往返絡繹不絕。

至路易希雅拉(Louisiana)。天還是陰陽的。沒有出太陽的希望。我與二韓坐於車外後座。涼風吹打很是寒慄。大韓開車。韓母伴坐車有時。至坦途中大韓開至每時五十五至六十英里的速度。只聞呼呼。風馳電掣。快不可言。過可拉克鐵橋(Champ Clark Bridge)。天已近午了。橋甚長。為可拉克捐築。因名其名。以為紀念。橋下流水不甚深。水面也並不很寬——是卽美國著名的米希希比江之一部也。橋係私築。更為米梭銳(Missouri)和易利閙(Ilinois)兩省的分界。故每車須納往返通行洋一元。

將走畢鐵橋。車之後右皮帶。卽為一小釘戳破。洩氣不能行。於是乃停車於道左。羣相補帶打氣。時為十二分至十二點。

經過甲客生鎭不久。卽至斯卜銳費爾(Shringfield)斯卜銳費爾是易利閙省的首城。商務之發達。房屋之式樣。娛樂和市政之美備。咸冠于已過的城鎭。是時大概是開什麼政會吧。街上的燈綵和

沿街汽車。又多又麗。我車幾經停候。始得駕出大街。

於車行神速的道上。我們嚼猪肉麵包和蘋菓。

及至抓也得(Dright)。天忽然給我們以一殺那的回光反照。無意間加與我們興趣不少。

現時三點多了。抵艾而克哈 (Elkhart) 至油站上油。詢之前途。知離叫你愛(Joliet) 不遠。大家都更覺得高與。

再一站是艾爾烏得(Elwood)。再一站卽爲叫你愛。我的乘汽車之終境地點到了。乃爲摒擋預備下車。頃抵車站。與韓母作別。隨二韓至站裏。買了一張至芝加哥的車票。——一塊六毛多錢。走至站台。乃又與二韓一一握別。於是他們遂又趨車望著米希干省駛去了。

約五分鐘后。車卽入站。乃携提箱上車。時爲四時四十五分。車中人無幾。也很清寂。行有半時許。達你忙(Lemont)。及六時。抵芝加哥。下車后。詢至電車處。乘車至唐人街。于中華青年會會見朱君。乃因往下榻于美國青年會旅館。一星期后至艾蔓斯吞(Evauston)西北大學 (Northwestern Univercity)。赴十九屆美國中西部中國學生年會。而與米希干湖結了不解緣。——作者逗留芝加哥城半月有餘。所以見聞也小有所得。另著有「芝加哥小游紀略」一文。把芝加哥社會生活和華報粗狀略爲概述。載於去年本誌冬季號。

年會畢，時已九月初旬。學校開課期瞬及。乃與劉君乘其彼汽車與西北大學及米希干湖分別。

我們離開了西北大學。卽追尋林肯大道 (Lincoln Highway)。也不知道費了多少周折和唇舌。方終于會著林肯大道。於是順道前駛。除了担心破車出毛病外。別無所慮了。

行行重行行。數小時的旅程。頗稱快意。破車一無作祟。但及至拉賽爾(La Salle)。可不然了。百病乃出。把人給氣的不亦樂乎。這時的毛病。是皮帶漏氣。於是至一車廠。把外帶補好。添足了汽油。趕途而去。走了還不到數十哩。破車又不走動了。於是停車道側。下而尋視。始知油箱下一螺釘已丟。汽油洩出不已。於是我乃跑至一個農人家。借了一個鐵桶。拿回來置于箱下盛油。稍頃。我又跑至那個農人家尋一螺釘來。但不能用。無法止洩。又移頃走來一農人。乃詢此處離街多遠。方知須折回不遙卽是。於是農人乃幫爲設法。謂我家或有此種螺釘。可隨我來。我只得又跟他去了。一路上與他談些莊稼話。及至原來他家也是個修車舖。不過沒有應有儘有的傢具罷了。他的老婆在門口立著賣西瓜。於是他就到處尋索了。我乃走近老嫗。閒話起來。

「這個螺釘似乎大了一點。不知能否合用。否則可用這塊尖木

頭暫爲搪塞。以後再換。」「謝謝。一會再見。」

我拿了螺釘和木頭跑了回來。試著擶用，果然螺釘太大。不能用。只得用刀將木之一端再削尖些、裹些白布塞上。將桶內汽油倒進箱內。我則拿了螺釘。送回原主。劉君乃還汽桶與那鄉農人家。於是返車至街。各舖尋問。街小苦不得一。但最后乃覓于一鐵舖得之。雖是重價、亦欣欣快慰也。

天已下午了。似乎又陰將起來。雨的降臨。將所不免。不過只要車行無病、夏雨何患。但出人意外事。竟居然光顧了。原來破車將走出了卜銳斯呑 (Princeton) 的大街不遠。後面右帶卽有點洩氣。但尙可行。我等乃決定延至前站時修理。不過此帶越走越輭。車之顚度大增。而速度也倏減。於是我等乃又決定回至街上修理。當我車將回首轉身之頃。後面一輛快車——汽車也——已飛駛而至。於是劉君忙中未愼。手一鬆、車卽未能轉身過來。而我車之前左帶乃與後車之首部相撞。我車左輪全壞。後輪撞屈。而他車右燈撞碎。放熱器擠扁一點。可幸兩車生命未受損失。於是我們的談判開始了。原來他車內共有四人。一個年輕學生兩個中年婦女一個中年男人。各把車停之後。中年男人卽跑將過來把我車的號碼開下。要我等賠償損失。否則打官事。

「難道你們未聽見我車的喇叭嗎。」「如果要聽見。我車自然要退轉過來。誰還願意搗麻煩嗎。」「那末。我們免得担誤時候。你們賠償損失就是了。」「我們的也照樣的壞了。前途還有好幾百哩地。恐怕[illegible]車連一哩也不能行了。」「但是是你們的錯誤。」「知道是我們的錯誤。但是我們俱是學生。在芝加哥赴會。已把錢化完。現在趕回學校去。除了道歉外。賠償損失怕辦不到……」「我們也是送他到西北大學去。」一個婦人指著那個年輕學生。話說得較那個男子文雅些和平些。「這車是借人的。他自己作工念書。那能有錢修理。」「我們也是作工念書的……」「沒幾十塊錢恐怕修理不好。」——男人的野話。「只少少須廿塊錢。」年輕學生看看車說。「那麽。我們的車不也是照樣要修理麽。」「快。如果不願担誤工夫打官事。卽賠以現洋。」——男子硬起來了。「賠錢恐辦不到。——並不是不願賠。乃力太不足。」「那末你們賠一半罷。」婦人的話是人話。「太好了。你們給十塊錢罷。」男子得了婦人的暗示。說出價來了。「太多。賠不起。」「這是最少的賠償。我們自己還須要拿出好幾倍來呢。」——臭男子。「如果賠償了。我們就回不到學校了。」「那末你們能賠多少呢。」年輕學生似乎要爲折價了。我們本來因爲那個臭男子太硬。裝著玩。不打算賠一個大。不過這時覺得年輕學生和婦人們和都很和平。乃決定給他們幾塊大洋了事。

「只多五塊錢。」「太少。太少。」——臭男子。「多一塊沒有。打官

事隨便。」「好。就給五塊錢罷。」婦人們看我們生氣。恐怕連五塊錢都得不著。趕快來圓就。「給你。」——張五元的紙票他們走了。望我們笑了幾笑。表示他們的得意。

「倒霉。他們笑我們了。——騙去我們五塊大洋。」我們也冷笑了他們幾聲。終覺得身在異邦。只好吃點虧。了了事就得。不必計較。爰乃一左一右。把破車推走了好幾十步。駛回街上。到了一個車廠。換了子帶和外帶、修了輪軸。小心地向前趕開去。

移頃。急雨如注。車棚已破。衣衫漸濕。只得停車路側。整理車棚。又移頃。雨點稍殺。乃又冒雨駛去。黑暗漸漸攏來。及至母嶺(Moline天已薄暮了。乃又行了三哩。至石島(Rock Island)尋得了青年會。打聽宿所。

「有房間麼。」「沒有。全住滿了。」「什麼地方都成。因為我們不喜歡住旅館。」「你們是斐列濱人日本人。」「中國人。」

「好。我給你們打聽打聽。」於是他向母嶺青年會打電話打聽。也云無房。不過頂層尚有一間養病房。既是中國學生。願來可以租宿。當時我們答應了。他即為我們把那間養病室定好。我們即辭謝而出。返道母嶺。至青年會。繳了房錢。即把什物搬至頂層。洗了澡。至樓下飯店吃了晚飯。即跑到街上散逛。母嶺遠不如石島熱鬧。沒什麼可看的。「七重天」(Seventh Heaven)這個電影片引起我的注意來。因為近來在我已經看過的影片中。此片算是上上品。

「這片子好麼。」劉君因我注意是片廣告而問我了。「很不錯。——你願意看我即伴你再看一次。」「走。」

此片的女主角如蓋開兒(Janet Gaynor)。男的為法銳特(Charles Farrette)。做得都到妙處、一段傻信仰。活現至淋漓盡至。片意是述一窮女為其姐虐待。後為一陰溝夫所護。及婚時陰溝夫忽投身軍戎。臨別之時。謂「此後我每日十一時回來」後此二人每至十一時。即各息事請禱、如是者約數載。是時女每日工作于製子彈廠。屢為一幼官物誘示愛。為女所阻。於是謠言乃興。但女並不為謠言所動。不信其夫已裹屍疆場。後忽其夫已打死的消息真個由前敵轉來了。更牧師由前敵送來其夫的婚鍊。於是女乃咒天。大罵如狂。同時戰事完結。和約已成。將卒紛紛歸來。歡聲滿天下。幼官此時慇懃于女。願從此保護了此。其夫跑來、雙目失明。與女吻唔。鄰里團賀。幼官怏怏退下。

一宿酣眠。翌晨很覺爽意。乃匆匆攜物開車登程。過石島。——實業非常發達。抵旦物泡(Davenport)。即是愛鵝瓦(Iowa)省境了。及至物兒克(Walcott)。天又小雨。乃至一咖啡館早餐。餐后又向前駛。雨此時已停。不過馬路是越來越壞了。餘時抵墨斯哥(Moscow)。後即至愛鵝瓦城(Iowa City)。愛鵝瓦城大學醫學甚好。

校址也不錯。中國學生有四五個。

目的地越來越近了。我們的心中也是越覺得痛快。及穀銳來爾(Grinnell)。天已近午。乃至穀銳來爾大學訪一個中國學生參觀了校舍和圖書館。卽至街上吃午飯。飯後劉君忽然回校。心甚不願折途送我回校。乃捨我一直、走去。于是我卽攜了提袒步至車站候車約三時許。始于晚七時抵奧斯尅路撤。數日後得劉君自冬大學(Donae Collge, Nebrask)來函。謂

「……那天離開穀銳來爾還未走到幾十哩地。車又出了毛病了。於是把牠送進一個小城裏修理。要十幾塊錢。因此我一氣就把牠給賣掉。乘了夜車回校。……」

一九二八聖誕節夕寫于萬綠叢中一敝廬。

時爲至美后第二年之開始。

及時行樂

春花如錦。春草如茵。湖山勝地。游侶如雲。際斯時也。美人名士。莫不及時行樂。鬢光釵影。盛極一時。然諸君在游興方豪之際。亦曾思及時儲蓄乎。人生無論老少貧富。皆宜及時儲蓄。積有相當之準備金。方能融融洩洩。樂也無窮。本會之有獎儲蓄。每月有巨大之獎金。既能積少成多。又有特別希望。且分會遍設各地。卽旅行諸君。雖日異其地。亦可隨時隨地向分會繳款入會。諸君盍勿際此大好春光。聯袂偕來。及時儲蓄。圖享此巨大利益也。(詳章函索卽寄)

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第七號 萬國儲蓄會謹啟

萬國儲蓄會分會地址表

天津分會法租界中街
漢口分會法租界河街七號
哈爾濱分會奴服口七一號
廣州分會沙面法租界
暹邏分會新路六八號
濟南分會商埠三馬路
蘇州分會城內觀前街
甯波分會江北岸招商局三號
安慶分會南門呂八街
北京分會王府井大街
重慶分會十樑子
奉天分會小南門
雲南分會蘇比拉洋行
福州分會南臺泛船浦
南京分會城內府東街下關大馬路
杭州分會保佑坊
蕪湖分會大馬路
其餘各地不及備載

香港印象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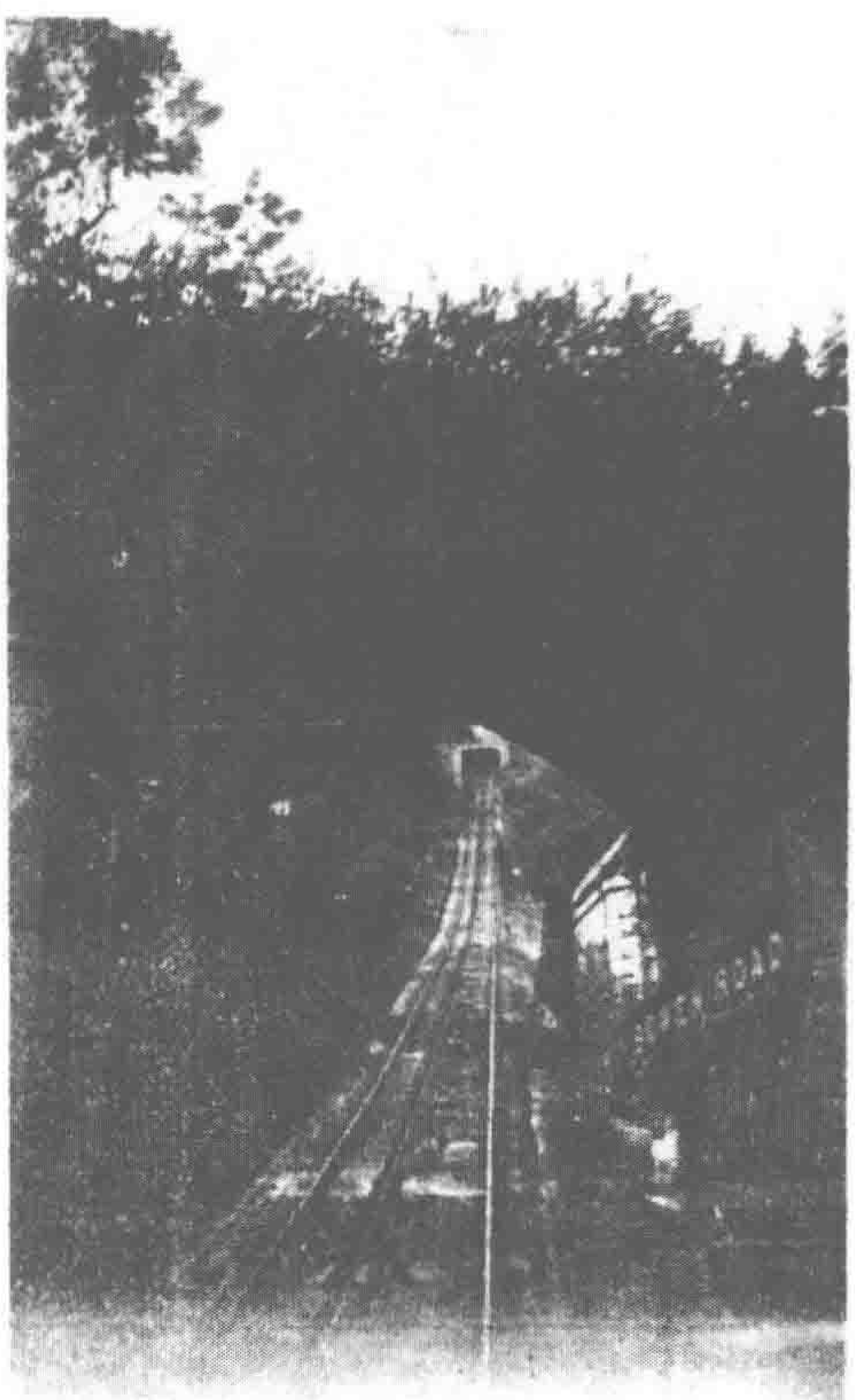
梁得所

Fair Hawaii! Oh, dear Hawaii,
Lovely island of southern sea!
Fair Hawaii! Oh, dear Hawaii,
Blisful memories You brought to me!

明媚的夏威夷親愛的夏威夷。
你是南海可愛的島嶼。
明媚的夏威夷親愛的夏威夷。
你使我把往事追懷不已。
若你旅行太平洋經過檀香山的時候。

倘大概可以聽聞每岸的土人彈撥Gitar的絲絃奏着蕩人魂魄的柔婉樂調而唱上面所寫的一節歌曲。

我是未到過檀香山的。然而前幾個月偶作南行。當我乘着的亞洲皇后入香港的時候。不知不覺聯想起那段夏威夷的歌曲。現在。每憶起那歌曲。又聯想到香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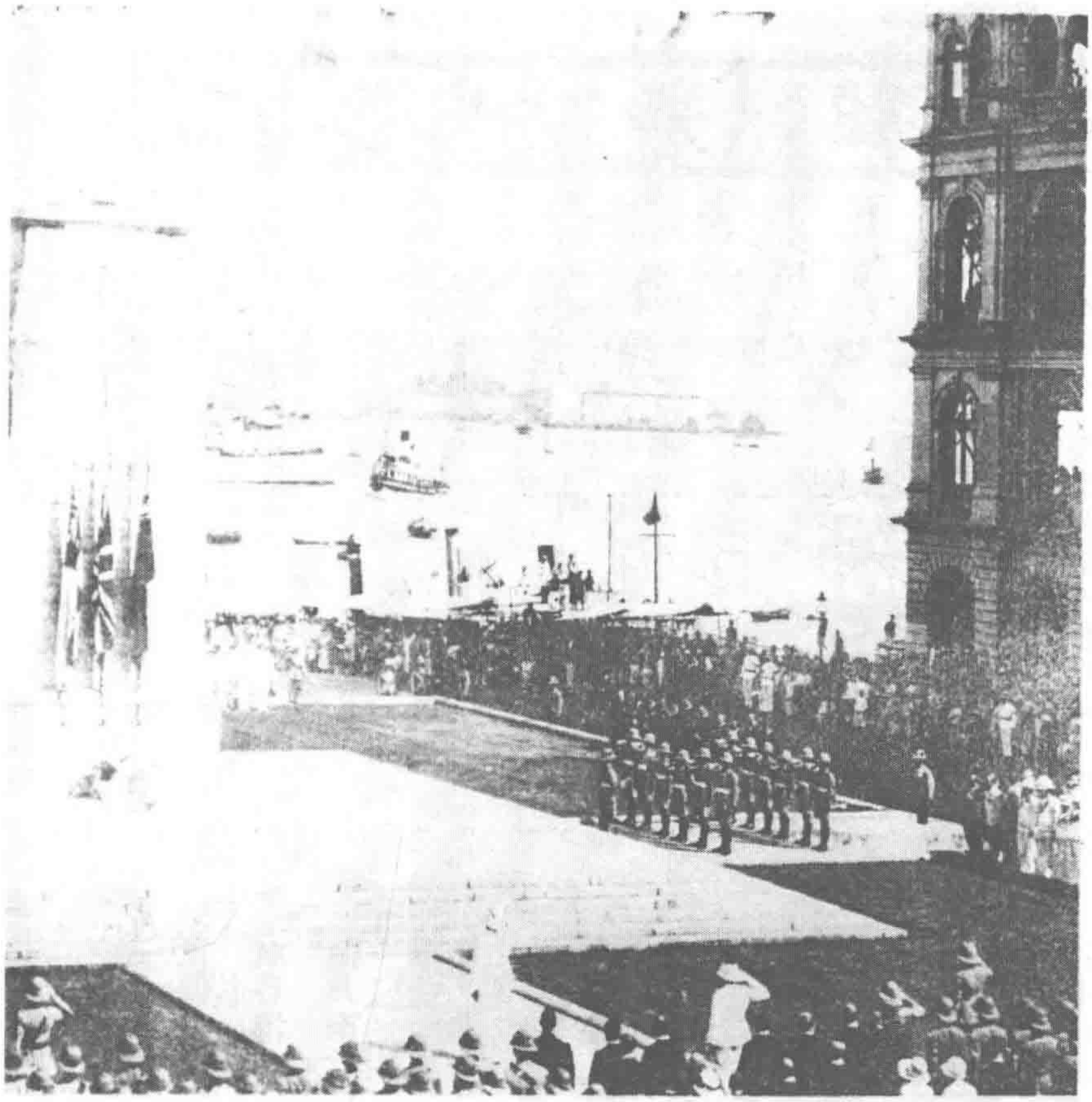
香港上域多利山頂之纜車路

香港是南海的一個小島。所謂南海。是指中國南邊的海。但同時廣東有個縣名南海。據父母說我的故鄉是在這縣。然而當我未出世前父母到了粵省北境的連縣。而我出世後不及半歲。父親又因就香港一間學校聘任教職。於是搬到香港來。一直住了四年。前幾個月南行。沒有到南海縣。更沒有回到父母所在的粵北的連城。只到香港而已。然而有什麼關係。到香港豈不像返故鄉嗎。「四海爲家」這就是我幾年來聊以自解的一句話啊。

香港所給我的印象。是最早不過的了。因我那時才開始懂得看東西。她告訴我窗外街上的電車有兩層樓。告訴我海上的汽船有煙囪。告訴我我遠望海水是綠色。這都是眞的。到今十多年我還是一樣眞這十多年來有人曾給我以天使一般的好印象。日子過了。證明我的眼睛分不出眞僞。惟有香港所給我的印象並沒有欺詐。——兩層的電車有煙囪的汽船碧

綠的海雖久別重逢。却使我一見如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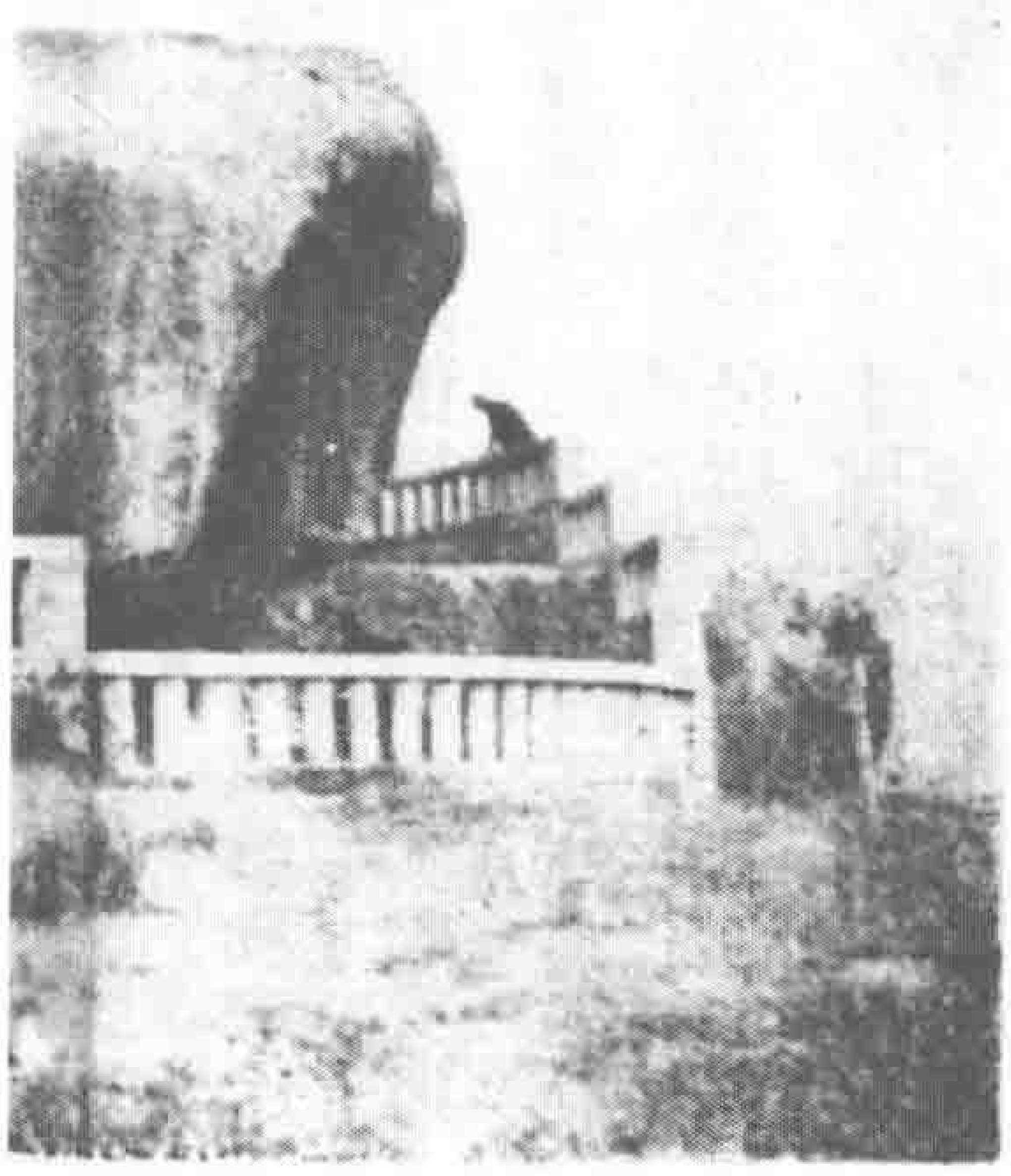
我還記得。當我五歲離港回粵的時候。搭的輪船名叫哈德安。後來歐戰發生。哈德安回英國運兵載粮去服完戰役再回香港。這回我又見她泊在港中。她是上了年紀的了。帶有幾分老態。然而她的神氣矜豪。彷彿微笑地對我說。『我除了爲旅客服務之外更曾効勞祖國了。你呢。十多年來做成了什麼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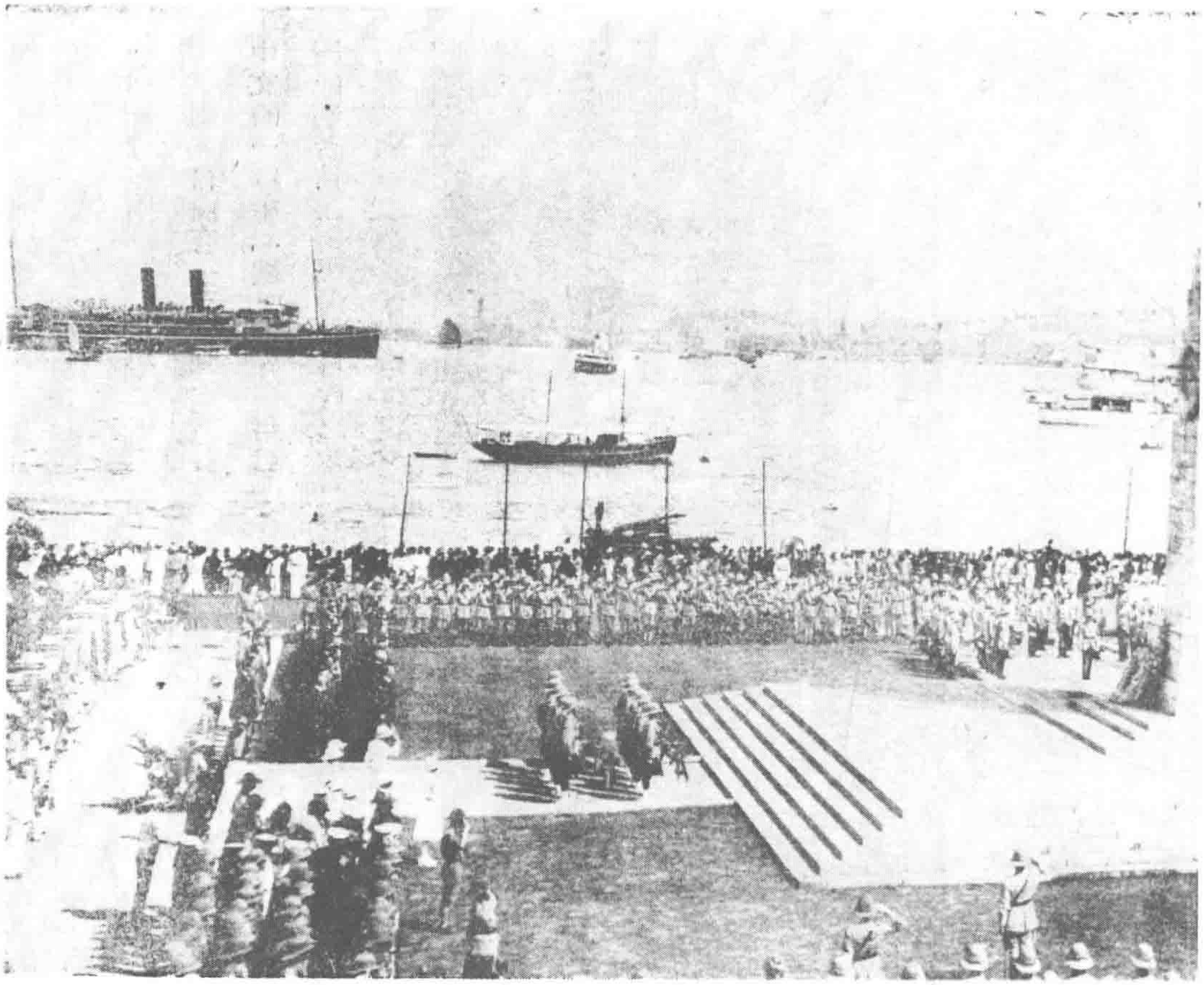


香港海濱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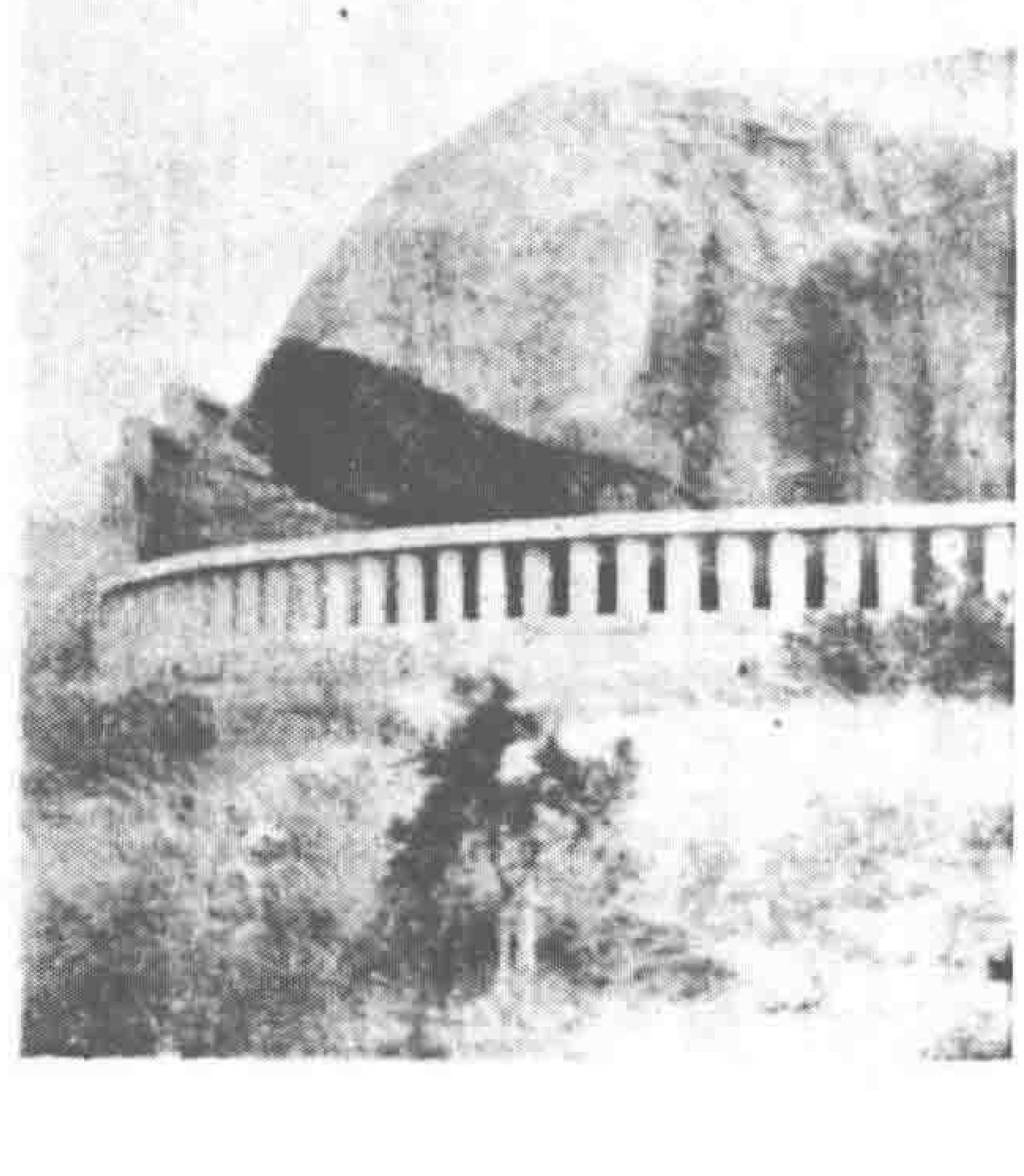
由滬到港的船停泊九龍。再乘小輪渡海才到負山面水的香港。踏上碼頭。像與上海的黃浦灘無大分別。但巡捕似乎特別多。其中有山東老兄。而大部分是印度嚤囉差。——粵語叫印度人的混號做「嚤囉差」。帶有幾分輕蔑的意思。但據我朋友傅彥長先生說這名稱的原音係印度古語之「皇帝」。粵語又叫外省人做「老兄」。也是當作粗俗的綽號。原來這兩個字是最恭敬的半點輕慢也沒有。

且說踏上香港岸入大馬路。就可以趁電車上面說過是兩層的。樓上頭等。只收一角。便可坐全條路程。橫貫香港廿餘里了。至





於上山。倘你不願步行。也不願坐轎。就可以趁山頂電車。這種用鐵纜絞上山頂的電車。坐着頗覺危險。實際可以不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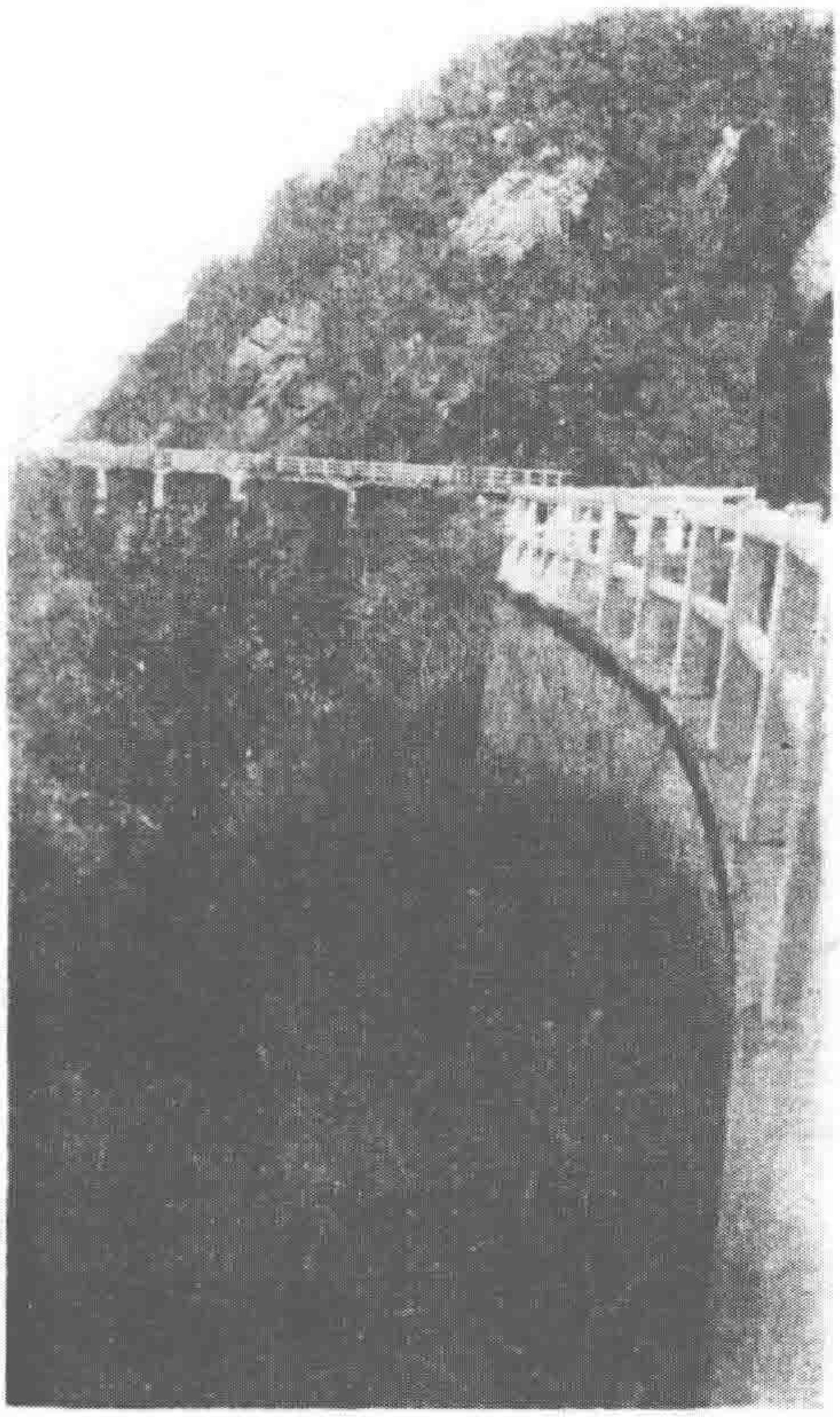
香港九龍之宋皇台宋帝丙曾避難此處故名

上到山頂。遠望海洋的水平線。使人覺得世界何其大。俯視濱岸的船隻和屋宇。却又渺小得很了。這一千八百尺的高山名叫域多利。又名扯旗山。原來高峯插着一枝旗。我們應該覺得慚愧。這枝旗。就是英人一向誇道與日光同現的米字旗。大好山河。淪落他人手。自古是引爲感傷的。何況百年來的中國。屢屢現出次殖民地的景像呢。香港啊。你是南海可愛的島嶼。我一見你的青山綠水。恨不得認你爲故鄉。你彷彿是從前我們家裏的一個人。但現在做了人家妾。自從我明白這種情形以來。我仍很愛見你的面。但我實在不忍長久見你的面啊。這回久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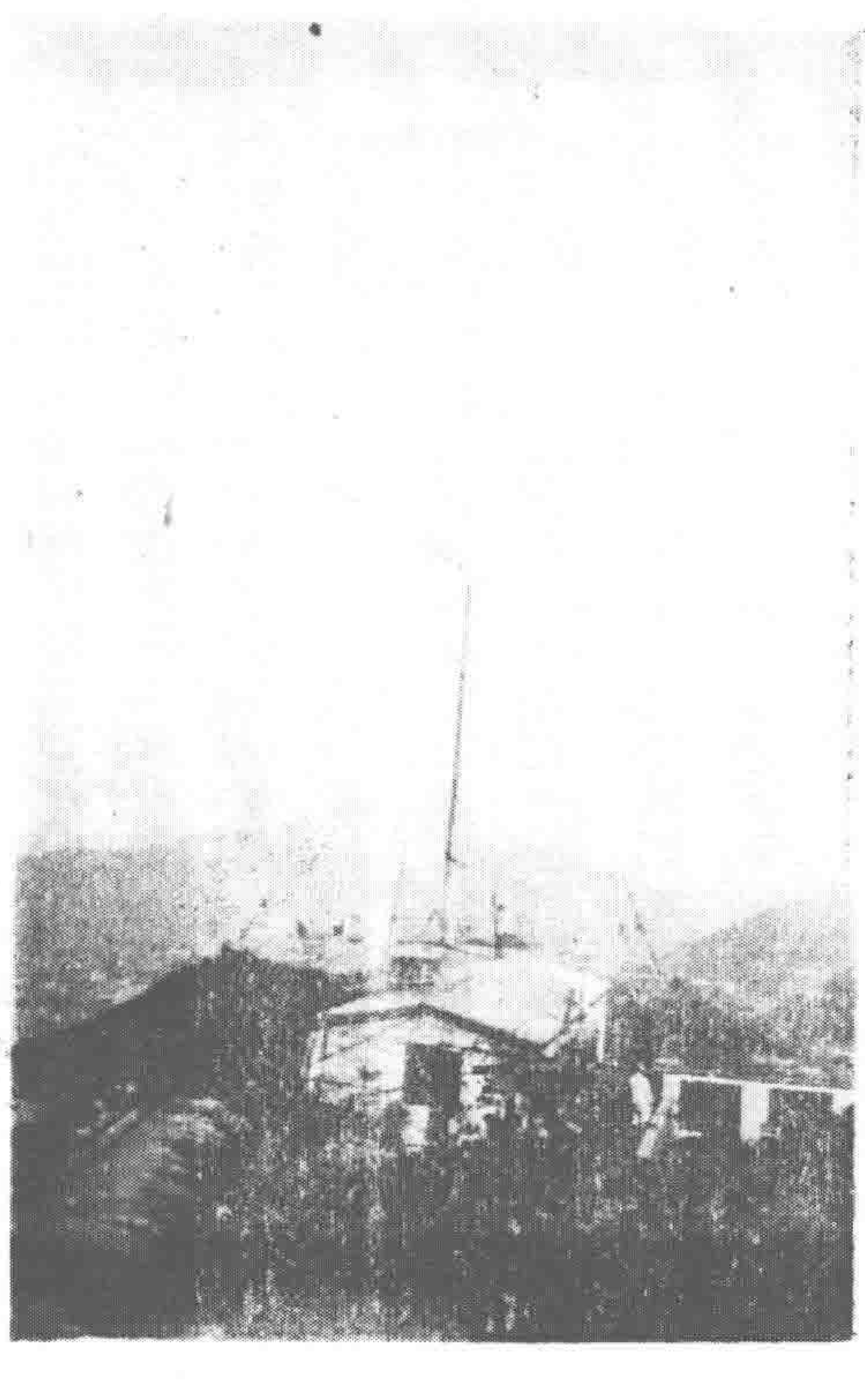
逢。自然不少歡喜。然而我知道我是不能久住的。

由山頂下來。半麓有一個「兵頭花園」在人煙稠密的香港。這便是唯一的公園了。這公園是紀念鴉片之役陣亡的一個英國將軍的。在英政府方面論。香港是鴉片之役的戰利品。而那位勇敢的甲必丹是鴉片之役的犧牲者。現在以香港唯一的公園紀念他。立一個銅像在園裏。理由是十分充足的罷。

園的入口處。有一個新建立的石牌坊。上面刻着中英文的金字。中文的一行是「歐戰華人國殤紀念碑」。這個牌坊實在可使中國的遊者見而稱快。因為自古以來。對於國殤者都是肅然起敬的。何况歐戰陣亡。是為世界正義和平奮鬥而犧牲。



香港山頂之風景



香港域多利山頂之升旗台(高一千八百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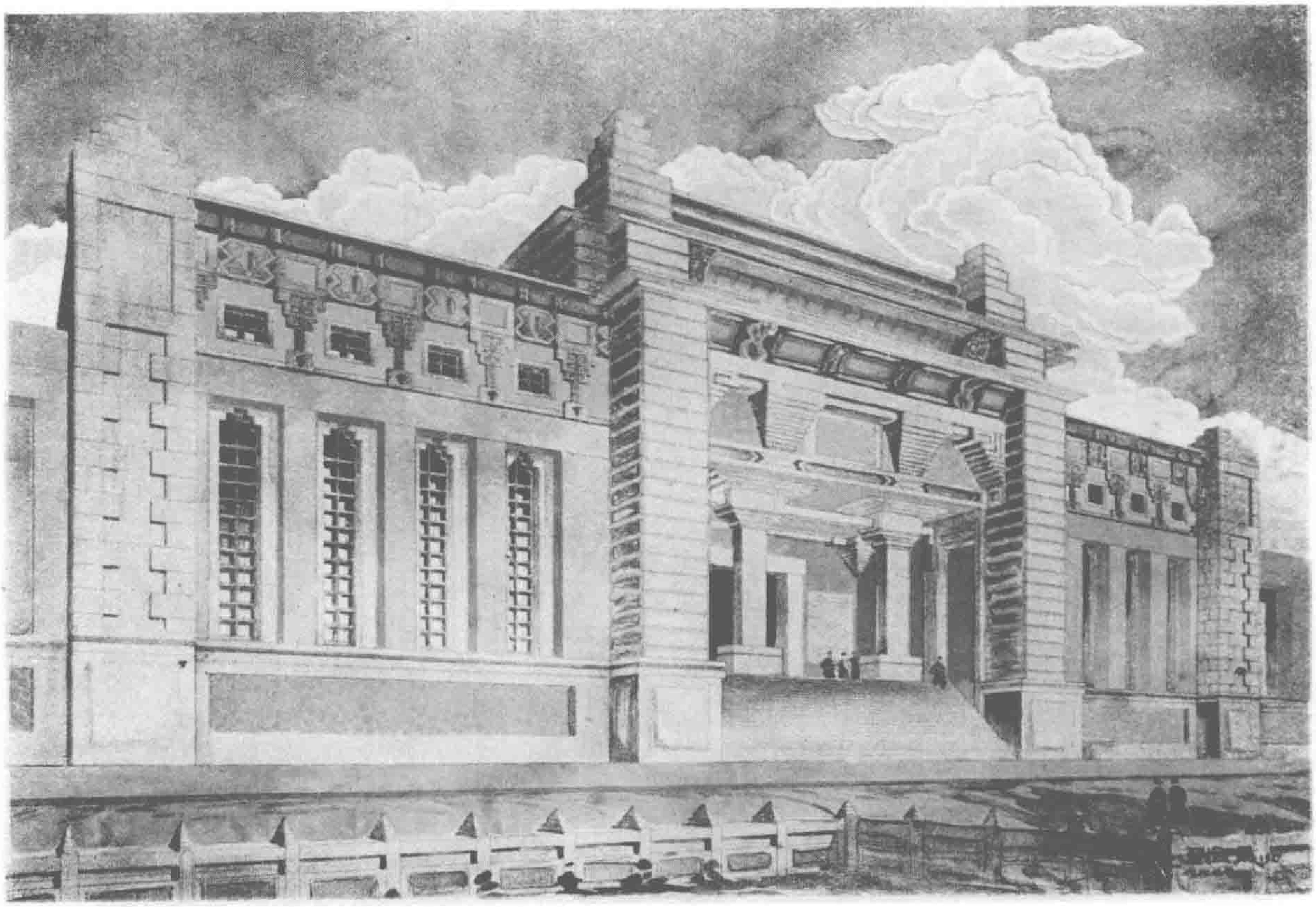
我進園內散步。坐在樹下的一張椅子。心裏有點茫然。彷彿眼前一陣昏黑。帝國主義與人道和平混作一團。

在甲必丹的銅像脚下走過時。我不禁想問。「林則徐的銅像在那裏。鴉片之役華人國殤紀念碑在那裏。」

銅像。——牌坊。——榮與辱。——公理與强權。……同時雜陳一個花園裏。使我們幾乎不相信。然而何必不相信。其實我們的世界。就是這樣的一個世界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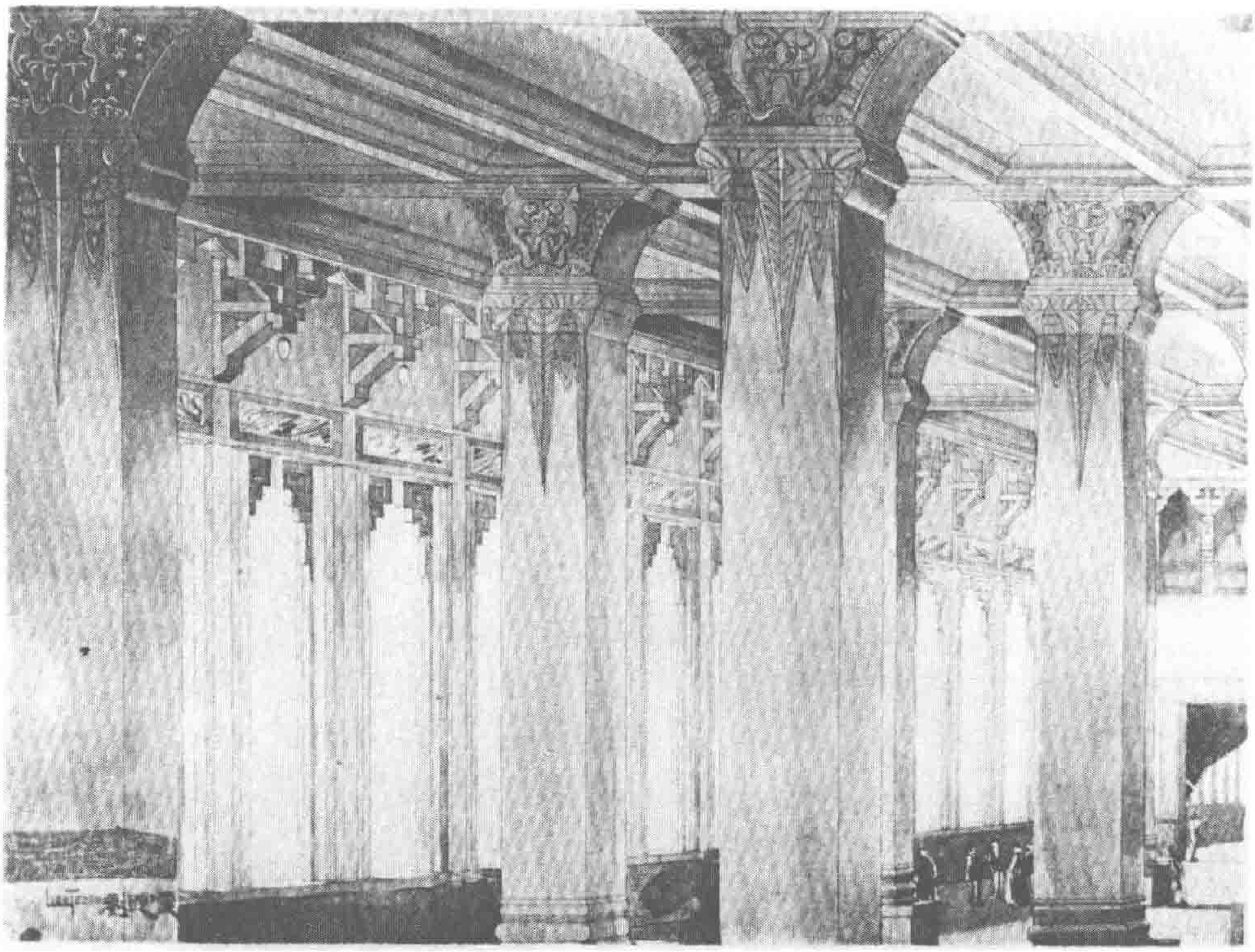
乘輿而來。興盡而返。這回我南行正是如此。在香港逗留六天。乘麥堅利總統船回上海來。那天清晨。朝霧尚未盡散的時候。船開行了。回望霧中的港島。彷彿罩着紗幕的顏容。此別又不知何日再相見。

一九二九、一十一。上海。



國民革命軍紀念堂正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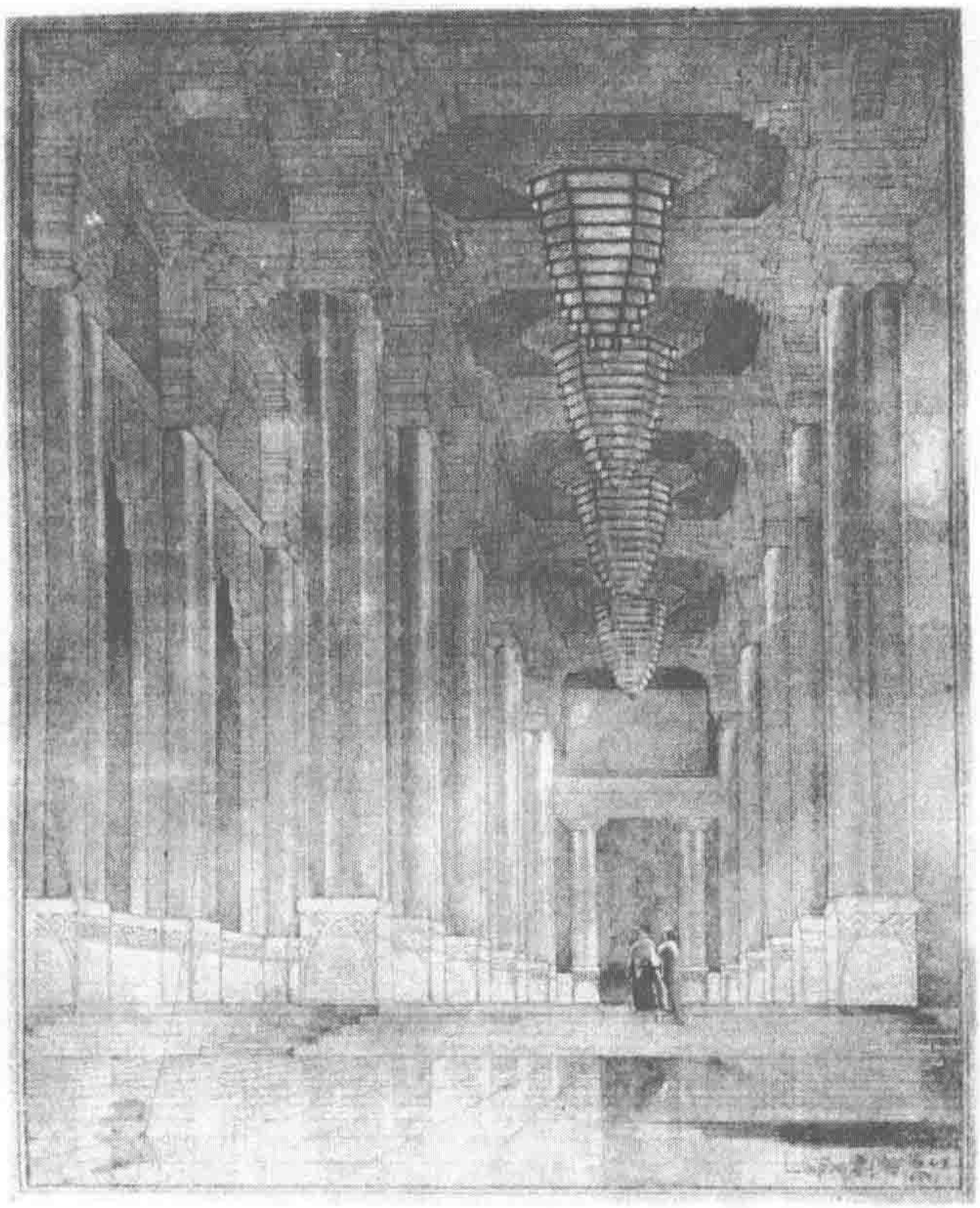
劉既漂作



中央黨部迴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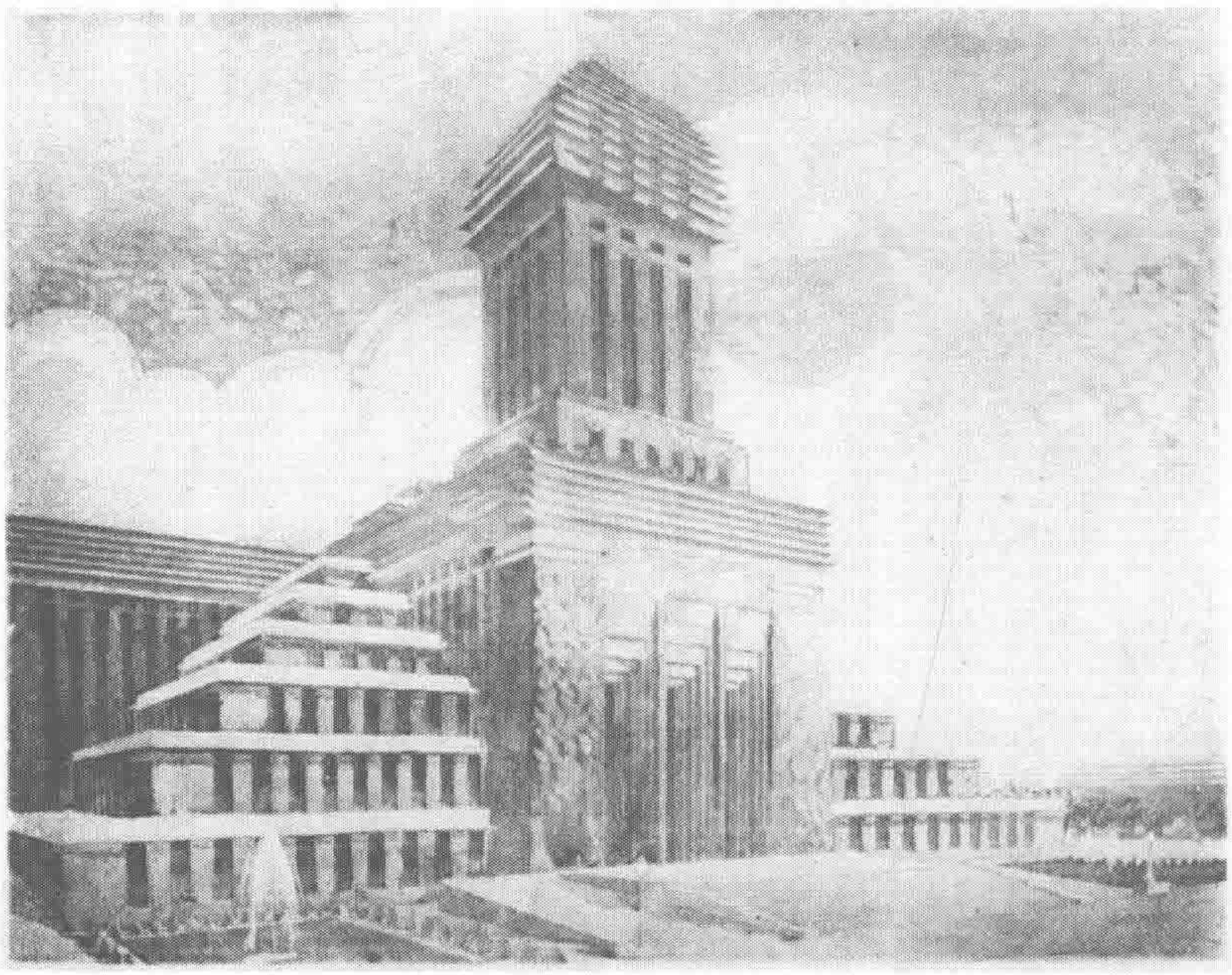
劉旣漂

三一—三六五



國民政府進口透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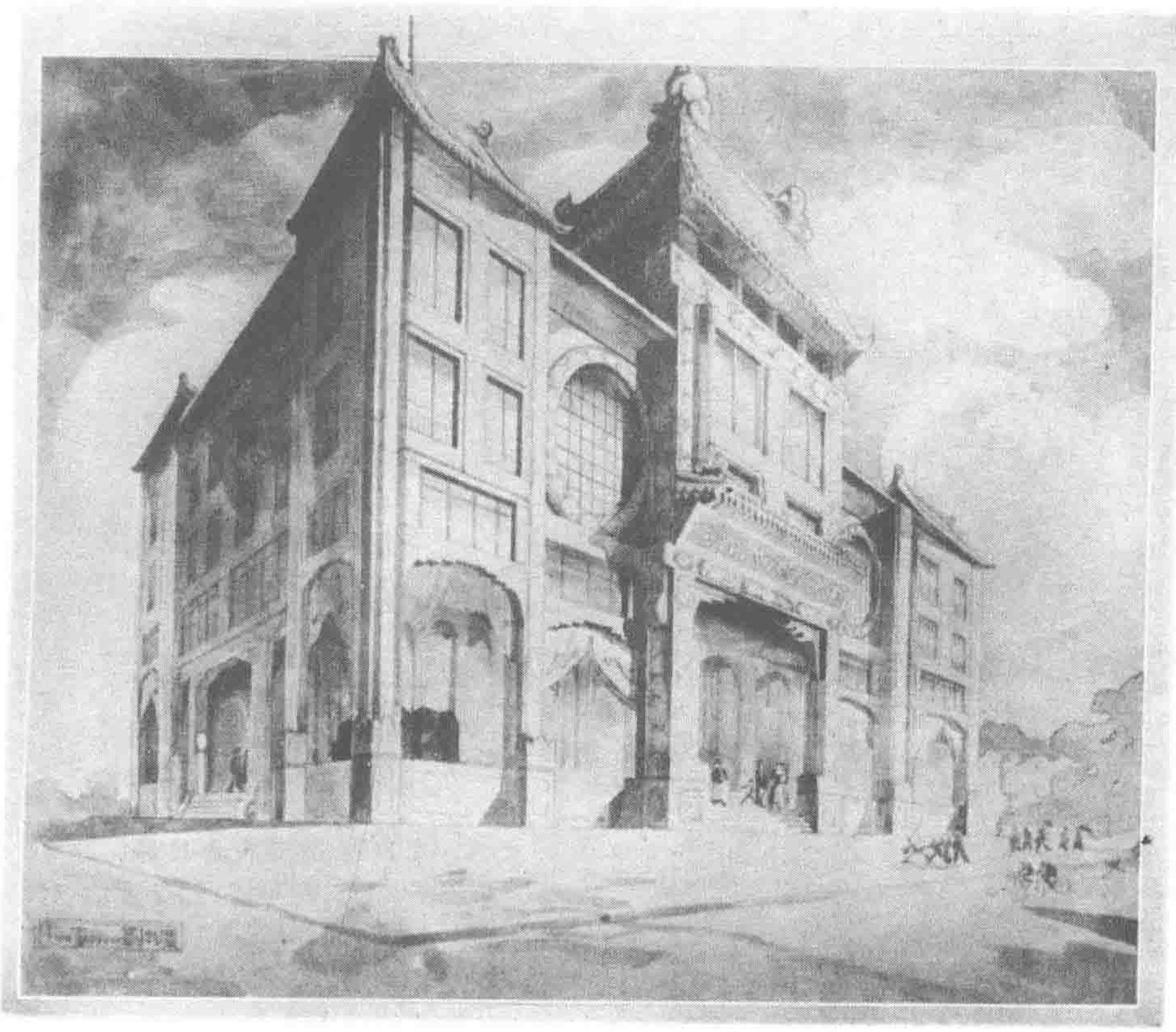
劉既漂



國民政府南面透視圖

劉既漂

三一三六七



大公司之外觀　　劉旣漂

海程

美

Washiyyton Irving 原著
陳心純 譯

國人游歷歐洲。那遼遠的旅途。正是他一個最好的預備。他和塵世暫時的隔絕。能使你的心胸打掃得空靈透澈。最宜於領受活潑的新境界。在歐州大陸。境連壤接的各國。他們的民族風土。雖非突然變易。但不知不覺間漸漸地不同了。至於那介乎東西兩半球間的大洋。却澈始澈終一片浩淼。找不到絲毫轉變的痕跡。當你離開的故土。在你服中消滅的時候。你就置身於一個空無所有的境界裏。直待你足登彼岸。於是又立刻落入了別一個紛煩世界咧。

在陸地上旅行。山川景物。不斷地呈露在我們眼前。人類生活的故事。也繼續着演進。我們也就少減了些離別之苦。的確。我們好比牽着一條長的連鎖。儘走得遠。却不中斷。很容易按着一個個環兒。安然囘來。可是那大洋。頓時將我們劃斷了。使我們感覺到活像從一個安樂土被放流到一所可疑的地方。囘看家鄉。中間橫梗着一個恐佈的海峽。只是些狂風駭浪。眼見得地角天涯。生還非易了。

上面的話。至少說着了我。當我凝望着我故土的最後一線。像殘雲一般滅沒於水平線的時候。好像剛把宇宙間的一卷掩了。內容也同時忘懷。在未把別一卷打開的時候。可以有一刻兒冥想的餘暇。呀。這消滅了的故土。我一生最親愛者居住的故土。縱使我還有重來的一天。但那時節城郭如故。人民已非。其間的陵谷滄桑。我又安能預料。何況飄流異域。死所未知。有誰能屈指數我的歸期。又有誰能担保我有朝一日還能重臨兒時游釣之地呢。

我上面說。在海洋中是空無所有。這話錯了。嗜好遐想神游的人們。海上旅行。最富默想的題材。海天的浩渺。魚龍的瑰異。都能使你忘懷世事。神遊太空。我最喜歡倚立桅桿——在晴天並爬上桅頂——繼續數小時的凝望那甯靜的夏天的海面。和那隱現出沒於水平線上片片金黃似的雲霞。兀的不是神仙境界麽。眞使我神往不已了。——又看那雪白的浪花。很和平的推移騰挪。越近岸。潮勢也就益發和緩了。

有時我憑着崇高的地位。下瞰那些海怪醜陋的舞蹈。不禁感到一種又嚴肅又害怕的神情。有時一大羣海豚在舷邊打旋。有時龐大的鯨魚從容不迫的在水面現形。有時饕餮的沙魚鬼魅般的從碧波中探頭出來。這些都引起了我生平對於水國傳聞的囘憶。潛伏海底的魚蝦。宅居深淵的鬼怪。一切一切。都是魚夫舟子們閒話的資料呢。

有時候很遠一隻船舶。沿岸走來。便勾起了別一種無謂的念頭。我想。人們憑着他的智力。戰勝天險。跨越重洋。將山川懸隔的異域。

遘通棣接打成一氣。把南方殷富的產物輸往磽确的北地。把人類所需要的智識仁愛的福音流播遐方。使全人類都享受無上的幸福。這是何等偉大的功績。

一天我們望見了一件不成形式的東西。在遠處浮着在海洋裏。任何東西凡能打動平靜的四周的都引入注意。這原來是一桿破壞的船桅。但這船已敗壞無疑。桅上還有些剩餘的手帕分明是水手們拿來自縛其上。希圖免被波浪冲去的。這船的名字也沒有痕跡可考了。這船桅想已浮沈了好幾個月。已有許多介蟲黏附在上面。兩旁也點綴着不少長長的海草。但是我想水手呢。他們最後的掙扎早已完了。被捲入大海怒濤之中。骸骨是深埋在海底幽谷。漸漸發白。靜寂渺茫。和波浪一般永永籠罩了他們。沒人知道他們的結果。但是他們的家人還為着他們的安危。在爐邊歎息祝禱。慈母念游子。妻子懷

良人。只管往日報上去找她們征人的消息。朝朝暮暮。日復一日。漸漸由熱烈的盼切變成冰冷的絕望。人既不歸。也沒有一些東西留作愛人的紀念。一句話。她們所得知的便是這船開出了碼頭之後。「從此便什麼消息沒有了。」



我偶爾瞥見兩三個祖身的可憐蟲從艙裏馳出

看見了這被毀的船。免不得引起了許多可怖的故事。尤其在黃昏時節。先前晴明的天氣。霎時間變了顏色。蒼莽浩汗。大風浪快要來到。這種情景在夏天海程中是常有的。那時我們伏在艙裏。圍着一盞小小的燈兒。淡淡的微光越襯出黑沈沈加倍可怕。人人都講隻把傷心的沈舟故事。最打動我心絃的。是船主所講一篇短的。

船主說。『一次我乘一隻精固的海船駛過紐芬蘭海峽的時候。遇到了濃霧。——在那些地方本是常見的。——白天就不能遠望。晚上更利害了。相距兩船之遙。便分辨不清。我就在桅頂舉起了燈。並且派視察員在船首偵看前面有無魚艇。因為他們慣常停泊在

這港口的。那時風也呼呼吹着。我們的船開足着速率前駛陡然那視察員一聲警呼「前面一隻小船。」這話剛出口。我們的船早撞了過去。那是一隻停泊着的舢板船。船側向着我們。水手全都睡了。忘記把燈點起。我們正向着他的中部撞去。重大的體質。加着進行的速力。頓時把那船壓下水去。我們在地上面經過。再往前進。當這船沈在我們底下的時候。我偶爾瞥見兩三個袒身的可憐蟲。從艙裏馳出。他們剛從床上爬起。風聲中夾着他們凄厲的慘呼。送進我的耳膜時。別的聲息。一概聽不見了。這聲音使我再也不會忘掉。那時我們的船。因速度太快。好一會兒才得停下。急忙再開回去。憑我們的想像。開到那遭難的船的所在地。我們在大霧中巡邏了好多鐘點。放射了不少警槍。細聽有無生人的呼救聲。但只是靜寂。此後便什麼都沒看見沒聽見了。』

我聽了這些恐怖的故事。好一會兒。將我先前許多美妙的幻想◎一古腦兒推毀無遺。到了晚上。風浪越大了。海水也沸騰得利害。可怕而單調的激盪聲。斷續湧起的浪頭。越來越凶。頭上一片片的黑雲。時時被閃爍於怒濤中的電光打得分裂。益發覺得陰森可怕。雷聲在浩汗的海水上面席捲而過。往復於重疊如山的駭浪間。不斷地反應延宕下去。我目擊這船在狂暴的風浪中顛越簸蕩。不禁驚歎於他的終能保持着平衡的形勢。隨波上下。帆杠似乎快要浸入水中了。船舵也似乎快要陷入波濤裏面了。有時候猛可的一個駭浪。正對我們打來。全賴那舵柄霎時間神速的轉移。才得把他從絕處挽救過來。

我退入了我的艙內。可怕的情景也就跟隨着我。風吹着船索。颼颼作聲。活像是行葬儀時候的啜泣。當一隻船舶在波濤起伏的海面上顛越不甯的時候。無論桅木的軋軋聲。和艙壁的嗚嗚聲。都非常地可怖。潮水打在船身時。隆隆之聲。直透我的耳膜。使我驚心動魄。真像死神就在我們四周伺隙窺暇。欲得我們而甘心。一個螺旋的鬆脫。一處夾縫的罅隙。都予他侵入的機會。

可是天氣一好。風平浪靜。這些恐懼的念頭。頓時就打掃盡淨了。行海程的人。逢到天氣清和風暖波平的日子。誰都要開懷歡喜。將所有的帆。全都高張起來。安穩而迅捷的向前進。看呀。這是何等尊嚴而榮耀。真可以稱王水國了。

我在海程中。幻想是層出不窮。倘記載下來。可勒成一卷。但是現在却快到岸了。

這一天是晴明的天氣。船首發出一片狂喜的呼聲。「陸地」一個美國人。初次和歐洲識面。這時候神秘複雜的感覺。除非自身親驗過的。怕沒有人能形容得出來。

看呀。這正是我平生渴慕的地方。其中的形形色色。有的是我童年時代耳聞過。有的是求學時代研習過。正是這地方呀。

這時候一直到靠岸。一切都是熱烈鼓舞。巡行岸邊的兵艦。伸入海峽的愛爾蘭一角。高聳雲表的威爾思山。都是非常地有趣。當我

們駛入滿賽河口的當兒。我拿出望遠鏡。向岸上遙望。看見雅潔的村屋。灌木叢生。靑草滋長。我滿意極了。又望見頹廢不堪的古廟。全被藤樹蔓延着。又望見一所鄉村禮拜堂的尖塔。從鄰近的一座小山的腰間聳出。——這些都是英國的特點。水飽風順。不多時我們就靠岸了。岸上擁滿了人。有的是袖手好閒的旁觀者。有的是親友的熱烈的候望者。內中一個攢眉如有所思。分明是這船的經理人。他兩手插在袋內。踯躅上下。口內呼嘯作聲。岸上的衆人。都承認他是暫時的重要人物。自動的讓給他一些空地。這時岸上。船上。不斷地發出久別重逢的酬酢語。我最注意的是一個年青婦人。穿的很卑賤。行動却頗耐人尋味。她倚立在人叢的前面。當船近岸的時候。她眼巴巴的要找到他意中人。迫切得什麼似的。我忽然聽見一種微弱的聲音。喚着她的名字。頓使他失望戰慄。這呼聲是一個可憐的水手發出來的。他病了一海程。打動了船上全體人員的同情。天氣晴明的日子。他的同伴替他在甲板上蔭蔽處。舖了臥褥。但他的病日重一日。最後一句話。他但願能在未死之前。得見他妻子一面。當我們駛進滿賽河時。我們將他抬到甲板上。這時他正靠在桅索上。面色慘白得可怕。難怪連他的親人都不認識他了。但她一聽到他的呼聲。他的眼睛陡的射在他臉上。於是一齣慘劇開始。她緊握着兩手。發出銳利的慘呼。末了又陷入於靜寂的悲哀。

這時一切都匆促紛擾。相知的會晤咧。朋友的洗塵咧。商人的會議咧。惟有我是孤獨無聊。既沒得朋友。自然沒人歡迎。踏上了遠祖的故土。但覺是一個異鄉的生客罷了。

東亞銀行
THE BANK OF EAST ASIA

本銀行資本法定香港銀一千萬元收足五百萬元公積金一百五十萬元專營銀行一切事業久蒙中外各界士商賜顧價格公道向為中外士商所稱許將各埠支行及代理列下

海外各埠滙兌 本銀行專辦理國外滙兌非常快◎ 英京 巴黎
紐約 舊金山 檀香山 日本東京 橫濱 神戶 台灣
香港 西貢 廣州 新加波 庇嚨 孟米 加剌加大
仰光 八打威 泗水 三馬 隆 小呂宋 九龍等埠

保管箱 本銀行設有最新式鋼製保管箱任客租用可免盜賊及祝融之虞租費極廉

定期活期儲蓄存欵 無論規元銀元日金英金美金等幣均可任使存儲利息從優倘蒙 惠顧無任歡迎

總行 設在香港德輔道中門牌十號 **分行** 設在上海九江路門牌第七十二號

浙江實業銀行
The Chekiang Industrial Bank, Ltd.

本銀行資本總額二百萬元公積金九十萬元辦理定期活期通知信託各種存欵定活期抵押放欵押滙貼現國內滙兌國外滙兌信託部及其他商業銀行一切應有業務存息從優欠息佣金滙水格外克己手續迅速並附設儲蓄處辦理儲蓄存欵訂有細則函索即奉如蒙 惠顧竭誠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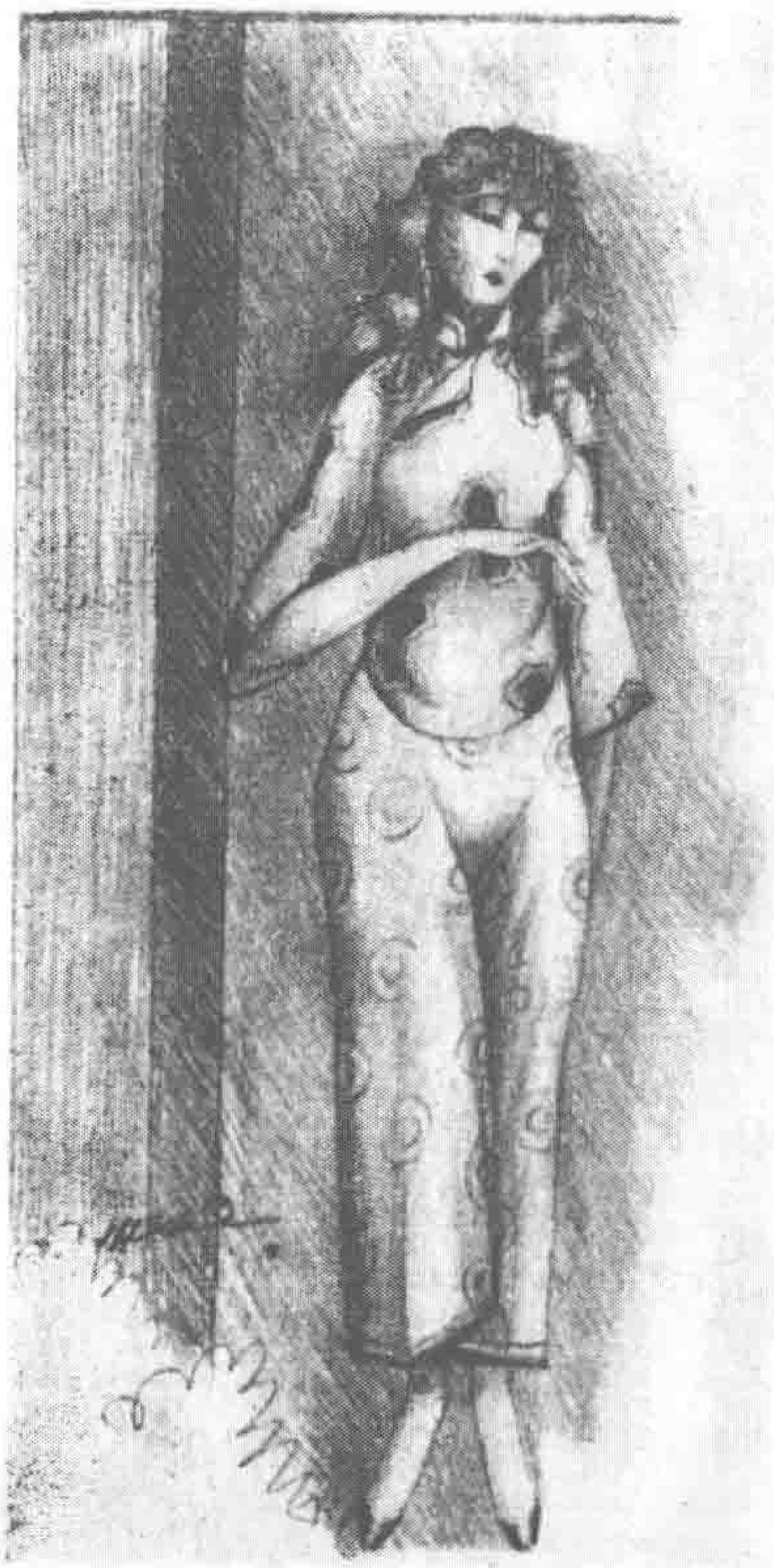
上海總行 漢口路十三四號 電話中央七一二一 七一二五
虹口分行 上海虹口百老滙路 電話北二六〇〇 一二八三號
漢口分行 湖北街 電話三二〇一 三二〇二
杭州分行 保佑坊五十九號 電話九〇三

舞女生涯〔四〕

程小青

第八章 奇怪的景象

楊一鳴同他的妻子潘愛美上了平安輪船以後。他們的精神依舊惴惴不寧。彷彿在船上的祇是他們的軀殼。他們的靈魂還留在岸上。他們包了一間房艙。彼此都靜默無語。長江輪船的開駛時刻本有些參差。楊一鳴一上船後。但願立刻起碇。因他一想到臨行時的槍彈着實有些驚惶。那開槍的是什麼人呢。目的是不是要打他。或祇是偶然的巧合呢。萬一眞要打他。假使跟蹤上船。那又怎麼處呢。幸虧在他上船不到半個鐘頭。輪船便卽開行。他的心頭方才放下了一副千斤的重担。否則他的神經再緊張下去。說不定要發生什麼變端。那晚上



三分區裏解來了一個女子

他雖和衣而睡。但他實在不曾合眼。隱約中又聞愛美的飲泣聲音。他雖想安慰。却說不出話。又想起了那白絲手套的血迹。料想愛美必已牽入漩渦。但他終沒有勇氣向伊究問。又因着船艙中祇隔着一層板壁。這樣的問題。在船上也不便細談。至於柯秋心的被殺兇手究竟是誰。他雖也推想過一回。也終於沒有端倪。天明以後。他很想叫愛美到甲板上去吸些兒新鮮空氣。散一散驚恐而鬱悶的精神。但愛美祇是搖頭。不願出外。一鳴沒法。祇得也留在艙中。因他覺得愛美的神志已失了常度。實不敢讓伊一個人獨處。直等到輪船到南通州靠岸。霎時間喧聲雷動。旅客的上下。苦力們的起貨落貨。又加着挑夫的兜攬。和小販的喊賣。種種聲浪。一時並作。楊一鳴乘機說道。「愛美。你起來到外邊去散一散罷。這樣子悶在艙中。害出病來。不是玩的。」潘愛美聽說。果眞緩緩從榻上撐了起來。先向一鳴瞅了一眼。隨卽把目光垂下。伊一手掠着鬢髮。似答非答的說道。「身體的病。還不致於怎樣。心裏的病。那才危險呢。」楊一鳴一聽。覺得伊也許要說到那問題上去了。急忙低聲說道。「愛美。我們再擱一擱。這裏耳目衆多。暫且不提爲妙。」他說着。便取起那一件黑呢大衣。給伊穿上。一回兒。愛美已裝束舒齊。一鳴開了艙門。正要走出。忽見有一個穿元色軟緞長袍的大漢。頭上的呢帽也是黑色。一臉橫肉。和兩粒可怖的眼珠。顏

色竟都和他的衣帽仿彿那人似正要敲艙門的樣子。見了一鳴自己開門出來。似非常得意。那人突然開口道。「你是楊一鳴先生麼。那巧極了。」楊一鳴忽而呆住了。臉上的顏色頓時起了變態。他要想不認。但記得上船定艙時。並沒有改換姓名。此刻要賴。勢必弄巧成拙。他勉强保持着鎮靜狀態。答道。「是我啊。你有什麼事。」那大漢道。「這樣很好。現在請你上岸罷。——唉。這位穿黑呢大衣的不就是尊夫人麼。那麼。請你們兩位一塊兒登岸罷。」楊一鳴情知這宗是那案子發作了。他還沒有答辯。潘愛美忽從背後搶出來道。「你是什麼人。竟敢干涉我們的行動。」那大漢忽露着牙齒。嘻了一嘻。現出一副似笑非笑的醜容。答道。「夫人。這並不是我敢干涉。我們的局長接到一個上海來的電報。叫我們上船留阻二位。我祇是奉命而行啊。」楊一鳴應道。「你們是警局裏麼。」大漢點頭道。「正是。我在通州警局裏當一名小小的偵探。現在請你們快些收拾收拾。不要再躭擱了。」楊一鳴知道這時候向他抗辯。一定沒有效力的。因回身說道。「愛美。你不用怕。這件事遲早總須弄個明白。我們就跟着他上岸去罷。」

當楊一鳴夫婦在通州碼頭上被捕的時候。上海方面。進行得也非常急速。這天是九月廿八星期四了。在廿八晨三點鐘時。余桐把賈三芝拘進了警署。當時並沒詢問。到了早餐過後。余桐才把賈三芝傳進去問話。賈三芝先自陳辯道。「我聞說柯秋心被人殺死了。你們莫非把我當做兇手麼。那是完全誤會了。」余桐答道。「你說我們誤會麼。我們却自信有充分的理由。我想你是一個有智識的人。與其灣灣曲曲的說什麼廢話。還不如爽快些說一個明白。」賈三芝忙道。「原是啊。我但願爽快些弄一個明白。不過你們要說我謀殺秋心。那眞是你們自己走進了牛角尖裏去了。」余桐道。「我們都查明了。那屍室中發見的絨匣。就是你昨夜在華昌公司買的手鐲匣子。手鐲不見了。匣子留在室中。你却不承認是你的東西。你的手槍本有九粒彈子。現在却已放去了三粒。不又是一種明證麼。還有一層。今晨霍先生到你寓所裏來的時候。你又幾乎行兇。假使不是霍先生手快。你說不定要犯第二件兇案。你如果沒有犯罪。又怎麼有這種舉動呢。這種種都是鐵證。你還有什麼話辯白呢。」賈三芝仍面不改色的答道。「有的。這幾點我都可以解釋明白。現在我已顧不得了。假使我不說明白。反而使秋心寃沉大海。便宜了那個兇手。我老實說罷。你說那隻絨匣。你們調查的不錯。這就因我實在迷戀着秋心。凡有可以使伊歡心的方法。什麼都肯照辦。昨晚在廣寒宮時。我見那楊一鳴在酒排室中和伊密談。又給伊一隻鑽石指環。我一面恨惡楊一鳴的阻礙。一面以爲秋心也是一個愛小利的女子。因此我在十二點鐘的時候。先去見一鳴的妻子。希望利用

伊的妒意。把我和秋心中間的障礙物除去。誰知伊很信任伊丈夫。不聽我的說話。我的第一步計劃既然失敗。便改變方針。所以我從浦江旅社出來以後。順路往華昌公司去買了那隻珠鐲。立刻送到秋心寓裏去。我原以爲伊既貪小利。我的手鐲當然比一鳴的鑽環值價些。我也許可以贏得伊的愛了。不料伊不中抬舉。非但不肯收受。反將我奚落了一番。伊將我的手鐲丟在地上。我急忙拾起來時。那絨匣已被伊踐破了。我氣冲冲取了手鐲退去。却把那絨匣遺留在伊室中。我氣忿極了。回到廣寒宮裏的時候。才交十二點半。一見伊的表兄王百喜。便把這情形告訴了他。百喜也很替我不平。接着我就匆匆離舞場回家。再沒有到過秋心那裏。所以伊的被害。我不但沒有關係。並且還出於我的意外呢。」余桐細細的把賈三芝的話考量了一回。又發問道。「那麼。你的手槍的問題又怎樣解釋呢，我們曾經驗過槍管。明明是新近放射的啊。」賈三芝把牙齒咬着他自己的嘴唇。目灼灼瞧着余桐。似一時回答不出。一回兒。他作堅決聲答道。「我索性說明白了罷。我因着一再的失敗。越發銜恨那楊一鳴。因此我帶了手槍。到浦江旅社去訪他。第一次去時。約在一點鐘光景。據茶房說。他們夫婦倆都出去了。我還不甘休，在附近的一家酒店裏等了一回。第二次再去。不意我還沒有走到旅館門前。忽見停着一輛汽車。有一個人走上車去。正是楊一鳴。我的本意。原想見了楊一鳴後。向他下一次警告。嚇他一嚇。那手鎗原備而不用的。但在那稍縱即逝的當兒。我已不暇顧慮。便向着他開了一槍。却沒有命中。後來我就也失望回家。以外的事情。我一概不知道了。」余桐又尋思了一下。答道。「你的話即使實在。在事實上還有些不符。據你說你祇開了一槍。但你的子彈明明少了三粒啊。」賈三芝道。我的手槍雖然能裝九粒彈子。但我本來沒有裝滿。祇裝了七粒。這一層實在是你們誤會的。我聽說秋心也是被手槍打死的。你如果不信。儘可把打伊的子彈。和我的子彈比較一下。就可以明白了。」余桐覺得賈三芝的陳辯，和他說話時的聲音態度。都不像是虛造出來的。不由的不減了些成見。他因說道。「你的話似雖有理。但尙須得到各方面的證明。現在且等我們把楊一鳴拘到以後，互相對質一下。再定奪罷。」

「到了廿八日晚上。楊一鳴夫婦已從通州遞解回到了上海。那時候霍桑恰巧到警署中來報告。他在手槍上驗得了兩個指印。一個是男子的大姆指印。另一個是女子的食指指印。此外雖有別的印迹。却因互相交疊的緣故。已瞧不清楚。他本要取賈三芝的指印來比對。又聽得一鳴夫婦已經捕到。就同着余桐向二人問供。不料那問供的結果。出乎二人的意外。反覺得莫名其妙。原來當余桐把查得的金頭烟。和周文柏醫士見他從秋心寓裏逃出來的情形

說明以後。便指楊一鳴有兇手的嫌疑。楊一鳴把經過的事實逐一照實說明。辯白他無罪。但他的聲音容貌。都缺乏自信的神氣。並且說話的時候。時時向潘愛美瞧着。更見得他的說話不足致人深信。余桐因說道。「我想你不用掩飾了。還是爽快些說明了罷。你假使沒罪。爲什麼悄悄的連夜逃走呢。」楊一鳴期期的答道。「我們並不是逃、本來要走了。」余桐道。「這又是公開的謊話了。你上夜裏不是向王百喜說過。定當在下星期一往普陀去。怎麼隔了幾個鐘頭。忽而變計上長江船呢。」楊一鳴低垂了頭。再回答不出。余桐繼續道。「你如果沒罪。你既發見了秋心的兇案。理應立卽報告。並且報告是很便利的。伊的會客室中本裝着電話。但你却偷偷掩掩的匿伏。後來又奔逃出去。這種種都是你犯罪的鐵證。你何必再用虛話搪塞。現在我們要知道的。就是爲什麼緣故。你們要害死秋心。據我們知道。秋心對于你的感情。似乎較別的人更好。但你又反而將伊打死。這一節我們實在最覺詫異。」楊一鳴忽似喪了神志。他向他的妻子瞧瞧。又向余桐旁邊的霍桑凝視了一回。接着便低垂了目光。微微的搖頭歎息。這種情勢。的確很危險了。假使這一次是法庭的審判。裁判官已儘可把楊一鳴定罪。余桐橫目瞧瞧霍桑。現着得意的神氣。似表示這件疑案可以就此結束了。霍桑却向他搖了搖頭。表示不贊成他的見解的樣子。來原霍桑雖始終沉默。但他憑着他精銳的觀察。却已瞧到了他人瞧不見的隱微。他正要發表意見的當兒。忽見那潘愛美突的奔到伊丈夫的面前。大聲向余桐道。「是我殺死的。是我殺死的。」這兩句話一出。那沉靜的空氣。忽而都緊張起來。大家的目光。都集注在伊一身。尤其是一鳴。更顯着十二分的驚詫。愛美繼續道。「柯秋心是我殺死的。與我丈夫無干。快把他放了。定我的罪罷。」論情余桐在詫異之餘。自然要究問伊行兇的目的和情形。可是他還沒有發問。那一鳴竟也變了態度。挺身而出的搶着道。「警官。別聽伊的說話。我老實承認了罷。殺死柯秋心的是我。伊是完全沒有關係的。」潘愛美聽說。奮力揮着兩手。似突然發狂的一般。大聲道。「不是他。是我。是我。」一鳴也不肯放鬆。走前一步。把潘愛美一把拉向後去。竭力聲辯道。「你們別信伊的話。伊所以承認。無非想代我受罪。伊的神經一定錯亂了。你們決不可輕信的。」那余桐兀自發呆。一時竟莫名其妙。他想停止了二人的爭辯。細細的分別究問。却不容他有發話的機會。潘愛美又掙扎着說道。「我的腦子很清楚。我的話都足憑信的。並且我還有充分的理由。我因着伊偷了我丈夫的愛。我才將伊殺死的。」這句話一出。那觀審的人們。一個個都驚駭失色。楊一鳴尤其慌得手足無措。他再想聲辯。竟找不到相當的說話。在這情景十二分緊張的當兒。忽而又加了一種勁勢。原來那不知去向的徐楚玉。忽自己姍姍的

走了進來。在表面上。那緊張的局勢。似乎因着伊的加入而打破了些。但據伊所陳述的說話看來。竟使潘愛美的說話多了一種證實。徐楚玉說道。「我現在有幾句報告。你們不是因着我遺留的一塊手帕。便把我當做嫌疑兇手麼。我昨夜因着要找王百喜。在一點鐘光景。確會到過秋心的寓裏。當我走進了興華路。還沒有到秋心家的門口。忽見有一個女子。急忙忙從裏面出來。我定睛一瞧。認得就是這位楊夫人。當時我來不及和伊招呼。但心中也很懷疑伊的行動。等到我進了裏面。發見了秋心被害的事情。不由的驚惶起來。我當時曾想打電話報告。但是轉念一想。如果如此。我的責任太大。到底不敢實行。於是我就也匆匆退出。就在那時。覺不知不覺的遺落了我的一塊手帕。我剛出大門。忽聽得有一種咳嗽似的聲音。有一個人從轉角上過來。我回頭一瞧。認識是這位楊一鳴先生。那是我更沒有胆力見他。就急急的避去。事後我仍懷疑恐怖。不敢出來證實。後來想到我現處于嫌疑地位。若使始終避面不出。也許要弄假成眞。因此我不得不出來剖明眞相了。」這幾句話自然使愛美的地位越發危險了。在愛美本人。非但不覺危險。却反因此得意。不過楊一鳴的心中。宛如刀割的一般。却到底想什麼說話。才可挽回。這時霍桑忽把旁觀的資格向徐楚玉說道。「你此刻想必是自動來剖白的。」徐楚玉應道。「當然我自動的。」霍桑道。「那麼。你怎麼知道你的手帕已做了你被嫌疑的證據呢。」徐楚玉忽略現遲滯狀道。「這個——這是我料想而知的。」余桐忽似急于要結束的樣子。插口道「現在從種種方面觀察。這潘愛美的供詞。比較和事實脗合——些」霍桑忽也搶辯道。不錯。不過眼前的景象。未免太奇怪了。我們搜查證據。不能不格外求詳。我們還有一個重要的證人沒有找到。我們的偵查工作。當然還不能就此終止。唉。不是又有什麼新消息來報告麼。」這時候忽見外面又走進一個穿制服的警士。向余桐行了一個舉手禮。便報告道。「三分區裏解來了一個女子。據說是這兇案中的重要證人。在外面聽候發落呢。」

第九章　春雲乍展

當那局勢緊張的當兒。忽而報到了一個重要的證人。當然要引起人們全神的注意的。在霍桑意中。早覺得嚴小蓮所處的地位的重要。現在那三區裏解來的女子。竟就是死者侍女嚴小蓮。這一種轉變。實在使霍桑喜出望外。他見嚴小蓮的臉色。憔悴而枯黃。兩眼的眶上。起了黑圈。眼光中還帶着餘怖。短髮蓬亂。壓覆滿額。身上穿着一件深紫色西洋綢的夾襖。那襟角的一粒鈕扣却已斷去。足上本穿着乳黃色的皮鞋和肉色的絲襪。這時却汚穢不堪。分明是被人踐踏過的痕迹。但瞧伊的形狀。便可料想伊已飽受痛苦。伊的故事的足以引人注意。當然也不言而喻。霍桑爲審愼起見。把那先前

問話的一干人。分別帶回押所。祇讓嚴小蓮單獨陳說。嚴小蓮的情狀已困乏極了。余桐因先叫人送了一杯熱茶給伊。又使伊定了定神。伊才開始伊重要的故事。伊說道。「柯小姐不是已死了麼。我聞說伊是死在手槍上的。我還處于嫌疑的地位。是多麼傷心的事啊。我現在且把經過的事情申說一遍。至於我本人的有無嫌疑。完全不成問題。我也絕對不在心上。昨夜裏柯小姐咯血病發得厲害。在十一點半不到光景便離舞場。伊回寓以後。先上樓去換了裝束。又走下樓來。像平日一般。照常在憩坐室中讀報休息。在十二點時。王先生來瞧伊。被此鬥了幾句。伊鬱得不耐。在王先生去後。伊忽動了自殺的心意念。」霍桑聽到這裏。忽發問道。「唉。伊曾有自殺的表示麼。」嚴小蓮道。「伊自己本有一支手槍。我忽見伊取出來玩弄。雖沒有動手作勢。但在鬱悶之餘。難保伊沒有這種意念。我因向伊解勸了一番。伊才把手槍重新放進了抽屜。」霍桑又問道。「伊為着什麼事情才和伊的表兄鬥氣呢。」小蓮道。「那總是為錢的問題。我不是說一句背後話。那王先生實在靠着他表妹生活的。」霍桑點了點頭。又向余桐瞅了一眼。余桐却似悟非悟的把兩隻眼睛呆瞧着霍桑。似乎希望他解釋這個暗示。霍桑並不理會。但向嚴小蓮道。「你說下去罷。以後怎麼樣呢。」小蓮繼續道。「到了十二點廿分。我正要勸小姐上樓安睡。有一位姓賈的先生。忽來瞧伊。伊不得已。請到裏面和他會面。不料他們談了幾句。彼此忽又衝突起來。至於衝突的原因。我在外面隔室中約略聽得幾句。那姓賈的向小姐訴說楊一鳴先生的短處。勸伊不要和他來往。一面又誇自己有錢。這些話觸犯了小姐。小姐不禁發怒起來。那姓賈的本帶着一隻珠鑽鑲的手鐲。送給小姐。伊也拒絕不受。那姓賈的因此也惱怒咆哮。那時我插身進去。才把他們排解開來。送姓賈的出去。那時小姐怨恨極了。不由的連吐了幾口鮮血。我發急了。便打電話請周文柏醫士來給伊診治。伊起初還竭力的阻止。我不聽伊。到底打了一個電話。可惜那時周醫士正自出診。不能立刻就來。那時小姐忽寫了一封信。又取下一隻鑽石指環。叫我給伊送到舞場裏去交給楊一鳴先生。那時候夜已深了。伊怕我受寒。故而把伊自己的那件淡緋色軟綢斗篷。叫我披了。我接受了。就和伊分別。臨走時和伊約定至多二十分鐘就可回來。我叮囑伊耐性些等一回。等我回來時大概還來得及招接周文柏醫士。伊也一一答應。誰知因這一別。就成了永訣。」嚴小蓮說到這裏。那亮晶晶的眼眶裏面忽而連串似的有淚珠掛落下來。霍桑乘勢問道。「你可記得你出門時在什麼時候呢。」小蓮一壁抹着眼睛。一壁答道。「我記得約摸在十二點半。」霍桑道。「那時候屋中除你小姐以外。沒有別的人麼。」小蓮道。「那時候屋子裏面的確祇有伊一人。我們的老媽子。這幾天因着伊兒子害

病。晚上住在伊自己的家裏。不過屋子外面却並不是沒有人呢。」

余桐聽到這裏。似乎因着小蓮悲戚的神色。霎時忽化做驚怖。便也引起了他特殊的注意。他發問道。「怎麼樣。可是有什麼人候在你門外麼。」霍桑也說道。「唉。我想你要說到你失踪的緣因了罷。」

小蓮點頭道。「是啊。這件事我想起了還是心悸。那時我走出門口。下了階沿。正站住了要找一輛黃包車。不提防有人從我背後突的將我抱住。同時又有一隻粗笨煙臭刺鼻的巨手。猛力按住在我的嘴上。我既不能喊。又不能強。魂靈兒幾乎出了軀殼。昏亂中我似乎被人挾進了一輛汽車。我的面部已被一塊粗布紮住。但我的座位的左右。各有一人守着。分明我已落到了兩個什麼匪徒的手中。當時我實在想不出他們爲着什麼要把我綁去。直到他們把我臉上紮着的布鬆下來時。才瞧見我已處在一間破屋裏面。前面站着兩個惡漢。一個身材高大。滿臉橫肉。醜獰可怖。還有一個短小而面黑。兩隻眼睛炯炯的。像鼠子一般。一望而知是一個狡猾的惡匪。我正自懷疑他們綁我的目的。他們倆把一盞煤油燈旋亮了些。向我細細的瞧了一瞧。竟也失望似的詫異起來。那短小的一匪道。『哎喲。我們弄錯了。這不是我們的目的物啊。』那大漢也作抱怨聲道。『這却晦氣了。但伊的打扮怎麼竟和那跳舞的一樣的呢。』這時我才知道他們本要綁柯小姐的。因着那斗篷的緣故。才將我誤會做伊。接着他們倆把我身上搜了一搜。那指環和信便落到了他們手中。但他們還不知足。我聽得短小的一匪計議道。『我想你趕緊再走一趟。伊現在祇有一個人在着。你相機行事。最好把那條囮兒弄到。我在這裏看守着伊。你快去快來罷。』於是那長大的一匪趕緊出去。我却被緊閉在另一間黑暗的斗室之中。那時我自身雖已失了自由。心中還替柯小姐担憂。料想那長大的惡漢。勢必要進去行刼。小姐又怎樣受得起這種驚嚇。不料祇隔了二十分鐘光景。那高大的匪徒已回來了。那時候他們忽被此密談。語聲還帶着驚惶的意味。我起初還不知道這一趟結果究竟怎樣。後來那個矮匪忽走進斗室來警告我道。『你安靜些罷。你的主人已結果了。我們就放你回去。你一個人也是冷清清的。不如在這裏和我們做一個陪伴。』我聽說柯小姐已死。不由的驚駭萬狀。但還不知怎樣死的。我問他們。他們祇向我苦笑不答。我又懇求他們放我自由。他們也不應許。但把我關在室中。又嚴密的看守着。我雖然啼哭掙扎。終於沒有效果。直到今天傍晚。我聽得那矮匪已出去了。那長匪一個人無聊。出去沽了些酒。點了燈獨酌起來。我從板壁縫中偷瞧。見他飲了好久。似乎有些醉意。便把頭伏在桌上。不多一刻。竟鼾聲呼呼的睡着了。我暗忖我的自由的機會到了。便冒着險推開了隔室的門。蛇行着從他背走過。悄悄逃出那間破屋。那屋是在一條冷僻黑暗的小

巷。裏走出巷口。我從路燈光中。認識那是河西路的盡端。距離我們的寓所祇有一里多路。原不很遠。但我還不敢直接回去。在路上見了一個崗警。便把我的經歷約略報告了幾句。請他立刻去捕那屋中的匪徒。那警士似因着不敢專擅。又似覺得黑暗中獨力難勝。所以先把我帶了三分區。裏把情由報告了區長。那區長向我問了幾句。就說我是柯秋心案中的重要人物。立刻差人把我解到這裏。一面又派了人依着我所說的地點。去捕捉那匪徒了。」余桐聽了這一篇故事。眉峯忽緊緊綰着。目光中反現出失望的神氣。似乎他起先本希望嚴小連的出現。便可使這案子水落石出。現在瞧來。這案子更多了一層疑。案中的眞相。越不容易弄明白了。霍桑忽自言自語的說道「現在這案子的重心。已移到了那兩個匪徒身上去了。」余桐答道。「你可是說那匪徒有行兇的可能麼。」嚴小蓮聽說。忽搶着代霍桑答道。「我敢說柯小姐一定就是這票匪殺死的。他的目的。似乎在刼取伊的名貴的項圈。但進去時柯小姐也許和他抵抗。因此就遭了——」霍桑止住伊道。「現在不必說這種理想的說話。眞相如何。不久就可以證明的。余桐兄。你且打一個電話到三分區去問問。那匪徒可會捉到了沒有。」余桐答應了一聲。正要去打電話。忽見外面又有警士急匆匆進來報告道。「三分區裏又解了一個男子來哩。這第二次解進來的。就是霍桑所盼望的那個匪徒。這消息當然是滿意的。霍桑因着那嚴小蓮精神的疲乏。不忍再勉强伊留在審詢室中。因先吩咐將伊送到後面去休息。然後才把那捉到匪徒傳帶進來。那匪徒果眞是一個軀幹高碩面貌醜惡的漢子。當他進來的時候。左右各有一個警士挾着。但他假使要想脫逃。他的兩隻粗大的手臂。那兩個警士說不定還不容易對付。但那時候那人幸而沒有抵抗的表示。走進來後。仰面瞧着余桐。似乎已帖服的準備受審。他的姓名叫做陳大彪。當他在三分區裏時已供明白了。余桐先開口問道。「陳大彪。你幹的案子。我們都已明白。你現在還是爽直些供明了罷。」那大漢似很詫異的答道。「都明白了麼。明白了什麼呀。」余桐不提防有這反問。一時却回覆不出。不免有些兒窘意。因作含混語道。「你幹的事。自己總知道。現在你若想放刁。那是沒有便宜的。」這時霍桑從旁發言道。「現在你總已明白你自己的地位。若使你知趣些。把你所做的事情照實供出。我們還可以給你想想法兒。超豁你一下。否則你要多喫些虧了。」那陳大彪兩隻圓黑的眼睛。在兩個人臉上打了幾個旋子。又低了頭尋思似的想了一想。才仰面答道。「好。我就說明了罷。不過我祇承認綁錯那婢子的一回事。剛才那個可惡的警官。硬說我殺死那個女子。這實在是冤枉我的。」霍桑道。「你放心。我們決不憑空冤枉人的。此刻你但須照實說來。我們決不難爲你的。」陳大彪點頭道。

這句話才中聽。我們因着那個姓柯的舞女有一條珍珠項圈外面傳得很熱鬧。我們才動念刼取。前晚上我和我的同伴先在廣寒宮外面候了一回。等到伊出來的時候。我們不便動手。我的同伴就在汽車背後跟到伊的寓所。我們在伊家的門外又候了好久。因着過路和出進的人不絕。仍沒有下手的機會。到了十二點半。忽見那個婢子出來。但當時因着伊的裝束身材。和伊的主人相同。竟誤會了。便將伊綁住。又利用了一輛空的汽車。帶到我們的寓裏。後來瞧清了面貌。才知出於誤會。我們曾在那婢女身上。得到了一隻鑽石指環和一封信。現在那指環已被我的同伴拿去變錢了。至今還沒有回來。所以我在這一件事上。還沒有得到一個錢哩。」余桐見陳大彪頓住了不說。忙催着道。「還有呢。你怎麼不說下去。我聞得你在發覺了誤會以後。曾重新往柯秋心寓裏去過的。難道你想賴麼。」陳大彪聽說。忽把嘴唇牽了一牽。鼻子裏似也輕輕的哼了一聲。答道。「不錯。有這一回事的。我何必賴得。不過剛才那個警官要我承認。便想把殺人的罪加在我身上。其實他可惜笨了些。他要查明那件兇案。儘有別的方法。何必硬生生冤枉人家呢。」余桐覺得陳大彪的說話。明明在那裏指桑罵槐。但這時還不便發作。祇得隱忍住了。說道。「你別亂說。你既不願。快些說出來啊。」霍桑旁聽了一回。似已聽出了些端倪。因也附和道。「你別忘懷。我們有權可以超豁你的。我聽你的口氣。你莫非對于那件兇案。有什麼可以證明的地方麼。」陳大彪忽連連點頭道。「你先生的話正說着了。這兇案的情形。我完全明白。不過我却不願意白白的說啊。」余桐將信將疑的說道。「你眞可惡。你到了此刻。還想故意放刁麼。」霍桑覺得在這種情勢之下。再不能用壓榨的法子了。他因作婉和聲道。「我不是應許過你麼。你若能說明這兇案的眞相。我們可以使你自身的罪減等作爲報酬。」陳大彪張大了兩眼。大聲道。「你這話算得憑麼。」霍桑道。「自然眞的。你快些說罷。」陳大彪才實說道。「既然如此。我就說明了罷。那舞女的被殺。是我親眼瞧見的。因我第二次到伊那裏的時候。猛聽得手槍聲音從伊屋中出來。我喫了一驚。趕到那左邊小弄中的窗口裏瞧了一瞧。便瞧見——」余桐見他又吞吐不說。急得按捺不住。且喘且顫的催逼道。「你瞧見什麼。」陳大彪道。「瞧見那齣把戲。」余桐道。「那麼。那個打死伊的兇手。你也瞧見麼。」陳大彪道。「瞧見的。是一個男子。」余桐出乎意外似的突失聲道。「男子麼。」他說時向霍桑瞧着。霍桑但微微點一點頭。余桐又帶着顫動的語聲道。「那麼這男子你瞧清楚麼。你能指得出來麼。」陳大彪道。「那自然。」余桐又逼着道。「這個人是誰。你且——」余桐呆住了。因他見陳大彪一連應了幾句肯定的答語。這時忽見他搖起頭來。因而問不下去。但霍桑却似已有所悟。他向余

桐附耳說了幾句。便把這一次的問供暫時告一個段落。

第十章　最後一幕

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五的早晨九點鐘時。霍桑匆匆從他的寓所裏出來。往警察總署裏去。前天晚上他因着沒有攜帶防身的手鎗。險些兒遭了賈三芝的毒手。所以今天他的衣袋之中。除了一支小小的手鎗以外。還帶了幾種應用的東西。這天的溫度比兩前天低了兩度。風力既然加緊。吹在臉上確有些刺膚。他穿了一件較厚的黑呢外衣。大衣袋中藏了幾張指模紋的照片。末後他戴上手套。又取了一支黑漆的藤杖。方才出門。這手杖是北平的特產。圓徑比雙毫幣的面積闊些。那黑漆光亮可鑒。杖一邊還有細銀絲嵌的一首五言絕句。並且附着上款下款。原來半年前霍桑旅行北平的時候。乘便解決了一件疑案。那案中的當事人。特地定製了這根手杖作爲紀念。故而霍桑非常珍視。逢到有什麼特別的宴會。方才取用。今天他似乎已預料這件舞女案子已到結束時期。他正像赴盛宴的一般。故而把這枝手杖帶了出去。他到警署的時候已九點廿分。那余桐正很急切的盼望着。一見他進去。恰像一個失乳的孩子。驟然見了母親一般。他說道。「好你來了。我很心焦哩。」霍桑微微笑道。「然昨夜不是和你約定十點鐘開審麼。時候還早。你何必着急呢。」

余桐道。「我就爲着不明白你的用意。那陳大彪既說認得出兇手的面貌。昨晚上儘可連夜叫他指認。你何以一定要等到今天叫他認呢。」霍桑道。「你且耐一耐罷。我是有用意的。老實說。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我都不曾虛度啊。」余桐忙問道。「那麼你莫非還有什麼特別工作麼。」霍桑想了一想。才含笑道。「有一點。我告訴你。我驗過了五個人的指印。却都是失敗的。現在我且問你。我請你準備的都舒齊了麼。」余桐道。「那一班案中的嫌疑人物都已帶在外面了。那王百喜和周文柏醫士他都已請到。廣寒舞場的侍者馬杏生也已傳來。不過那舞場經理胡少山。我們雖已打了兩次電話。此刻却還沒有到來。」說到這裏。忽見有一個警察進來報道。「那廣寒舞場的守門人戚福來了。」余桐似現驚奇的樣子。霍桑忙接嘴道。「好。叫他在外面等一等。」余桐問道。「這個人我沒有傳他。他怎麼自已來了呢。」霍桑道。「那是我叫他來的。」余桐仍作疑訝狀道。「這個人難道也有關係麼。」霍桑點頭道。「自然有關係的。還有一着。那陳大彪的同黨張黑。你可曾把他弄到麼。」余桐搖頭道。「還沒有。我們昨夜一面派人守在匪窟左右。一面又到各押當裏去調查。據說都沒不見那鑽環發現。至今還沒有下落呢。」

一回兒十點鐘到了。在十點缺三分鐘的時候。那胡少山方才趕到。霍桑約略和他說了幾句。便請他在那排嫌疑人的座中坐下。那一排共有十個座位。除了楊一鳴夫婦賈三芝徐楚玉嚴小蓮五人。

還有臨時請到的王百喜。周文柏。胡少山。馬杏生。戚福五人。接着那余桐便向衆人報告道。「這件柯秋心的案子。已引起了全社會人的注意。我們果然負了全責。就是在座的諸位。也都因此發生不安。現在好了。昨晚上我們得到了一個證人。他是眼見這兇案發生的。所以兇手是誰。經他一指。就可以證明了。」余桐說完了這句。他的眼光便像閃電似的在十個嫌疑人座中瞟了幾瞟。他覺得有好幾個人都有些出於意外的樣子。尤其是那個胡少山和周文柏二人。更加顯得不安。余桐繼續道。「諸位請注意。我並不是說你們都有嫌疑。但為着急于求此案的眞相。和解除你們的不安。所以暫屈你們坐一下子。諒來五分鐘內。這案子就可水落石出。那時你們就可以完全沒有干係了。」余桐說完。便揚了揚手。發命道。「把那陳大彪帶出來罷。」這時候全場的空氣。充滿了一種不安的傾向。人人心中都懷著鬼胎。連余桐也同樣的不安。原來他的環顧左右前後。却不見了霍桑。他記得霍桑和他接洽以後。曾到外面會客室去。和周文柏王百喜等招呼過幾句。接著就回進來叫他準備開審。但一轉瞬間。大家都已齊集。霍桑自已却不知溜到那裏去了。他祗怕陳大彪指實以後。被指的人有什麽辯證。他萬一對付不下。豈不當場尷尬。不一回。那陳大彪被警察挾着大踏步的走了進來。他立停了以後。先向那並列的十個人瞧了一瞧。接着便把眼光移到余桐臉上。發問道。「你要叫我指認那個兇手麽。我指出來後。你應許減輕罪名的這句話可算得數麽。」余桐聽了他這種口氣。分明含着些藐視的意味。不過此刻不便和他摧價。祗得忍着氣道。「自然算數的。你祗管指認便了。不過你須小心些。若使亂指了人。那你却反要加罪的。」陳大彪點了點頭。挺着他高大的軀幹。兩隻烏溜溜的眼睛。在那幾個人的臉上。一個一個的仔細辨認。他對于那幾個女子並不注意。祗向那嚴小蓮牽了牽嘴。他忽而向着舞場經理胡少山笑道。「你這矮子何必這樣子着急呢。我決不會指你的。唉。你這大肚子的胖漢。也儘可安心罷。喂。你們大家站一站起來。」那座上的幾個男客。聽了這粗蠻無理的命令。心中雖都不願。却又不敢不服。一個個都立了起來。正在這時。那陳大彪忽很得意似的大聲呼道。「唉。在這裏了。這個濃眉毛黑臉的瘦長子。就是殺死那女子的兇手。不過他的衣服換了。昨天我記得他是穿西裝的。今天換了長袍。」他的說話沒完。忽見王百喜從楊一鳴的背後走了出來。發一種鎭靜而含怒的聲音說道。「唉。你的手指。不是指着我麽。你留心啊。不要夢讝似的亂說。」那陳大彪忽拍手拍腳的說道。「眞是你。你的濃黑的眉毛。長方形的黑臉。就是燒了灰。我都認識你。別賴罷。我親見那女子跌下去的時候。手槍還在你的手中。你還不漂亮麽。」王百喜面色。有些兒變了。而頰上蒙了一層灰白。不過還瞧不出他是

怒是驚。他仍保持着鎮靜態度。答道。「我瞧你的神經。大概已錯亂了。伊是我的表妹。我爲什麼殺死伊呢。你假使想隨便亂說一句。希望自己卸罪。那你眞是要弄巧成拙了。」這時候全場的人。大家都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余桐更是焦急。他對于這兩個人的說話。正不知怎樣對付。他又想起了霍桑。可恨的他至今還不露面。幸虧這當兒有了一個解圍的救星。外面略略起了一陣小小的紛擾。有三四個警士。擁進這一個黑臉短小的人。這就是陳大彪同伴張黑了。另有一個警士。走到余桐面前。送上一包東西。一張呈文。嘴裏還報告着道。「我們是在車站上把他捉住的。」余桐這時。實在沒心思研究捉到情由。他揮一揮手。急把那紙包打開。紙包裏面就是一隻鑽環和一封柯秋心寫給楊一鳴的信。余桐但希望有什麼足資證明的消息。故而他的眼睛只瞧見信。不瞧見指環。當他把那信紙展開來時。手指都蔌蔌的顫着。他朗聲念那信道。「一鳴先生。我是一個奴隸。我過的簡直不是人的生活。但除了你外。我還沒有聽得過一句同情的話。那自稱我表兄的王百喜實是我命運中的魔鬼。我受了他的誘惑。喪失了貞操。抛棄了家庭。淪落到這非人生活的地位。但他還不肯放鬆我。我的墮落的生活。和强支的病體。已再不能忍受。幸虧我的靈魂還是純潔的。現在我已決心脫離這惡濁的世界了。我借你的那隻指環。當初原只想借此換一個談話的題目。不願你問起我的身世。現在却不能親自奉還。祗得差小蓮送還你了。我深感你的同情。也知你是個藝術的信徒。但眞正的藝術。不在舞場裏尋得到的。這句話你須記得。就算是我最後的忠告罷。……柯秋心上。九月廿七燈下。」這封信一經宣讀。王百喜的地位。越見得危險了。審訊室中的男女。都不期然而然的凝視着他。余桐也像得了把柄。有所藉口似的。說道。「這一封信。可算是一種不容抵賴的明證。現在你還有什麼話麼。」王百喜微微咳了一聲。點了點頭。勉强保持着他的常態。答道。「警官。你說這封信是一種明證。這話很不錯。那信中雖然有不少語句。因着感情的驅使。不無過火些兒。但歸納起來。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伊因着我暫時讓伊担負了生計的責任。不無有些怨望。第二。伊因着身體的患病。很有厭世的傾向。剛才這個强盜誣指我是兇手。你們試相我眼前的生活。既然借重伊的力不少。怎肯出此自絕生路的下策。又怎忍下這毒手呢。照伊心中的語氣看來。伊若不是被那强盜所害。也許是出於自殺。那麼這封信豈不是做了我辯白的反證麼。」余桐又尷尬了。他覺得這話不能說完全沒有理由。心中雖知王百喜槍唇舌劍。的確是一個壞蛋。但一時又用什麼說話駁斥呢。這當兒救星到了。他見霍桑匆匆從外面進來。手中仍執着那根黑漆的手杖。他對于王百喜的答辯。似已聽得了一部分。因笑嘻嘻的向着他道。「王先生。你的理由確充

分的。我和你表十二分的同情。因我確實知道你所以殺死秋心。本不是蓄意如此的。」王百喜把失血的臉兒。突然旋過來瞧着霍桑。大聲道。「霍先生。你是當偵探的。說話要知輕重啊。你怎麼也說我殺死的秋心。這句話。你可負責麼。」他的高壓的語氣。很像要嚇退霍桑。霍桑仍笑嘻嘻的應道。「當然負責。現在我爲直截痛快起見。就來說幾句負責任的話罷。我們知道秋心的被害。在那晚上近一點鐘的時候。你在那個時候。可能夠證明在什麼地方麼。唉。你且緩說。我來給你證明了罷。當那晚十二點半。賈三芝重新囘到舞場。把他失意的經歷告訴你。你聽了當然非常關心。我料你的目的。在乎叫秋心多弄些錢。忽聽說伊竟拒絕賈三芝的鑽鐲。這自然不能不使你詫異。所以你在賈三芝說完了話匆匆退出以後。就跟踪而出。那時恰在一點四十分左右。守門的戚福明明瞧見你的。你可記那晚上我們向戚福問話。他說到賈三芝第二次離去舞場的那句話時。會向你很有意思的瞧過一瞧麼。我後來因着別的事的印證。才想到這一示之中。分明含着『你也在那時候出去的啊』的暗示。後來徐楚玉在舞場中找不到你。竟也趕到秋心寓裏去找你。從這兩點瞧來。便可證明你離了舞場。一直到秋心家去的。」王百喜忽顫聲辯道。「胡說。那時我是往朋友家去的。儘可以證明白的。」霍桑絕不理會。繼續說道。「我已說過了。你去見秋心的時候。是沒有行兇意思的。但見面以後。你當然要申斥伊幾句。或者向伊要索那隻鑽環。伊一時不耐。就取出伊的手槍來向你發了一槍。這槍彈事後我們在牆壁中檢到的。你當時奪到了伊的手槍。一半自衛。一半報復。就將伊打死。那原是很自然啊。」王百喜鎭靜的態度再保不住了。他的紫褐色的嘴唇微微顫着。雙手緊緊握着拳頭。假使他留着指爪。那時候也許會陷進他的掌心裏去。他仍强制着道。「這眞是一派胡言。我到伊寓裏去時。已在伊被害以後。否則行兇若使是我。我何必第二次再進去呢。」霍桑答道。「這裏面的緣由要問你自己了。你也許覺得做案時落了什麼破綻。要進去彌補。或是捨不得什麼東西。故而再冒險進去。但你既說到這點。又多加一種鐵證。我們記得楊一鳴的供詞。那時他嚇昏了。伏在椅子背後。聽得了你呼小蓮的聲音。才認識是你。但那時候你既然去瞧秋心。怎麼不呼秋心。却喊小蓮。豈非你那時明知秋心已死。呼喚不應。故而呼小蓮麼。這句話你也可以辯麼。」王百喜當眞辯不出了。他咬着牙齒。怒睜着雙目。假使這地方不是衆目昭彰。他的隱藏在文明幌子後的獸性。勢必將盡情暴露。他忽大聲咆哮道。「你不必說什麼話了。你是懂法律的。你難道想憑著幻想的空話。便能把殺人的兇罪加給人麼。」霍桑我忽也變了面色。斜睨着目光向他瞟了一眼。不禁連連點頭道。「好傢伙。你既有這樣的口才機智。和誘惑的本領。莫怪婦

女們會自然然而陷進你的羅網中來了。你的話不錯。我剛才說的都是假定的理論的。那陳大彪的指認。你仍可抵賴。當然都不足定你的罪。現在我就給你瞧些實際的證據罷。我們在手槍上查得了一男一女兩個指印。女的是死者自已的。男的却是你的。哈哈你奇怪麽、你不曾留過指印給我們麽。是的。不過你百密一疏。在半點鐘前。你自已情情願願的送了一個指印給我了。剛才我在會客室中和你附耳談幾句話。我說我很懷疑周文柏醫士。你也和我同意。我的手杖偶然落在地上。你却好意給我拾了起來。可惜你不會注意到。我手杖的漆澤、有留存指紋的作用。這一着眞可說百密一疏了。」霍桑且說且摸出一張指紋的照片。和一個放大鏡來。連着那根手杖、送到余桐面前。他又道、「余先生。你還沒有瞧過哩。這手杖上我已糝過混合粉。顯得非常清楚。你現在——」霍桑剛說到這句。忽見那王百喜似出柙的猛虎。飛身向外跑去。余桐忙大聲喝道。「警士們。快捉住他。唉。唉。這樣好了。聰明人。怎麽會幹出這種笨事來呢。現在你們把他上了手銬押起來罷。唉。周醫士。胡先生。勞駕了。這案結束。確實出乎我們的意外。現在你們大家輕了責任。那却不能不謝霍桑先生的功勞呢。」

一月後。楊一鳴和潘愛美從普陀囘來。重新經過上海。特地到秋心的坟上去吊了一番。兩個人都掉了幾滴同情的眼淚。楊一鳴又找到了蔣哲生和宋兆源二人。向他們致謝。因他們倆受了一鳴的委託。給柯秋心造了一個安骨的坟兒。他們談起當時的經過。才知王百喜已處了死刑。楊一鳴也把他和他妻子所受的痛苦。重新說了幾句。他道。「愛美那晚上果眞到秋心寓裏去找我的。伊忽見秋心躺在地上。起初還莫明其妙、等到伊伸手摸了一摸。才知已被人謀死。伊逃出來後。囘了旅館。竟似失了魂靈。後來伊聽說我連夜要走。就疑心這兇案是我幹的。我見伊手套上有血。却疑心是伊。因此到了質訊的時候。因着彼此的誤會。便互相爭認。現在囘想前情。確乎很危險呢。」宋兆源道。「這一件事實在太湊巧了。我們也覺得有些對不起。不過我們那天的忠告。你以後也還有注意的價值呢。」楊一鳴點了點頭。還沒有答話。那宋兆源也笑着說道。「好了。我們不要談這種沒趣的話罷。我知道你要從旅行中收集些小說資料。這一回事若使寫了出來。可算是一幕舞場生活的縮影呢。」楊一鳴微微歎息着道。「唉、這樣傷心的資料。我怎忍下筆呢。」（完）

（此稿電影版權已歸友聯公司著者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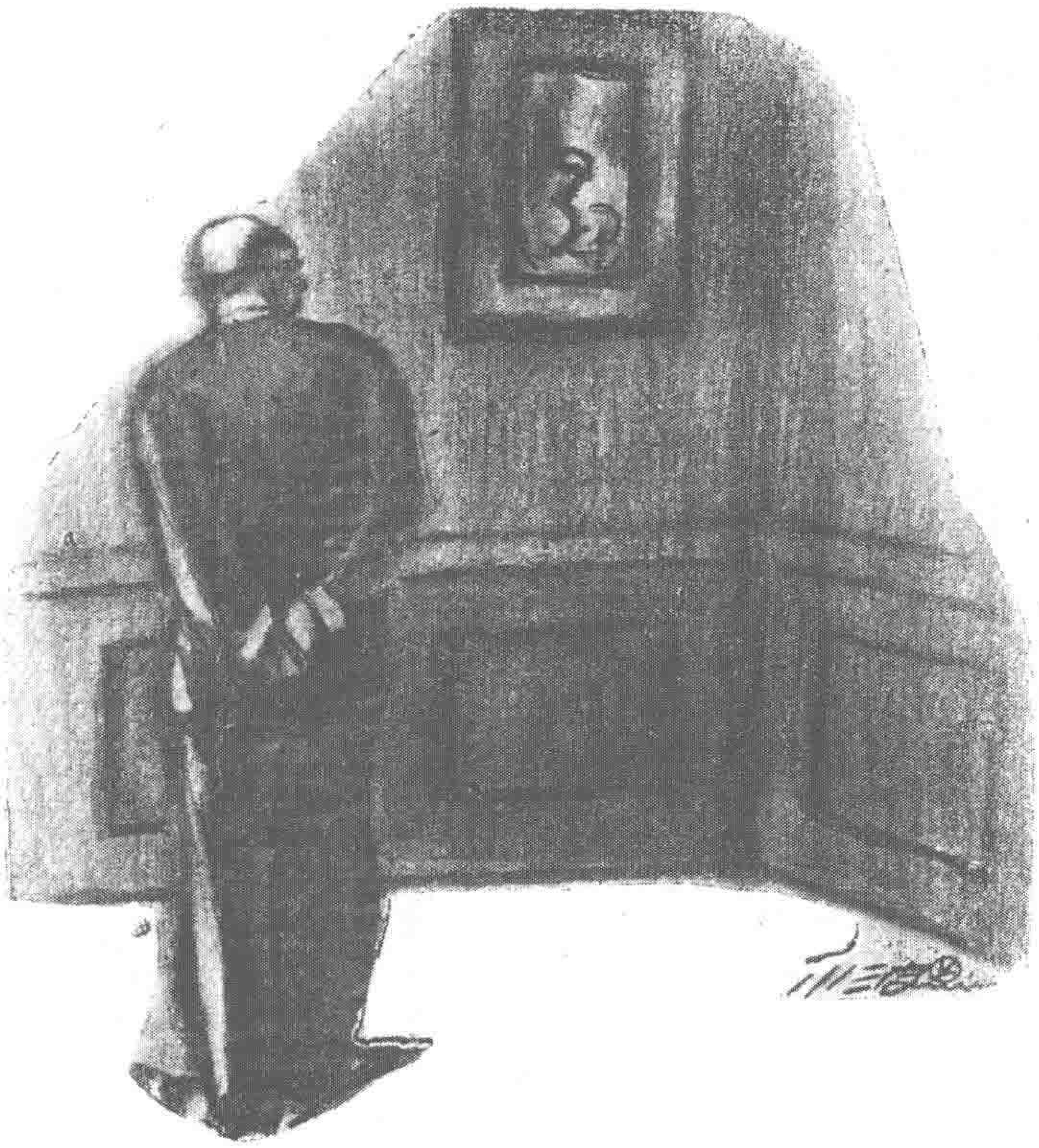
情海潮音錄（四）

周瘦鵑

第七章

昔年的教授老沙石先生神態很莊重的對着臥榻上的一人說道。我的孩子。你對于這件事。可有甚麼批評沒有。這件是似乎是很聳人聽聞。實在却並沒有甚麼稀罕。我早就有過預言了。我的那部名叫「二千年中之海峽」的著作。你諒必讀過。當中我不是曾說到這件事的嗎。再則那天早晨、我在新海墳火車站上對你講的話。你總該還記得。當時你也許以為我是胡言。但如今已有事實來証明了。英法兩國的土地。果又聯接到一起。恢復了他們在第三世紀初葉的狀況。老沙石說這番話。聲音是越來越高。說到最後的幾句。差不多是叫喊了。酣眠着的杜葆克。便被驚醒轉來。他惺忪着兩隻睡眼。先朝這間旅社裏臥室的四下裏望了一望。再望到這位老教授。只見他正在室中踱來踱去。室隅的暗地裏。再坐着一人。似乎正是老教授一位的同伴。當下杜葆克打了個呵欠、問道。我不知已睡了多少時候。現在是甚麼時候了。老沙石見問。便站住腳。臉朝着臥榻、答道。孩子、此刻已是晚間七點鐘了。杜葆克很吃驚的道。甚麼。已是七點鐘了嗎、我記得昨夜凱興諸的宴會散後。我便回來睡覺。莫非竟一直睡到現在嗎。老沙石道。大概是這樣的。今天早起。我在外邊閒走。聽得人人都在談論你的危險史。我喜歡得甚麼似的。我對他們說。杜葆克嗎。他是我的熟識呀。那時我好似發了狂一般。飛也似的奔到這裏。叩了好一會門。再也叩不開。便顧不得甚麼。破門而入。見你正沈酣的睡在榻上。我本要喚醒你。無如再也喚你不醒、我沒有法想。便走了出去。停了一會。再來瞧你。你依然是酣眠未醒、我這樣來來去去。共有好幾次。後、我纔拿定主意。坐在你的臥榻旁。等候你睡醒。如今到底被我等着了。杜葆克聽了這番話。也不說甚麼。一骨碌跳下床來。只見簇新的外衣。潔白的襯衫都已端端正正的安放在浴室中。又見牆壁上掛着一件短衣。他認得出正是自己的東西。也便是那天在海濱上、特地從身上脫下。披在那個少婦的裸露着的肩頭上的。他便忍不的住問道。這是誰送來的呀。老沙石不知他是問的甚麼、反問他道。你問甚麼呀、杜葆克不回答。却又問道。教授。請你告訴我。當你在這裏的時候。可曾有人來到這間室中。老沙石答道。有的。先後不知共來了多少人。當中又因羨慕你而來的。有的却是游手好閑之輩。慣喜歡湊熱鬧的。再有……杜葆克聽了。有些不耐煩。便不容他再說。又明白的問道。可曾有一個婦人來過不曾。老沙石道。就我記憶所及。我不曾留心究竟有無。你怎會忽的問起這話。杜葆克不願說出實話。便飾詞答道、我自有個道理。因為昨夜我在睡夢中。曾幾次三番。心中有一個感覺。覺得有一個婦人來到我的臥榻前。又俯身湊近着我。……老沙石也截住他的話頭。聳起肩頭。說道。孩子。你是做夢呀。大凡一個人。倘然精神太疲倦了。睡熟之後。往往會被夢魔纏繞、你不用介意的。杜葆克笑道、這個我自然知道。不過我所說的這一樁、委實和夢魔絲毫無涉。老沙石大聲道。這是閒話。說他做甚。無論是不是夢魔、都無關緊要。我以為現在祇有一件事。是很關緊要的、便是英法兩國的海岸突然的聯接。這是多麼偉大神奇的事啊。這當然不是造一道跨海的橋梁所可比擬、也絕對不是挖一條海底隧道所能比擬、因為這是一個血肉的交接。是一個永久的聯合。是一個偉異的地峽、杜葆克笑着說道。地峽嗎。這至多不過是一條棧道罷了。老沙石仍大聲道、你未免是說癡話了。你不曉得昨夜所發生的事嗎、……啊。我聞這話。也未免有些癡氣了。你既酣眠了一夜。又這麼一整天。當然是不會曉得的。原來昨夜又發生一次地震。雖然震勢甚微。但總得承認是地震。你不曾驚醒嗎。……當然是未曾驚醒。否則你早就曉得昨夜的地震了。地震既仍繼續的發生。我便有一種預料可以成立。這預料似是難以憑信。但也非絕對的不可能。你所發現的這條新路。從狄浦起。跨海直達赫司汀。不正是因地震而造成的嗎。那末如今地震既仍繼續發生、這一類的新路。必也會繼續的造成。你發現的這一條。不過是初次開端。自今以往。從法迦孛到法國的格

列納司海角，從布拉頓到英國的民島。必也會發現聯接的新路，永久的聯合在一起。這新路或許會有七十到九十里這樣闊。他的面積，說不定能抵上法國的兩省。或是英國的兩郡。大自然界原是為能的。倘然幹起這種工作來。不過祇須幾個小時的工夫。便可傾毀」。孩子。你聽了我這話。覺得怎樣呢。杜葆克聽得驚奇極了。用遲疑的口吻。問道。這是可能的事，嗎你能夠斷定嗎，你所說的話。倘果然成了事實。我以為必造成不可言喻的大損失。你想想看。這樣一來。所有濱海的城鎮，必然全數毀滅。貿易呀。交通呀，……杜葆克一壁講話。一壁想到他的父親。和那些鎖閉的荻浦港內的船隻。他便再鄭重問道。



再望到這老教授只見他正在室中踱來踱去

你能斷定有這麼一天嗎，老沙石興致勃勃的答道。我自然能斷定的。我自然能斷定的，從各方面拍來的電報。足有一百多起。能證實這回事實的。此外必然再有。倘讀讀晚報。便可知道。哦。我對你說，這實在是一種偉異的革命。我們先說海峽的這一邊，英國已不是一個海島。已成為歐洲的一部分。和法國牢牢的結合上了。杜葆克道。那末這眞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一件事了。老沙石道。是的，這當然是最最偉大的啊。世界雖久已成為世界，人類雖久已在世界中生存。可是從古以來。委實沒有一件關係。重要的稀有之事。能勝過這回事的。孩子。我所以能夠預料到這回事，當然有原由。有主旨。祇是能瞭解那些原由的。祇有我一個人。于是便祇有我能預料到這回事咧，杜葆克問道。請問是些甚麼原由呢。我能不能夠瞭解一二呢。……杜葆克再要往下說，老沙石忽做手勢。叫他莫則聲。杜葆克見了他這種舉動。斗的回想起從前他在學校中演講時的狀況。他每在開始演講之前。總得做出這種手勢。叫學生們肅靜的聽講，當下他又取過一枝筆和一張紙。說道。你可曉得落層是甚麼。我想你必然不曉得的，唉。這樣看來。荻浦學校中，雖沒有地質學一科。實在卻是白費掉許多鐘點。當年的杜葆克。你可側耳靜聽我的解說。地球的外皮。——地殼中所包裹的，是個大火球。——是由堅實的分子和噴發物。或是水層石結構而成。一層一層的重疊着。彷彿是一本書的書頁。倘然有某種力量。從側面擠壓那些層次，便會發生波皺，有時候。那些層次。並因而破裂，這破裂的層次。當然不能維持平衡，必斜向一面瀉滑，于是便有一面高起。一面下傾。我方纔所說的落層。便是我們給與那些破裂的層次的名稱。這落層穿出了地殼。而分開兩塊石頭。其中一塊，滑過了落層的平面。所以落層便顯出一道邊沿來。因着地土的下傾，便有了一道下綫，同時因着一個高度，便又有了一道上綫，在過了幾千幾千年之後。這上綫因了不可計算的切綫動力的活動。往往會得突然的升起。一直的向上高升。成了異乎尋常的凸出，這凸出的所在。我們給他一個名稱。喚做豪司特。新近發生的這回事。正是這個道理。我們檢閱地質學圖表。可知法國境內有一處落層。名稱喚做布恩。他是巴黎盆層的一處重要的層

岩之轉置。他是和地土的波皺成平行線，從凡爾塞起源。直達到離開營恩七十五里的所在。到了瑪洛爾。他忽的失了所在。但是我在朗洛維的石山中。復又把他尋着。在距離狹浦不遠的地方。也曾尋到他，這還不算。後來我再尋着他。：．你猜猜看是在甚麼地方尋着的呢。是在英國境內，如伊特般。和赫司汀新瀕壤之間。是一樣的組織和質素。當然不會有錯認的。這樣說來。可見他是從法國來到英國。是從海峽下面過來的。這落層我常常喚做老沙石落層，因爲我對于他曾經精密的研究過。後來到了一九一二年，地震發生。着實影響到西納高原和梭買。形式上。有一種巨大的變更。我根據這一樁事實。傾料到我那預言越發有實現的可能。實現的時期，必是在劇烈的地震以後。于是我就別無所爲，惟有安心等待大地震的來臨。究竟須等候多少時日，我原沒有把握。一世紀或二世紀。說不定祇是幾個小時。說來眞是可喜。我並未等候若干時日。我那預言。果然已成爲事實了。老沙石說這番話時。杜葆克是凝神的聽着。越聽下去。越覺得有興趣，老沙石一壁說。一壁用他手裏的筆。湊在紙上。畫出許多圖式。他衣袖和手指上沾染的墨水。又繼續的塗到紙上。這紙上便斑斑點點。更有可觀。他額頭上的汗珠。又不住的滴落在紙上，原來老沙石每逢演講的當兒。感情總是非常的興奮，往往會得這樣汗流滿面的。他略爲頓了一頓。再往下說道。我那預言。果然已成爲事實，這一次的地震。眞是非常的厲害，狂風暴雨。還不算數。再加上大海嘯。爲禍之烈，確是前所罕見。潛行艇會得沉入海底，普通的船隻。竟被捲到半空中。陸地上所受的災禍。也不相上下。像這樣的災變，當然要算是人類的大大不幸。然而正因這一次的地震。那落層的一道邊緣。便突然的升起。從海岸的這一邊，直升到那一邊去。經過七十或八十里的闊度。在這升起部分的頂上。杜葆克。正是你走過海峽的途徑。孩子，像這樣的事，似應說一聲神奇極了。其實若就全體的事蹟說來。也許一些算不了神奇呢。杜葆克只管聽着。好久不曾做聲，此刻却忍不住的開口道。高論遠見。眞令我佩服極了。我走過海峽的那條途徑所以發現的原故。你已解釋出來了。可是現在填實了桃符海灣和海峽一部分的那片大地。又是怎樣發現的呢。你可能也解釋一番嗎，老沙石答道，也許來諸落層有分支前往那裏。杜葆克道，這個恐怕不對的。因爲我走過的那一帶新地。我瞧見祇是狹狹的一條呀。老沙石道，你這話說錯了。你瞧見和走過的。祇是那片高地的最高的所在。彷彿是一條山岡似的。並非那高地的全部呀。杜葆克道，我親愛的教授，這大概是你的想像之詞罷，老沙石一聽這話。神經分明很受激動，握緊了拳頭。在桌上連捶了兩下。大聲說道。不是的。絕對不是的。我有確切的證據。可以提出，等到了適宜的時候。我還要把我所有的證明，全數公布出去。這所謂適宜的時候，據我推想。必已不很久遠了。他說到這裏。又從衣袋裏掏出一隻有鎖的紙夾。這紙夾是摩洛哥皮製成。上面沾滿了油漬。杜葆克一眼瞧見，就認得出曾在新瀕壤瞧見過的。老沙石旋即又道。眞實的理解，可從這紙夾中探討而得。因爲這紙夾裏所收藏的文件。有關于這回事的，共計有四百十五份之多。總而言之。我的預言，如今已經實現，因爲已經實現的緣故。所有這回事的一切隱祕的原由。便也顯示出來，不過除掉我從經驗上所得。能夠明瞭的各點之外。我想人們必是永遠不能了解的。老沙石的話。似乎越說越玄妙了。杜葆克雖仍照常聽着。心中却在想着別的事情，他委實不耐煩再往下聽了。便截住老沙石的話頭。搶着說道。我親愛的老教授。此刻我覺得腹中很饑餓。你可要同在這裏進些晚餐嗎。老沙石答道。不必了。謝謝你的好意。我必須乘火車前往桃符。今夜再須渡過海峽去。往來于凱萊和桃符之間的船隻。大概已復行開航了。我實在不能就擱了。因爲我要去發表一篇文章，再要選定一個良好的地位。說着。望了望時表。又吃驚的道。哦。時候已經晚了。說不定火車已開行了。我稍緩再來探望你，我們再會罷。杜葆克也不勉强挽留，老沙石當即忽匆匆的走去了。

第八章

如今要講那個坐在室隅暗地裏的人了，方纔老沙石和杜葆克講了那半天的話。他始終是呆呆的坐着。一聲不響。老沙石起身告辭時。他仍是坐着不動，杜葆克見他如此。纔曉得他並不是老沙石的同伴。那末他是誰呢。他來做甚麼的呢。杜葆克不由得很覺

奇異。這時天色已晚。室中已是昏暗。杜葆克便扭亮了電燈。借着燈光向這人仔細一瞧。不禁更是奇詫。只見這人的面貌和神態。和昨晚在破船附近瞧見的那具屍身。竟是一般無二。也是紅色的面龐。也是聳起的顴骨。也是很長的頭髮。便是身上穿的牛皮製的衣服。也正相同。不過這人年歲較輕。態度較爲高貴。面貌較爲美俊些。杜葆克心中暗想道。瞧他的神態。分明是一位眞正的印度首領。我似乎覺得先前曾見過他……是的。我確實曾和他見過面。但是在那裏的呢，在甚麼時候呢，杜葆克邊瞧邊想。這人仍然是不則聲。過了片晌，杜葆克開口問他道。請問你來到這裏。有何貴幹。這人當即站起身。走到一張小桌前。桌上放着許多零碎東西。是杜葆克從衣袋中取出。放在這裏的。他伸手從這些東西當中。拿起一個鐫有拿破崙一世的頭像的錢幣。——這錢幣是杜葆克昨天檢着的。——操着流利的法語。向杜葆克問道。這個錢幣。可是昨天你走來這裏時。在一具死屍的近處拾着的。對嗎。他這猜想。一些不錯。杜葆克因他問得太突兀了。不知他懷着甚麼意思。便慢慢的答道。是的。我是在一個男子的身旁拾得的。那男子分明是剛正被人戳死的。這人又問道。或者你能認出凶手的脚印嗎。杜葆克道。能認出的。這人道。凶手脚下所着的鞋是浴鞋，否則定是樹膠底的網球鞋。對嗎。杜葆克十分驚異的應道。是的。是的。但是你怎能曉得的呢。這人並不回答杜葆克的這句問話。自管接着說道。先生。請你聽我說來。昨天。我有一位朋友。名字喚做巴達腦。和他的姪女桃樂。談論新發現的地土的事。足足談了一個早晨。後來他們又去作實地的探望，在港內許多毀滅的舊蹟中。發現了一條窄狹的水道。一直通到外海。水依舊流着。從未阻塞。當時有一個男子。駕着一隻小船。他願意讓我這朋友和他的姪女乘坐。順着那條水道，同去觀看一番。我這朋友和他的姪女。便跨上船去。船行了一回工夫。他們瞧見幾隻破毀的大船。便上了陸地。巴達腦把他的姪女仍留在船上。獨自向一方走去。那個駕船的男子。却向別一方面走去。約摸一個小時後。駕船的男子。單獨回轉來。手裏提着一隻舊破的錢箱。桃樂瞧見他的一隻袖管上。有許多血漬。便驚嚇起來。要跳下船去，那人竟用武力。把伊提住。伊雖竭力的抵抗。却終掙扎不脫。到底被他抓了一個結實。他隨即又划動船槳。掉轉船頭。順着新海岸線行去。半路上。他又決意要結果了伊。竟忍心把伊拋出船外。伊眞是萬分的大幸，剛巧跌落在一處沙灘上。祇過了不多幾分鐘。潮水退落。那沙灘便顯露出來。和陸地聯接在一起。因此伊纔得未被斃命。不過倘非你的搭救。雖未死于水中。遲早必仍是一死。杜葆克聽了這番話。方纔明白這人的來意。便喃喃的應道。是的。我瞧伊是西班牙人罷，伊生長得很是美麗。後來我在宴會中又瞧見過伊。這印度人用同等沈着的聲調，繼續說道。我們費掉整個的黃昏。向四下裏搜尋那個凶手。俱樂部中。旅社的酒排間中。各公寓以及其他各處。都搜了個普遍。却並未尋着。今天早晨。再行搜尋……我來到這裏。一則是要……再則是把你借給我那朋友的姪女的一件短衣。送還給你。杜葆克道。原來這件短衣是你送來的啊。這人又道。請你再聽我說。話多着呢。當我走來時。剛走進你室門外的走廊時。忽聽見人的哼聲。我順着聲音瞧去。只見在我前面不遠的所在。——走廊中很是黑暗。——有一個男子躺倒在地板上。身受重傷。已去死不遠。有一個用人和我。把那人抬到一間當做病室的室中。我這纔瞧出他的兩肩之間。被刀戳傷。傷勢和我那個遇害的朋友。竟是一般無二。當時我想起我是正搜尋戳死我那朋友的凶手呀。祇是在這樣闊大的旅社中。在這樣衆多的住客們中。可委實不容易打聽。後來約摸在九點鐘前。我瞧見一個婢女從外面走來，手裏拿着一封信。向侍者探問杜葆克先生的住室。那侍者回答伊二層樓上四十四號室。杜葆克聽到這裏。說道。但是我並未接到那封信呀。這印度人道。這眞是你的幸運。那個侍者。記錯了號數，你的住室。實在却是四十三號。杜葆克道。那末那封信呢。是誰送來的呢。這印度人道。這是那個信封的一角，是我檢拾來的。可是你瞧了。還能瞧出貝葛公爵的封印。因此我便趕往彼特爾屋去。杜葆克忙問道。你曾瞧見……這印度人不等他說完。便答道。貝葛公爵和他的夫人。再有他的女兒。已于今早坐汽車往倫敦去了。但是我曾會見那個婢女。便是奉了主婦的命令，來到這旅社。送信給你的那個婢女。據伊告訴給我。伊在走上樓時，被一個紳士模樣的人

迎面攔住。並對伊說。「杜葆克先生正在睡覺。他曾分付過。不許放人進室中去。你這封信可交給我。我替你轉交給他好了。」于是這婢女便把信交給他。接受他一個盧司（法幣名）的賞錢。這個便是那人賞給那婢女的盧司。上面鐫着拿破崙一世的頭像。年代是一八零七年。和你在我那朋友屍身近處所檢得的錢幣。正是一樣的。杜葆克很熱望的問道。後來呢。那末這人定是：：這印度人道。你聽我說呀。這人讀了婢女送來的那封信後。便走到四十四號室的門前。連連的敲門。四十四號室。當然是在你這間室的隔壁啊。你的這位鄰人。便把室門開了。頓時喉部被人緊緊的扼住。這兇手用他那一隻手。舉起七首。戳進你這鄰人的頸項。正在肩頭上面一些。杜葆克問道。你的意思。可是說我這鄰人是爲我受禍嗎。這印度人點頭道。是的。他正成了你的替代。但是他現尚未死。他們正在設法救治他呢。杜葆克聽到這裏。簡直聽得呆了。喃喃的道。這是多麼可怖的事呀。我眞是萬幸。我這鄰人却是太晦氣了。停了一會。杜葆克問道。你可曉得那封信的內容嗎、這印度人答道。據那婢女說。伊曾聽見貝葛公爵和他的女兒講話。是討論關於瑪義皇后號輪船破壞的事。貝葛小姐。曾經搭乘過這隻輪船。這船現在定是高高的乾擱着。貝葛小姐似乎因乘這船。曾受了些損失。杜葆克沈吟着道。是的。是的。這封信不曾交到我的手裏。眞是萬分不幸。那婢女也太糊塗。不應該隨便交給一人呀。這印度人道。這却也難怪伊。伊常時怎會起疑心呢，杜葆克道。這是甚麼話。伊不應該信任那個男人呀。這印度人道。你這話原不算錯。但是伊是認識他的呀。杜葆克道。伊認識這男人嗎。這印度人道。一定認識的。伊曾常常瞧見他在貝葛公爵家。他分明是公爵家的一位熟客。杜葆克道。那末伊必能叫出他的名字。這印度人道。伊曾把他的名字。告訴給我。杜葆克道。叫做甚麼呢。這印度人道。他的名字。叫做伊德華。杜葆克吃一大驚。說道。伊德華嗎。這是不會的。必是弄錯了。這人是甚麼形狀。你可說給我聽。這印度人說道。那婢女和我瞧見的那個男人。身材很高。用刀戳人時。必須把腰灣下一些。戳的所在。必是在兩肩之間的上面。他很瘦削。背部略爲駄起。面色很是蒼白……杜葆克聽他所說的種種。正和伊德華相像，不由得喊道，住口。住口。不用再說了。這人是我的一位朋友。我可以替他回答一切。和替我自己回答一樣。伊德華是一個殺人的凶手嗎。這是極端的荒謬之談。杜葆克說了。又發出一陣鄙夷的笑聲。這印度人的神態。仍很凝着，再說道。那個婢女又曾告訴給我。說是有一家公寓。其中的顧客們。泰半都是些行蹤詭祕的人物。伊德華也是顧客之一。他走到那裏。總得喝許多威司克酒。當時我聽了那婢女的話。原不十分相信。但是一經調查。却果然絲毫不錯。我曾親自去到那家公寓。重重的賞給一個男堂倌。向他探問。據他對我說。約摸在十二點鐘時。伊德華曾在那裏。和他在一起的。共有六個人。都是下流胚子的模樣。他們是準備着去幹一件事。目的物便是瑪義皇后號那艘輪船。我既已得到完全的消息。覺得他們所要幹的事。實在有些意味。我便立刻作種種必要的準備。又抽空到你這裏來。因此你睡醒時。你正坐在這裏。把我的新聞告訴給你。而況我又要注意着你那朋友老沙石先生。再要守視着你。你的記事簿。是放在這隻抽斗裏。我曾替你鎖上。但曾從中取出十萬佛郎資。助我們的事業。杜葆克聽了他所說這番行動。把先前對於他的驚異之心。已大大的冰釋。因爲記事簿中夾藏的鈔票。數目很多。他儘有全數取去的機會。但他祇拿去一萬。這樣看來。他畢竟是一個誠實的人啊。杜葆克聽了他最後的一句話，不由得問道。我們的事業嗎。你這話是甚麼意思呢。我到不能明白。這印度人答道。這是很容易說明的。貝葛小姐在瑪義皇后號破船中。不是曾遺失掉一樣價值極巨的肖像嗎。伊寫給你的那封信。正是爲了這事。要請你前去搜尋。但是這信被伊德華中途截去。於是他便曉得了這件高貴東西的存在。同時他顯然又結好貝葛小姐，據那個女婢說，伊德華和貝葛小姐。是有戀愛關係的。這話我們倘認爲可信。那末他所以要戳死你的原故。便可想見，故無論其如何。但他現已糾合了六個最下流的人。前往瑪義皇后號破船。確是無可疑義的事實。因此我就要請問你。你願意退在一旁。讓他們去幹嗎。杜葆克不立刻回答，却苦苦的沈思，想了一會。纔堅決的說道。你雖這樣說。但我相信伊德華不是這樣的人。這印度人道。你未免自信太深了。他們一干人。其實是

前往瑪義阜后號破船去了。你竟願意讓他們去幹嗎。你縱然願意，我却是不願意的。我定須替我的死友巴達腦報仇雪恨的。你倘把目葛小姐寫給你的那封信。牢牢的記在心上。我想你必也不肯緘口不言的。那末我們正好共同進行。老實對你說。各事都已佈置妥當，我已請出四位朋友幫忙。所需的武器。馬匹和食物等。我也已置齊。我再鄭重向你說一遍。各事已準備妥善。你到底打算怎樣一個注意呢。杜葆克脫去了梳粧衣。伸手拿了長服。重聲說道。我和你同行好了。這印度人笑道。這樣再好沒有了。你打算此刻就動身嗎。我以爲這却萬萬不可。在這深夜之中。前往那種新發現的地面。未免太冒險了。那裏有不認識的水道。可怖的浮沙。再有其他種種的危機。我們黑夜前往。不是等於送死嗎。此刻去不得的。此刻去不得的，明天早上四點鐘。一準動身好了。此刻可吃些食物，並可安睡一會。杜葆克抗議道。睡覺嗎。這可不必了。我從昨天一直睡到現在了。這印度人道。再睡也不妨事。一則你本來困倦極了。再則我們此番出去。又是幹得很辛苦而很危險的事。能夠多睡一會。精神可格外充足些。你還是依從了林克司的話罷。杜葆克道，林克司嗎。這印度人道。你有所不知。安度勺，或林克司。都是我的名字。杜葆克先生。我們準定明早動身了。杜葆克無可奈何。祇得答應下來。

杜葆克在進餐時。一壁閱讀一份晚報。見報上登載着許多消息。都是很重要而可驚怖的。據說莎薩孛頓和哈夫海口。都已阻塞。英國海軍。被封鎖在白思茅。不能開動。各處河道。因河口壅塞的緣故。河水都上了岸。向四下裏泛濫。各處的秩序。因而十分紊亂。交通已經斷絕。海港中充滿了沙泥。船隻都斜擱着。一切貿易。完全停頓。各處的救濟計劃，都無效果。終歸失望。本地的官廳。固然是無能爲力。便是政府中人。也都是束手無策。杜葆克看得滿腹愁苦。勉強進了餐，又小坐了一會。再行上床睡覺。時候已是很遲了。他似乎睡了一兩個小時。覺得有人推開他的室門。走了進來。他記得臨睡時。門上並未上拴。所以一推就開了。他似又聽見有輕微的脚步聲。在地毯上走過來。他再覺得這人走到了他的臥榻前。便站定脚。灣下腰。這人似乎是一個婦人。一股冰冷的呼吸氣。直撲到他的臉上，室中原很黑暗。他却分辨出一個黑影子急急的走了開去。他忙伸手去扭亮了電燈。要瞧明白來者是誰。但是電流已停止了。這個黑影子。旋卽走出室去。來者是不是他曾經搭救的那個少婦呢。倘果然是伊。伊又爲何黑夜裏來到這裏。不做一聲。隨卽又退去呢。這個悶葫蘆。可着實叫杜葆克難以索解了。

滬鄭往返誌

張夢民

服務於國有各鐵路。瞬將八載。而在近三年任期內。——在鄭州——未曾一返故鄉。去春以積勞過甚。迺赴滬休養。便道回鄉省親。適值軍事期間。

余鐵路交通。軍運孔亟。由鄭至徐至隴海車。及津浦客車。均沿途稽留。行止失常。閱四晝夜。纔抵浦口。再渡江。乘滬甯車至滬。行旅之苦。幾備嘗之。夫自濟案發生。日人攔阻津浦孔道。中央以京平交通。異常重要。特組織一列車。自北平經過漢平隴海津浦三條路線。直達浦口。再與滬甯路聯運。便利交通行旅。至非淺鮮。而身所遭受。猶加是也。上月二日。余以假期將滿。乃向中國旅行社購就二等車票及臥車票各一張。所有行李雜件。均交旅行社代爲轉運。至感利便。翌晨八時。僱汽車至滬甯北站。家人送別。黯然傷懷。八時五十分。汽笛一鳴。站員高揮綠旗。則開車時間已至。予乃啓窗遙望。紅日高升。空氣清新。胸懷爲之稍暢。車行七小時。抵首都。渡江。再搭平浦特別快車。時已車中人滿。余以預託旅行社定就臥車房間。得免擠軋。至感徼幸矣。五時卅分。車即離站前進。不廿分。車中電燈大放光明。余以隻身旅行。甚覺寂寞。乃即取小說消遣。七時在餐車晚膳。因日間勞頓。旋即安寢。正在酣夢。驟聞茶役駭呼匪徒。旅客復紛紛宣擾。恐惶異甚。轉聞見隨車衛隊。與匪互擊。鎗聲直射耳膜。幸司機者開足氣門。車輪疾飛。羣匪無法陷害。始離大難。翌晨六時卅四分。至隴海徐州站。起身盥畢。即進早點。至頭等休息室。轉見同事二人。已先余在。即握手道歡。縱談甚樂。推窗一望。已入河南疆界矣。每隔數里。始於路旁見有土屋數椽。居民則在田間犁牧。下午三時餘。車至開封站。而時適隴海四次客車。在站候岔道。該車計掛有頭二等車一輛。及臥車餐車混合一輛。三等車數輛。車色棕黃。異常美觀。車內佈置。亦復富麗堂皇。似較余所坐之平浦車爲舒適也。可爲隴海鐵路之前途慶。已車停十五分。乃向西北前進。時則見沿路黃土遍地。旱荒異甚。耕種非易。居民大率以黃土築屋。有棗樹叢生。如南方之桑樹然。車行約二時餘。遙見鄭州豫豐紗廠之煙囪矗立雲霄。知時已抵鄭州矣。乃即整理雜物。預備下車。不數分鐘。車進漢平路之車站。余即啓門。見知友數人。已在站相候。即下車與之一一握手。互道闊別。友等乃偕余離站。則見漢平之鐵棚站台。隴海路之驛站。以及鄭州之各馬路。所有一切建築。均煥然一新。較余離鄭時之種種腐敗。不可同日而語也。余在沿路。目擊北方風土人情。深有感於北方土產之不富。旱荒戰亂之損折。商民之凋疲。以視南方。直天壤矣。而北地居民之儉樸勤謹。可爲南方人之模範焉。

上海至舊金山 SAN FRANCISCO 船期船價表

開船日期	船名	抵埠日期	船公司	頭等價	二等價	三等價	四等價
四月廿日	高麗丸	五月十日	日郵	美金二百七十元	美金一百七十三元	無	國幣一百六十元
四月廿六日	麥迪遜總統	五月十五日	美郵	美金三百四十六元	無	無	國幣一百六十元
五月四日	春洋丸	五月廿四日	日郵	美金三百四十六元	美金一百七十三元	無	國幣一百六十元
五月十日	傑克遜總統	五月廿九日	美郵	美金三百四十六元	無	無	國幣一百六十元
五月十八日	西伯利亞丸	六月七日	日郵	美金二百七十元	美金一百七十三元	無	國幣一百六十元
三月廿四日	麥金蘭總統	六月十二日	美郵	美金三百四十六元	無	無	國幣一百六十元

上海至溫哥華 UAVCOVR 船期船價表

開船日期	船名	抵埠日期	船公司	頭等價	二等價	三等價	四等價
五月四日	俄羅斯皇后	五月十八日	昌興	美金三百四十六元	美金二百十五元	美金一百廿五元	國幣一百六十元
五月十八日	亞細亞皇后	六月一日	昌興	美金三百四十六元	美金二百十五元	美金一百廿五元	國幣一百六十元

上海至西雅圖 SEATTLE 船期船價表

開船日期	船名	抵埠日期	船公司	頭等價	二等價	三等價	四等價
四月廿日	克利扶輪總統	五月六日	大來	美金三百四十六元	無	無	國幣一百六十元
五月四日	批亞士總統	五月廿日	大來	美金三百四十六元	無	無	國幣一百六十元
五月十日	三島丸	六月一日	日郵	美金三百四十六元	無	美金一百二十元	無
五月十八日	搭虎脫總統	六月三日	大來	美金三百四十六元	無	無	國幣一百六十元
五月廿四日	伊豫丸	六月十五日	日郵	美金三百四十六元	無	美金一百二十元	無

上海至倫敦 LONDON 船期船價表

開船日期	船名	抵埠日期	船公司	頭等價	二等價	三等價	四等價
四月十六日	北野丸	五月廿八日	日郵	壹百〇五鎊	六十六鎊	四十鎊半	廿八鎊五先令
四月十六日	卡瑪勒	五月廿五日	大英	壹百〇二鎊	七十鎊	無	無
四月廿三日	孟脫	五月卅一日	大英	壹百〇二鎊	七十鎊	無	無
四月卅日	榛名丸	六月十日	日郵	壹百〇五鎊	六十六鎊	四十鎊半	廿八鎊五先令
五月七日	開許茂	六月十五日	大英	壹百〇二鎊	七十鎊	無	無
五月十一日	黑喀脫	六月十九日	藍烟卤	壹百〇二鎊	無	無	無
五月十四日	賀茂丸	六月廿五日	日郵	壹百〇 鎊	六十六鎊	四十鎊半	廿八鎊五先令
五月廿一日	瑪利亞	六月廿八日	大英	壹百〇二鎊	七十鎊	無	無
五月廿八日	香取丸	七月九日	日郵	一百〇五鎊	六十六鎊	四十鎊半	廿八鎊五先令

上海至馬賽 MARSEILLES 船期船價表

開船日期	船名	抵埠日期	船公司	頭等價	二等價	三等價	四等價
四月十六日	北野丸	五月廿日	日郵	九十七鎊	六十四鎊	三十七鎊	二十六鎊

四月十六日	卡瑪勤	五月十八日	大英	九十八鎊	六十八鎊	無	無
四月十七日	威爾遜總統	五月廿九日	大來	九十八鎊	無	無	無
四月二十日	鎮怒沙	五月廿五日	法郵	九十九鎊	七十鎊	四十磅	二十鎊
四月廿三日	孟脫	五月廿四日	大英	九十八鎊	六十八鎊	無	無
四月卅日	榛名丸	六月二日	日郵	九十七鎊	六十四鎊	三十七鎊	二十六鎊
五月一日	范勃倫總統	六月十二日	大來	九十八鎊	無	無	無
五月四日	阿多斯第二	六月八日	法郵	九十九鎊	七十鎊	四十鎊	二十鎊
九月七日	開許茂	六月八日	大英	九十八鎊	六十八鎊	無	無
五月十一日	黑喀脫	六月十二日	藍烟囱	九十八鎊	無	無	無
五月十四日	賀茂丸	六月十七日	日郵	九十七鎊	六十四鎊	卅七鎊	廿六鎊
五月十五日	海斯總統	六月廿六日	大來	九十八鎊	無	無	無
五月十八日	大達南	六月廿二日	法郵	九十九鎊	七十鎊	四十鎊	二十鎊
五月廿一日	瑪利亞	六月廿一日	大英	九十八鎊	六十八鎊	無	無
五月廿八日	香取丸	七月一日	日郵	九十七鎊	六十四鎊	三十七鎊	二十六鎊
五月廿九日	泡克總統	七月十日	大來	九十八鎊	無	無	無

上海至新加坡 SINGAPORE 船期船價表

開船日期	船名	抵埠日期	船公司	頭等價	貳等價	三等價	四等價
四月十六日	北野丸	四月廿五日	日郵	二十鎊	十四鎊	八鎊	五鎊半
四月十六日	卡瑪勤	四月廿四日	大英	二十鎊	十四鎊	無	無
四月十七日	威爾遜總統	四月廿九日	大來	二十鎊	無	無	無
四月廿日	鎮怒沙	四月卅日	法郵	二十四鎊	十六鎊	十鎊	六鎊
四月廿三日	孟脫	五月一日	大英	二十鎊	十四鎊	無	無
四月三十日	榛名丸	五月九日	日郵	二十鎊	十四鎊	八鎊	五鎊半
四月三十日	玫白倫士	五月十二日	北德	二十一鎊	十四鎊	無	無
五月一日	范勃倫總統	五月十三日	大來	二十鎊	無	無	無
五月四日	阿多斯第二	五月十四日	法郵	二十四鎊	十六鎊	十鎊	六鎊
五月七日	開許茂	五月十五日	大英	二十鎊	十四鎊	無	無
五月十一日	黑喀脫	五月廿日	藍烟囱	一百七十二元	無	無	無
五月十四日	賀茂丸	五月廿三日	日郵	二十鎊	十四鎊	八鎊	五鎊半
五月十五日	海斯總統	五月廿七日	大來	二十鎊	無	無	無
五月十八日	大達南	五月廿八日	法郵	二十四鎊	十六鎊	十鎊	六鎊
月廿一日	瑪利亞	五月廿九日	大英	二十鎊	十四鎊	無	無
五月廿七日	富而達	六月九日	北德	二十一鎊	十四鎊	無	無
五月廿八日	香取丸	六月六日	日郵	二十鎊	十四鎊	八鎊	五鎊半
五月廿九日	泡克總統	六月十日	大來	二十鎊	無	無	無